

出版说明

中国传统学术,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,从清末民初起,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。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,融通中西,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,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,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,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“世纪回眸”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。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,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,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,剔抉其精义要眇,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、历史文化背景,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,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,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。相信这一设计,会比单出原著,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,来得更切近可靠。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,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,珠联璧合,相得益彰。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。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,有“汉家石渠阁,老氏蓬莱山”之称,后世遂称藏书阁为“蓬莱阁”,因借取而为本丛书名。

导读：论胡朴安的《周易古史观》

吕绍纲

在 20 世纪众多解读六十四卦的易著中，胡朴安的《周易古史观》独具特色，卓有价值，应予特别注意。胡氏自幼喜《易》，长于思考。三十岁以后广涉汉易宋易著作，仍不能知《易》究竟是什么书，若说是自然科学之书、哲理之书、卜筮之书，觉得都不能成立。于是另辟蹊径，本《序卦》之说，从文字训诂入手，于古史立场而解说《周易》，作成《周易古史观》一书。1942 年作者自印 200 本。作者逝世之后，198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。把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作为史书加以全面、系统地解释，形成完整的《周易》古史体系，胡书是第一部。它释六十四卦，象数、图书、义理全抛开不讲，彻底另起炉灶，直把《周易》看作记事之史书，却又特别看重《易传》。在胡氏书中，经传是一体的，解经又解传，解传为解经。其所以能如此，原因在于他对《易传》的理解与前人有所不同。以下对胡书做几点具体评论。

一、把《周易》本身作为记事之史 解读的第一部著作

古代有以史证经者，如宋人杨万里的《诚斋易传》、李光的《读易详说》。近世以史证经者亦不乏人。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等人从史料考辨的立场着力研究《易》中之史，多少有些进展。至1941年，闻一多在昆明从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《周易》，不主象数，不涉义理，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。删汰芜杂，仅得九十，即依社会史料，分类录出，^①撰成《周易义证类纂》一书。闻书钩稽九十条史料，分为经济、社会、心理三类详加辨析，纠正和补充旧注若干，于易学研究实有贡献。但仍是做零碎的史料工作，不以为《周易》是史书。把《周易》看作史书的，是1920年代沈竹初的《周易余说》，它用商周之际的史实解读《履》、《家人》、《睽》三卦。章太炎1933年在一次演讲中明确说：“至于《周易》，人皆谓之研究哲理之书，似与历史无关，不知《周易》实历史之结晶。”沈、章二氏是首先明白认定《周易》是史书的人，可是影响不大。沈氏仅讲了三卦，章氏则一卦未讲，只是一般泛论而已。到1942年胡朴安撰成并自行印制200本的《周易古史观》，才全面地，“无一字不解，无一句不说”地解读六十四卦，形成《周易》古史系统。从此，在《周易》卜筮说、《周易》哲理说之外，正式出现了《周易》古史说。

《周易古史观》于六十四卦之卦辞、爻辞、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，一概视为记事之史。一字一句都落实到史上。整个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成为一部古代史书。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是

绪论，它不是记事的，而是发凡起例。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两卦是余论，言社会已定，当思患豫防，以未济之道处既济。

胡氏以古史说《易》，根据是《序卦》。《序卦》确实已有叙述古代社会发展历史之意。胡氏则将六十四卦之卦辞、爻辞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连贯一起，字解而句说之，所反映之史实与《序卦》吻合。上经自《屯》卦至《离》卦，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。下经自《咸》卦至《小过》卦，为周初文王、武王、成王时代之史。一卦反映一时代之大事，卦卦前后相连，绝无凌越颠倒，大体井然成序。六十卦之六十件划时代的大事依次连结成一个完整的远古历史系统。六十卦反映的六十件大事是：

《屯》卦，是草昧时代建立酋长之事。《蒙》卦，是酋长领导民众而教诲之之事。《需》卦，是教导民众耕种之事。《讼》卦，是民众争夺饮食而讼之事。《师》卦，是行师解决两团体互相械斗之事。《比》卦，是开国之初建万国亲诸侯之事。《小畜》，是建国以后会猎之事。《履》卦，是以履虎决定履帝位之事。《泰》卦，是履帝位以后巡狩朝覲之事。《否》卦，是天子失德，诸侯不朝之事。《同人》卦，是民众聚会，谋覆共主之事。《大有》，是推一人之为长，组织民众之事。《谦》卦，是会合民众，教以稼穡之事。《豫》卦，是建侯行师，检阅军队之事。《随》卦，是大有之民众，随豫之侯以行征伐之事。《蛊》卦，是征伐归来，教民以孝之事。《临》卦，是君主登位临民之事。《观》卦，是以神道设教之事。《噬嗑》卦，用狱治民之事。《贲》卦，是男女会聚，结为夫妇之事。《剥》卦，是洪水为灾，庐舍剥毁之事。《复》卦，是因水灾迁徙，复其故业之事。《无妄》，是新居始定，未甚安宁之事。《大畜》卦，是以田猎济耕种之穷之事。《颐》卦，是以耕种自养之事。《大过》卦，是土穴为房屋，

建筑房屋之事。《坎》卦，是因建筑房屋掘土所成之坎，蓄水设险以守之事。《离》卦，是坎上置篱，以巩固防御之事。《咸》卦，是男女正式婚姻之事。《恒》卦，是夫妇正居之事。《遯》卦，是择邻迁徙之事。《大壮》卦，是努力生活之事。《晋》卦，是扩充国力之事。《明夷》卦，是文王蒙难之事。《家人》卦，是组织家庭之事。《睽》卦，是一夫多妻之家庭乖睽之事。《蹇》卦，诸侯皆来决平之事。《解》卦，是文王决平诸侯讼狱之事。《损》卦，是文王节俭自损之事。《益》卦，是损己益人，文王得民心之事。《夬》卦，是文王分决一切之事。《姤》卦，是婚媾往来之事。《萃》卦，是会聚众家建立祖庙之事。《升》卦，是萃功告成，民众上升为国尽力之事。《困》卦，是南征受困之事。《井》卦，是推行井田之事。《革》卦，是周革殷命之事。《鼎》卦，是周革殷命以后，正位之事。《震》卦，是正位以后，自治以治民之事。《艮》卦，是迁徙殷顽，使之各安其土之事。《渐》卦，是殷顽迁徙之后，教以组织家庭之事。《归妹》卦，是殷贵族之女，归于男家之事。《丰》卦，是扩大殷顽组织家族之事。《旅》卦，是殷顽不安其居，散而羁旅于外之事。《巽》卦，是羁旅于外之殷顽，顺时而入之事。《兑》卦，是殷顽来归，说以劝之之事。《涣》卦，是教殷顽立祖庙之事。《节》卦，是立祖庙以后，教以礼文有节制之事。《中孚》卦，是会聚殷顽田猎示信之事。《小过》卦，是顽民自猎之事。

传统易学皆以为卦讲究时变，一卦代表“一时”，卦时不同，反映时之不同。王弼说：“卦者时也，爻者适时之变者也。”^②程颐说：“易，变易也，随时变易以从道也。”^③都视卦是反映时变的，时变有道。胡氏则认为卦是反映事的，爻是依次记载一件大事中的不同阶段，不以为卦爻之中还有道。例如

《履》卦卦辞：“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。”王弼《周易注》说：“履虎尾有不见咥者，以其说而应乎乾也。不以说行夫奸佞，而以说应乎乾，宜其履虎尾不见咥而亨。”^④程颐《易传》说：“以柔履藉于刚……人之履行如此，虽履至危之地，亦无所害。”^⑤把“履虎尾”看作一个象，其实质是“柔履刚”，即“说而应乎乾”，个中蕴含一个道理：能处理好柔与刚的关系，即使踩了老虎尾巴（刚），也无妨。胡氏认为“履虎尾”不是象，而是事实。他说：“履虎尾不咥人亨者，以履虎之咥人不咥人，而为履帝位之决定也。《小畜》会田猎以后，推一人为主，以履虎决之。有智勇兼优者，履虎而不受虎之咥，群奉以为君也。”又如《谦》卦初六：“谦谦君子，用涉大川，吉。”前人无不以谦卑自处释谦，王弼释《谦》卦初六说：“处谦之下，谦之谦者也。能体谦谦其唯君子，用涉大难，物无害也。”^⑥程颐说：“初六以柔顺处谦，又居一卦之下，为自处卑下之至，谦而又谦也。”^⑦胡氏不以德而以事释谦，他说：“谦谦君子者，教民稼穡曰谦，曰以稼穡教民为事曰谦谦。此谦谦之君子，率人民涉大川以耕种，吉之事也。”谦是实事，涉大川也是实事。依胡氏意，谦卦不是讲谦之德，原来是讲教民稼穡的史实。

胡氏解释卦名，亦从史的角度考虑问题。如《大过》、《小过》、《大畜》、《小畜》这大小相对应的四卦，胡氏说“小过之过，与大过之过同。大过，易穴居为交覆深屋，其变更大，故曰大。小过，易会猎为自猎，其变更小，故曰小。”“小畜，是游牧时代之田猎，虽专以田猎为生活，其田猎之规模尚小，故曰小畜。大畜，是耕种时代之田猎，虽不专以田猎为生活，其田猎之规模已大，故曰大畜。”与前人解释之大小，畜过之义，迥然不同。

胡氏以古史说《易》，解卦大多前后连续，后卦接着前卦

说,不与前人说完一卦是一卦,后卦不与前卦牵连者同。《中孚》上九:“翰音登于天,贞凶。”《小象》:“翰音登于天,何可长也。”胡氏解云:“所获之禽飞去,其音上至于天,其事凶也。有飞去之禽,须谨慎以防之,不可长有此事。”后一卦《小过》初六:“飞鸟以凶。”《小象》:“飞鸟以凶,不可如何也。”胡氏以为两卦所记事相连续,乃解云:“飞鸟以凶者,飞鸟即《中孚》上九飞去之鸟。获鸟以归,飞戾于天,是以凶也。此真无可如何之事,故《象》曰不可如何也。此猎前民众相谓之语。”胡氏以为“飞鸟”是记事不是设象,故可以视为一事。

以古史说《易》,最大的障碍是卦爻问题。胡氏的办法是抛开卦爻不讲,只是依次讲卦爻之辞。为了抛开卦爻不讲,胡氏提出以下理据:一、卦是远古未有文字以前的记事符号。八卦可为记录一切之符号,其作用与文字相当。未有文字之前,人们只能用卦做记事之符号。有时一卦一爻可表达数十事物,此相当于文字之假借。有时同一事物用许多卦爻表达,此相当于文字之转注。二、六十四卦之卦名用两个八卦之联合结构表达,如云雷屯,震下坎上,不过是个符号,表示它是屯而已,《屯》卦中各爻并无云雷之义。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,是记事之先后次序,并无上下内外之意义。其他各卦皆如此。就是说,“《周易》是有文字以后之记载,其用卦为符号者,犹今日卷册之标记,无他义也”。胡氏以记事之史书视《周易》,自然要彻底抛开卦爻说。

二、乾坤是绪论,既未济是余论

胡氏既认为《周易》是史书,就必然为这史书找出绪论和

余论来。自《屯》至《小过》六十二卦是记事之史，则为首乾坤两卦当然是绪论，为末既未济两卦当然是余论了。绪论不记事，所言相当于发凡起例。余论也不记事，所言相当于全书记事以外的论赞。

胡氏之乾坤两卦为绪论说大意是：

六十四卦有同辞者，旧时说《易》者皆参互错综，以卦画说之，无论其通否如何，皆是阴阳玄妙之谈。余以古史说《易》，凡六十四卦有同辞者，虽所记之事实不同，皆是同一文字记载。

此言意谓，六十四卦有不少事不同而文同者，这些文字的基本含义，在《乾》《坤》两卦里首先表现出来。故可以说《乾》《坤》两卦是起例的。乾坤既有起例的作用，故谓乾坤是绪论。《乾》有元亨利贞，《坤》有西南东北，各有一定含义，别的卦用时，皆本此以为说。

《乾》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。《文言传》曰：“元者，善之长也。亨者，嘉之会也。利者，义之和也。贞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合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”胡氏说：“《文言》所解乾之四德，皆言人事之理，以后各卦有元、亨、利、贞字者，皆可本此以说之也。”又说：“六十四卦中，有此四字，或三字，或二字，或一字，皆不能出此意义之外。此乾坤两卦所以为《周易》之绪论也。”查六十四卦中有元、亨、利、贞四字者七卦：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屯》、《随》、《临》、《无妄》、《革》。胡氏说：“元亨利贞四字俱备者，皆有始之意。除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外，一《屯》卦，草昧初开，建侯为酋长，人类团体之始也。二

《随》卦，《豫》卦建侯行师以后，民众随之，统一之始也。三《临》卦，君主登位之始也。五《革》卦，周受命维新之始也。此外无有备四德者矣。此《周易》卦辞记事之例也。”

六十四卦中，惟《乾》卦以元亨利贞四德发其端，另无一字。惟《大有》卦言“元亨”外，另无一字。胡氏说：“《大有》是组织国家之卦。”惟《大壮》卦言“利贞”外，另无一字。胡氏说：“《大壮》是个人奋斗之卦。”惟《兑》卦言“亨利贞”外，另无一字。胡氏说：“《兑》是民众心悦诚服之卦。此外无有如此之卦辞。”《随》之“元亨利贞无咎”，多“无咎”二字。《遯》之“亨小利贞”，多一“小”字。《明夷》之“利艰贞”，多一“艰”字。《家人》之“利女贞”，多一“女”字。《鼎》之“元吉亨”，多一“吉”字。胡氏说：“此《周易》记事之例，读各卦辞之解说自明也。”又，胡氏解《随》卦辞说：“元亨利贞俱备于《随》，可谓大吉。而仅无咎者，以民众不知其故而随之也。”解《遯》卦辞说：“小利贞者，《咸》为取女吉之利贞，《恒》为男正位之利贞，永久之利贞，常道也，《遯》为迁徙之利贞，一时之利贞，时宜也，故曰小。”解《明夷》卦辞说：“《明夷》之利贞，加一艰字，以见处明夷之时，最宜谨慎。《诗·大明》篇：‘维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’是也。”解《家人》卦辞说：“家内之事，以女为主，女主中馈，故曰女贞。”解《鼎》卦辞说：“《鼎》元吉者，鼎是《革》卦后周革殷命，为诸侯长而吉也。”胡氏解此诸卦辞，显然不同于旧说者二：一、皆以史事为说，不言其他。二、元亨利贞四字之解，一依《文言传》，外加之字，据事为解。

《坤》“元亨，利牝马之贞。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后得主，利。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。安贞吉。”胡氏解之以史事云：“先迷后得主利者，言原始之人，茫然而进，毫无团结，是先迷也。以历

久之经验，逐渐进步，而有中心，是后得主也。先迷后得，是以利也。此上经之绪论也。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者，言文王之国在西南，君贤民和，往西南必得朋也。纣之都在东北，君暴民乖，往东北必丧朋也。《蹇》卦之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是其事也。此下经之绪论也。”又说：“《坤》之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，言文王之国在西南，往西南必得朋。殷纣之都在东北，往东北必丧朋也。《蹇》之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亦谓西南是文王之国，东北是殷纣之都，《解》利西南亦如是也。”又解《蹇》之“利西南，不利东北”说：“利西南者，文王之国，在诸侯之西南，利往而诉之也。不利东北者，殷纣之都在诸侯之东北，不利往而诉之也。”解《解》之“利西南。无所往”说：“《解》，文王决平诸侯讼狱之卦也。利西南者，即《蹇》之利西南。无所往者，即《蹇》之不利东北，无所往也。”

胡氏认为，《文言传》之释元亨利贞四字，是不易之解。《乾》之元亨利贞四字，包括一切，发《周易》卦辞记事之例；《坤》之先迷后得，涉上经记事。西南东北，涉下经记事。胡氏以《乾》《坤》二卦为《周易》之绪论，以此。

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二卦，多理论，非如其他六十卦之记事也。《既济》，言治平已成，社会已定，而欲保其不戾不亏，则必小心谨慎，思患豫防以处之也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久则又穷又变，政治与社会时时在变之中，故《易》终以《未济》。未济者，以未济之道处既济，即时时有未济之惧，不稍有既济之安也。

胡氏因以既未济二卦为《易》之余论。

三、辞之训诂一本文字学

胡氏自述云：“兹著《周易古史观》，凡与文字学有关者，皆得其初义，而与从文字学考见古代之社会，互相参证也。”又云：“本卦辞、爻辞、彖辞、象辞，字解而句说之，确然知其不可易也。训诂一本文字学，除与训诂有关系外，不采用汉宋易学家一字。即有采用者，皆是借其说以就我义。”之二又云：“以分析言之，八卦为文字之祖，固有文字学之范围，即《易经》之用字用韵释义，亦当丽于文字学焉。”

胡氏释卦辞、爻辞、彖辞、象辞，多从《说文》求字本义，而后引申之讲到古史上。例如屯，《说文》：“屯，难也。象草木之初生，屯然而难。从中，贯一，曲尾。一，地也。”胡氏引申之释《屯》为人类生活之始，云：“以草木初生之难，形容人之初生，须奋斗而后可以存也。”又云：“《易》专记人事，屯者，人类之始生也。”

又如需，《说文》：“需，须也。遇雨不进，止须也，从雨而。”胡氏引申而释之云：“耕种生活，居处固定，不必再进而别求水草之处，如游牧生活也。”

又如小畜，《说文》：“畜，田畜也。”即田而有所获，畜之也。胡氏引申而释之云：“牵引所获之禽，归而畜之也。此野禽所以变为家畜也。郑玄注：‘畜，养也。’言养禽于家也。养禽于家，以备他日之食，养禽即所以自养。谓之小者，所畜不多也。故《杂卦传》曰：‘小畜，寡也。’”

又如谦，《说文》：“谦，敬也。从言，兼声。”又“兼，并也。从又，持禾。兼持二禾，秉持一禾。”胡氏云：“秉之义，引申为

握权。是握一团体之权，谓之秉；握众团体之权，谓之兼。”又云：“谦，教民稼穡之事也。谦，从言，教之也。从兼声，稼穡之事也。谦训敬者，敬其事也。古者田猎耕种，多以车行，人君教民稼穡，当乘车也。故《杂卦传》曰：‘谦轻。’《说文》：‘轻，轻车也。’教民稼穡，乘车涉川而行，故轻车，轻而便利也。又《系辞》：‘谦，德之柄也。’言握稼穡之柄也。”是胡氏根据《说文》从言兼声，引申出《谦》为教民稼穡之事，与前人对《谦》的训释根本不同。

又如剥，《说文》：“剥，裂也。”《杂卦传》：“剥，烂也。”胡氏谓“剥，盖居处庐及安身之床，皆裂烂也。古者穴居野处，土溃而倾，谓之裂。床为水浸坏，谓之烂。民众居住庐及安身之床，既皆裂烂，君主谋为处理之。”是《剥》卦讲遭遇水灾，庐舍剥毁之事。

又如复，《说文》：“復，往来也。从彳，复声。”胡氏引申之谓“复，行故道也。中国民族由高原东下，今困水灾，西迁高处，为行故道，即《杂卦传》：‘复，反也。’《复》，盖水灾剥庐之后，迁徙民众之事也。”

又大过，《说文》：“过，度也。”又：“度，法制也。从又，庶省声。”又：“庶，屋下众也。”胡氏据《说文》过、度、庶三字之本义，辗转引申之，谓“过者，建筑房屋之法度也。《大过》，易穴居为交覆深屋，其变更大，故曰《大过》。”

胡氏《周易古史观》释卦名义，皆从《说文》所解字之本义出发，除乾坤既未济外胡氏说《易》惟以古史，汉宋易家之象数说、图书说、义理说，一概不取。但是，汉宋易家如郑玄、虞翻、王弼、孔颖达、程颐、朱熹等人之有关《易》文训诂，其有助于胡氏古史说者，则一概采用。几乎每卦都有引用。如于《乾·彖

传》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”，引郑玄解：“资，取也。统，本也。”于《坤》六二“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”，引王弼：“任其自然，而物自生，不假修营，而功自成，故不习无不利。”于《颐》六二“颠颐，拂经于丘颐，征凶”，引王肃云：“拂，违也。经，常也。丘，小山也。”于《离·大象》“明两作，离。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”，引王弼云：“继，谓不绝也。明照相继不绝旷也。”于《恒》上六“振恒，凶”，引郑玄云：“振，摇落也。”于《晋》卦辞“康侯，用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”，引马融云：“康，安也”；引郑玄云：“康，尊也”；引程颐云：“康侯，治安之侯”；于《家人·大象》“风自火出，家人”，引张载云：“家道之始，始于饮食，故曰风自火出。”于《夬》卦辞“扬于王庭”，引孔颖达云：“王庭，是百官所在之处。以君子决小人，故可以显然发扬决断其事于王者之庭，示公正而无私隐也。”于《夬·大象》“泽上于天，夬”，引陆绩云：“水气上天，决降成雨，故曰夬。”于《井》九三“井渫不食”，引荀爽云：“渫，去秽清洁之意也”；引向秀云：“渫者，治去沈浊也。”于《震》六二“震来厉，亿丧贝”，引虞翻云：“亿，惜辞也”；引干宝云：“亿，叹辞。”于《渐》六二“鸿渐于磐，饮食衎衎，吉”，引朱熹云：“衎衎，和乐之意。”于《渐》上九“鸿渐于陆”，引江永云：“陆当作阿，大陵曰阿。九五言陵，上九宜为阿。”于《归妹·大象》“泽上有雷，归妹。君子以永终知敝”，引崔氏云：“始则凶，终则无攸利，故君子以永终知敝为戒也。”于《归妹》九四“归妹愆期，迟归有时。”时，谓王念孙读待。于《丰》六二“丰其蔀”，引刘牧云：“蔀，蔽也。”于《旅》九四“得其资斧”，《子夏传》资作齐，引应劭云：“齐，利也。”于《涣》九二“涣奔其机，悔亡”，引易顺豫云：“奔当为贲。涣贲连语，犹文饰之”；又引王弼云：“机，承物者也。”于《节·大象》“泽上有水节”，引侯果云：“泽上有

水，以防堤为节”；又引兰廷瑞云：“泽上有水，不虚不溢，当其分，故谓之节。”于《中孚》九二“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”，引孟喜云：“靡，共也。”于《既济》六四“濡有衣袽，终日戒”；引虞翻云：“袽，敝衣也。”于九五“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，实受其福”，引王弼云：“牛，祭之盛者也。禴祭之薄者也。”

以上所征引，胡氏皆云：“此说可用。”所谓“可用”，其条件显然有二：一有利于以古史说《易》，一是文字训诂，不涉象数、图书、哲理。

或依《说文》求《易》文本义，或引前人《易》文训诂，根据用意在于运用文字学方法完成以古史说《易》的总目标。

四、站在古史的立场看《易传》

胡氏《周易古史观》，站在古史的立场解说六十四卦，把六十四卦说成记事的史书，最大的理论障碍是《易传》。《易传》是解释《易经》的，向来人们认为《易传》哲理性很强，直可谓一部哲学著作。胡氏为了建立《周易》古史体系，不得不把《周易》经传统说成古史。具体说，有以下几点：

1. 连结卦辞、爻辞、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为一体，通统站在古史立场加以解说。卦辞、爻辞是古史，解释卦辞、爻辞的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也是古史。

2. 胡氏书每讲一卦，都从《序卦》开头，这一点很像程颐《易传》，而用意有不同。程颐从《序卦》讲义理，胡氏从《序卦》讲史。例如《谦》卦，二书都引《序卦》“有大者不可以盈，故受之以谦”，理解不大一样。程颐着眼在“其有既大，不可至于盈满，必在谦损，故《大有》之后，受之以《谦》也。”^④强调《谦》卦

之义在于以崇高之德，而处卑之下。胡氏书不言谦以崇高处卑下之义，而强调谦是教民稼穡之事，云：“有大者不可以盈者，言人民归以后可谓有大，然不可以一己之生活满足而已无事。故曰不可以盈，而必谋人民之生活满足，故受之以谦焉。”以为谦不是德不是义，而是史是事。

3. 《彖传》由天道推及人事，解释卦名卦义。胡氏则直接讲成人事，字字句句落实到史上。例如刚与柔，本有适应于各卦之普遍含义，而胡氏认为辞虽同而义因卦而异。《彖传》讲柔与刚，胡氏书于各卦释义不同。在《剥》卦说：“柔是水，刚是床与庐。”在《姤》卦说：“柔，女。刚，男也。”在《鼎》卦说：“柔谓火，则谓所烹饪之物。”在《旅》卦说：“柔，羁旅中之众人。刚，羁旅中之首领。”在《涣》卦说：“刚，殷与其它诸国之宗子。柔，殷与其它诸国之族人。”在《节》卦说：“刚，礼之质。柔，礼之文。”在《小过》说：“柔谓民，刚谓君。”在《既济》说：“柔谓臣，刚谓君。”在《升》卦说：“柔谓民众，刚谓武王。”

《彖传》往往讲当位不当位的问题。胡氏书谓位是人之位，不是爻之位。如《渐卦·彖传》言“进得位，往有功也；进以正，可以正邦也”，胡氏书说：“位，男女之谓。正，正男女之位。”又如《既济·彖传》言“刚柔正而位当也”。胡氏书说“刚谓君，柔谓臣。君臣各正职守而当位也”。

4. 《大象》句式很规范，上句讲一卦之象决定一卦之名义，属于天道。下句讲人应当根据此卦之象之义注意什么和怎样注意。胡氏书则把上句下句都讲成具体的史实。例如《大畜·大象》：“天在山中，大畜。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”胡氏书说，“天在山中”者，讲“深山之中，四围皆山，天在其中”，是人们田猎的好地方。“前言往行”者，讲的是过去

田猎之言语和行事，即关于田猎的知识。君子关于田猎的知识比一般民众的多。“以畜其德者”，德是得，田猎所获得之禽兽，带回来加以畜养。至于《大象》中言及君子小人，胡氏书也不认为是道德意义上的。如《遯卦·大象》：“天下有山，遯。君子以远小人，不恶而严。”胡氏书说，“遯之迁徙，当是逾垣远墙窃马牛之小人而迁徙也”，谓小人是不过正当生活的寇盗之辈。又如《明夷·大象》：“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君子以莅众，用晦而明。”胡氏书说：“君子谓文王。”《蹇卦·大象》：“山上有水，蹇。君子以反身修德。”胡氏书说：“君子，谓服从文王之诸侯，如虞、芮之君。”《姤卦·大象》：“天下有风，姤。后以施命诰四方。”胡氏书说：“后，继体君，谓武王也。”《萃卦·大象》：“泽上于地，萃。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”胡氏书说：“君子，谓宗子。”《困卦·大象》：“泽无水，困。君子以致命遂志。”胡氏书说：“君子，谓率领民众之主帅。”《井卦·大象》：“木上有水，井。君子以劳民劝相。”胡氏书说：“君子，谓治民之官。”《震卦·大象》：“洊，雷，震。君子以恐惧修省。”胡氏书说：“君子，谓主祭之长子。”《涣卦·大象》：“风行水上，涣。先王以享于帝立庙。”胡氏书说：“称先王，以文武之命行之也。”《剥卦·大象》：“山附于地，剥。上以厚下安宅。”胡氏书说：“上，君主；下，民众。”又《大过·大象》：“泽灭木，大过。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遯世无闷。”这“遯世无闷”句，《老子》也言及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而胡氏书却大反常说，谓“遯，遁之借字。遁、循同训。《说文》：‘循，顺行也。’遁亦可训为顺。世，大之借字（世子称大子，大读太，泰之本字）。泰，安也。闷，忧也。循顺安泰而不忧也。此言君子改革居处之态度也”。

5. 《杂卦》向称难读，胡氏书配合《序卦》，一并从古史角

度讲解,使《杂卦》也成为史书。如《杂卦》“屯见而不失其居”,胡氏书说,“动物中之人类,居人类之所,而不凌乱。即不失其居也”。又如《杂卦》“蒙杂而著”,胡氏书谓“由杂居而定居也”,“俗称土著,即此意也”。有如《杂卦》“需,不进也”,胡氏书谓“耕种生活,居处固定,不必再进而别求水草之处如游牧生活也”。又如《杂卦》“讼,不亲也”,胡氏书谓“不速之客,虽是窃米而来,要是平日认识之人,至争讼时而不亲矣”。胡氏书于《杂卦》皆如此一一作解,一字一句都落到实处。此不赘引。

6.《系辞》讲哲理讲得多,卦爻、象数也讲不少,对胡氏的古史说不利,故胡氏书涉及甚微。《说卦》讲卦象与义理处很多,显然无助于古史说,故胡氏也很少提到。

五、我看《周易古史观》

20世纪以来,出现《周易》古史派。第一部把《周易》做为史书解读的著作,是胡朴安的《周易古史观》。《周易古史观》的特点,概言之有三:一、所说《周易》是古史,充其量是一部社会发展史。二、经传为一体,既认定经是古史,必证明传也是古史。三、用文字训诂取代卦爻象。这三个特点,其实是胡氏欲把《周易》讲成古史所必须面对的三个问题。这三个问题,至少不能说胡氏已经解决。

第一个问题,说《周易》六十四卦是记事的史书,应当从史中找到“时”的痕迹。胡氏书没有找到。只是说穴居野处、田猎游牧、定居农耕、饮食迁徙、争讼战争等等逻辑上的先后次序,不免流于泛论,极似社会发展史。即使下经所谓自殷末至

周成王时的历史,也只是逻辑次序,没有时间先后,同样很难说是史。近年有人著书说卦中之九,是九天卜筮一次,六是六天卜筮一次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是周文王受命七年(前 1058)五月丁未至周公摄政三年(前 1050)四月丙午共 2880 天的编年日记体筮占记录。视胡氏书前进一步,但是更难置信。说古人九天卜筮一次,六天卜筮一次,有什么根据,九天、六天有什么区别,为什么不五天、十天卜筮一次。说《周易》中有史的内容,可以理解。若说作《易》者本意就是要作史,不是为了阐发哲学道理,我仍然不悟。至少胡氏书未能说服我。

第二个问题,把《易传》说成记事之史或有史的意味,实难自圆其说。说《序卦》有史的意味(也是社会发展史),尚可接受。《彖传》与《大象》,分明讲卦爻象,由卦爻象讲到人间伦理道德。一定要说它是平铺直叙,据事讲史,岂非强词以夺理!至于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,只能说是讲义理讲卦爻象的。不过,胡氏书视经传为一体,不把经传分开讲,我认为正确。

第三个问题,以为《周易》是记事史书,把注意力全用在文字训诂上,不讲卦爻象,与《周易》实情难副。胡氏既然承认《易传》可信,却又简单抛开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大象》所反复讲的卦象、爻象不顾,终究不能算古史说已成立。想把《周易》以象表意这一点否掉,尚须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太难。

尽管胡氏《周易古史观》的古史说我目前不能接受,但是胡氏献身学术、刻苦钻研、开拓创新、独立思考的精神,将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。《周易古史观》是 20 世纪《周易》古史派的代表作,固然它有问题尚须继续研究,然而仍然必须承认它是 20 世纪《周易》研究领域的一块丰碑。

注释：

① 闻一多：《周易义证类纂》，《民国丛书》第三编《闻一多全集》第五页，上海书店，据开明书店 1948 年版影印。

② 王弼：《周易略例·明卦适变通爻》，《王弼集校释》下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 年 8 月第 1 版，第 604 页。

③ 程颐：《易传序》，《二程集》第三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 年 7 月第 1 版，第 689 页。

④ 《王弼集校释》下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 年 8 月第 1 版，第 272 页。

⑤ 《二程集》第三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 年 7 月第 1 版，第 749 页。

⑥ 《王弼集校释》上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 年 8 月第 1 版，第 295 页。

⑦ 《二程集》第三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 年 7 月第 1 版，第 775 页。

⑧ 《二程集》第三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 年 7 月第 1 版，第 773 页。

校 点 说 明

一、本书以胡朴安先生自刊之《朴学斋丛书》本为底本点校。

二、历来对《周易》经义的理解有许多不同,因而标点也不同。本书在顺应胡朴安先生原意的基础上进行标点。

三、六十四别卦每一卦名,可代表一卦经传之全文,也是书中一章之名,故本书在其旁加上书名符号;其仅指卦形或卦象者,本书亦在其旁加上书名符号,以循一贯之标点体例,读之亦易于识别。

四、原书排印错误之处,校后径改,不另出校记。

周易古史观

胡朴安 撰

自序 一

朴安年十三四岁时，读宋朱熹《周易本义》。一日，问塾师曰：“《坤》卦上六，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普通之血，皆是红色，何以龙血独玄黄？究竟龙是何物？或曰：龙战已久，其血已干，故有玄黄之色？”塾师无以应，第曰：“龙是神物，现在无有。”一日又问曰：“《履》卦卦辞，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；六三，履虎尾，咥人，凶。同一《履》卦，而虎有咥人不咥人之分，是何缘故？”塾师曰：“不咥人，所以亨，咥人，所以凶也。”又问曰：“童男贞女，人所恒言。《观》卦初六，童观，小人道也；六二，窥观女贞，亦可丑也。是观童男，不过小人之道；窥观女贞，则为可丑之行，圣经早已言之矣。”塾师怒曰：“岂有圣经而为如此之言乎！”余曰：“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，岂非圣经之言乎？精究竟是何物？如何构法？既构之后，何以能化生万物？”塾师气极不言，而盛怒有加。时适晚餐，余取一腌肉食之，喟然叹曰：“圣经真不可信也！”塾师询问何故。余曰：“《噬嗑》六五，噬干肉，得黄金。假使这块肉内得有黄金，岂非发了一点小财？”塾师曰：“尔真是书痴。”因哂然一笑而罢。自是之后，余对于《易经》，满腹狐疑，遂不之读。三十岁以前，除《周易本义》外，关于《周易》之书，任何一种皆未见过，不过闻人言，《周易》是一

种神秘不可知之书而已。三十岁以后，始读王弼《易注》、孔颖达《正义》、李光地《周易折中》、程颐《易传》、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、李道平《周易集解纂疏》，始略知易学有汉宋之分。王弼易学，虽异于汉，而宋儒亦不宗之，惟程《传》略有相似之处。但余虽读过四五种《易》，而于《易》之大义，仍茫然也。于是搁置不读者又数年。

民国五年，杭辛斋出袁世凯之狱，自言在狱中得易学真传。民国七、八年，辛斋集合国会同人，讲《易》于广州，于是讲《易》之风，盛极一时。上海有设《周易》学社者，其所编讲义，凡潜水艇、轰炸机，无一不归纳于《周易》之中。迷信时代，以《周易》为符咒，可以骇鬼；今则以《周易》为兵器，可以打人矣！此种奇怪之说，虽未见于辛斋之书，而君主立宪，为《同人》象；民主立宪，为《大有》象；日光七色，见象于《贲》；微生物变化物质，见象于《蛊》；《乾》位南方，乾为冰，是早知有南冰洋；化学之分剂，与象数合；此等之说，在辛斋易书中，时时见之。余素有好奇之心，为此等奇怪之说所刺激，于是又引起我之读《易》。久之，毫无所得。又久之，恍然自悟曰：纵有是说，不过偶合而已；即有合者，亦不过一大轮廓而已，决不能当科学书读也，亦决无科学之价值也。但《周易》究竟是件什么东西，既不是《尚书》之纪事，又不是《春秋》之纪年；既不是《诗》之言文，又不是《礼》之言制。无已，只好把他当作卜筮之书。《周易》之卜筮，见于《左传》颇多。惜古卜筮之法，无由征验。于是又取正、续《清经解》中《易》若干种读之，以为在易汉学家书中，必可征得若干古法也。不读则已，读则“卦气”、“消息”、“辟卦”、“纳甲”、“世应”、“飞伏”、“贵贱”、“贞悔”、“蒙气”等说，一时弄不清楚。时余方长教国民大学，学生请开《周易》一

课,尚时好也。余若以杭辛斋之书作课本,再穿凿附会以说之,颇足以投一般学生之嗜好,余心窃不以为然。于是自编一《易经学讲义》,共二十三章:(一)绪论、(二)命名、(三)释惑、(四)论卦、(五)论爻、(六)论象、(七)十翼、(八)论互体、(九)论变卦、(十)论比例、(十一)辟图、(十二)读易法、(十三)两汉易经学之派别、(十四)三国晋南北朝隋唐易经学之派别、(十五)宋元明易经学之派别、(十六)清代易经学之派别、(十七)易经之文字学、(十八)易经之文章学、(十九)易经之哲学、(二十)易经之礼教学、(二十一)易经之史地学、(二十二)易经之艺术学、(二十三)研究易经之书目。余编此讲义,不采用奇怪之说,亦不抒自己之意见,使学者读此讲义后,各以自己学力,去认识《易经》而已。除《绪论》一章外,自命名至论比例九章,系《易经》中重要各部,采取各家之说成之,俾学者由此可以略知《易经》之大概。《辟图》一章,本胡渭、万斯同之说,以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先天》、《后天》、《六十四卦方圆》诸图,是邵康节之学,而非易学。自“读易法”至“清代易经学之派别”五章,俾读者由此可略知易经学之变迁。自《易经文字学》至《易经艺术学》六章,是我所有整理中国旧书之方法,无论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三礼》、《春秋》,皆用此种方法整理之。可惜只做成《易经学》、《诗经学》两种。其他《书经》、《三礼》、《春秋》三种,只好祈诸来者而已。最后一章,附关于《研究易经之书目》终焉。但是此种计画是失败的。学生大半好新奇之说,我这本讲义,既无新奇之说,又不能言《易经》是一种什么书,学了以后有什么用处。学生往往质问我,实无辞以对也。教了一年,毫无影响。平居尝自语曰:《易经》究竟是件什么东西?如以为自然科学、机械科学之缘起,则太不成话;如以为哲理之书,

不过《系辞》中一部分；如以为卜筮之书，虽于古有征，到了现代，已无有价值。况且《大象》所言，如《屯》卦君子以经纶，《需》卦君子以饮食宴乐等，丝毫不一点卜筮意义。其他六十二卦《大象》皆如是。《序卦》一篇，古人以为伪书，亦丝毫不一点卜筮意义，则伪之者对于《易》之思想，又何如也？《系辞》上、下传，亦大半丝毫不一点卜筮意义者。以卜筮说《易》，如宋之朱熹《易本义》，甚且如日本之高岛《易断》，于我心终觉不然也。畜之愈久，思之愈深，愈不得其要领。遇有善《易》者，不惜虚心请益。各本所学而言，或言象，或言数，或言理，或言事，或言先天、后天，头头是道，而道路太多，愈使我坠入五里雾中而不能出。于是发愤读《通志堂经解》内宋儒《易经》若干种，有时觉其理论极好，有时又觉其迂阔不近于事情。譬如在窗子格内看天，终不能打成一片也。于是开放大胆，做《大象说》一篇、《序卦说》一篇，藏之笥中，不敢示人；因无论汉学家、宋学家，皆未有如此以说《易》者也。

民国二十八年四月，猝犯脑溢血症，幸而不死，半身偏枯，遂成废人。又以《周易》消遣。因忆杭辛斋言：焦循宗汉学，能串合六十四卦之爻象，无一字一辞不相贯通；纪大奎宗宋学，而能阐发性理，与六十四卦之爻象，变通化合，尤为历代讲易家所未有；端木国瑚后起，更合汉、宋于一炉，一一以经传互证，无一辞一字之虚设。于是又取焦理堂之《易通释》、《易图略》、《易章句》，纪慎斋之《易问》、《观易外编》，端木鹤卿之《周易指》，细细读之，一年而毕。焦氏旁通、相错、时行三例善矣。其尤善者，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凶者可变为吉，厉者可变为无咎，惟成两既济，本卦既不能升降，他卦亦不能旁通矣。盖人者，天地之动物也。内部思虑不动，外部手足不动，即为

废人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，惟动然后能会通。寂然不动者，非不动也，不乱动也。二五先行，初四三上从之，即不乱动。焦氏谓之“当位”。初四三上，先二五行，即是乱动。焦氏谓之“失道”。惟不乱动，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今人手足不勤，外部不动也；思虑不用，内部不动也，遂成两既济矣。焦氏之精意如此。似未有人为之明白表而出之耳。纪慎斋之《易》，不过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先天》、《后天》贯串说之而已。端木鹤卿之《易》，杂卦、错卦、之卦、反卦、命卦、系卦、声韵卦，其例极密，其意转晦。窃谓《易》不当如是说也。计余藏有《易经》四百余种，涉猎者三百余种，细读者五十三种，皆加朱点，撰有提要。于是喟然叹曰：古今说《易》之书，约计二千余种。余所有者，不过五之一；曾经涉猎者，不过七之一。以意度之，能将一部《周易》，说明究竟是件什么东西者，必无有也。即焦氏之书，于人生哲学，不过一大轮廓而已。岂《周易》真是一部神秘不可知之书乎？于是更放开大胆，本《序卦》之说，于古史立场而解说之：《屯》卦，是草昧时代建立酋长之事；《蒙》卦，是酋长领导民众而教诲之之事；《需》卦，是教导民众耕种之事；《讼》卦，是民众争夺饮食而讼之事；《师》卦，是行师解决两团体互相争斗之事；《比》卦，是开国之初，建万国亲诸侯之事；《小畜》卦，是建国以后会猎之事；《履》卦，是以履虎决定履帝位之事；《泰》卦，是履帝位以后巡狩朝覲之事；《否》卦，是天子失德，诸侯不朝之事；《同人》卦，是民众聚会，谋覆共主之事；《大有》卦，是推一人之为长，组织民众之事；《谦》卦，是会合民众，教以稼穡之事；《豫》卦，是建侯行师，检阅军队之事；《随》卦，是《大有》之民众，随《豫》之侯以行征伐之事；《蛊》卦，是征伐归来，教民众以孝之事；《临》卦，是君主登位临民之

事；《观》卦，是以神道设教之事；《噬嗑》卦，是用狱治民之事；《贲》卦，是男女会聚，结为夫妇之事；《剥》卦，是洪水为灾，庐舍剥毁之事；《复》卦，是因水灾迁徙，复其故业之事；《无妄》卦，是新居始定，未甚安宁之事；《大畜》卦，是以田猎济耕种之穷之事；《颐》卦，是以耕种自养之事；《小过》卦，是改土穴为房屋，建筑房屋之事；《坎》卦，是因建筑房屋，掘土所成之坎，蓄水设险以守之事；《离》卦，是坎上置篱，以巩固防御之事；《咸》卦，是男女正式婚姻之事；《恒》卦，是夫妇正居之事；《遯》卦，是择邻迁徙之事；《大壮》卦，是努力生活之事；《晋》卦，是扩充国力之事；《明夷》卦，是文王蒙难之事；《家人》卦，是组织家庭之事；《睽》卦，是一夫多妻之家庭乖睽之事；《蹇》卦，是诸侯皆来决平之事；《解》卦，是文王决平诸侯讼狱之事；《损》卦，是文王节俭自损之事；《益》卦，是损己益人，文王得民心之事；《夬》卦，是文王分决一切之事；《姤》卦，是婚媾往来之事；《萃》卦，是会聚众家庭立祖庙之事；《升》卦，是萃功告成，民众上升为国尽力之事；《困》卦，是南征受困之事；《井》卦，是推行井田之事；《革》卦，是周革殷命之事；《鼎》卦，是周革殷命以后，正位之事；《震》卦，是正位以后，自治以治民之事；《艮》卦，是迁徙殷顽，使之各安其土之事；《渐》卦，是殷顽迁徙以后，教以组织家庭之事；《归妹》卦，是殷贵族之女，归于男家之事；《丰》卦，是扩大殷顽组织家族之事；《旅》卦，是殷顽不安其居，散而羁旅于外之事；《巽》卦，是羁旅于外之殷顽，顺时而入之事；《兑》卦，是殷顽来归，说以劝之之事；《涣》卦，是教殷顽立祖庙之事；《节》卦，是立祖庙以后，教以礼文有节制之事；《中孚》卦，是会聚殷顽田猎示信之事；《小过》卦，是顽民自猎之事。《乾》《坤》两卦是绪论。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两卦是余论。自《屯》卦至

《离》卦，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。自《咸》卦至《小过》卦，为周初文、武、成时代之史。本卦辞、爻辞、彖辞、象辞，字解而句说之，确然知其不可易也。训诂一本文字学，除与训诂有关系外，不采用汉宋易学家一字。即有采用者，皆是借其说以就我义。六十四卦之记事，衔接而下，毫无前后凌乱之处。且每卦爻辞皆秩然有序，而已日乃孚、先庚三日、后庚三日，皆与《尚书》之《武成》相合，断非偶然之事也。而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；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；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，实受其福，皆以西南为周，东北为殷，亦断非偶然之事也。我虽不敢过以自夸，但以古史说《易》，为自来《易》家所未有，自我启之，为我个人之成功，则可断言也。知我罪我，听诸世人。民国三十一年泾县胡朴安自序。

自序二

朴安《周易古史观》，既付手民，先将《自序》一篇印出，分寄沪上诸友。翼日，得沈颺民先生函，知沈竹初先生已有《周易》古史之说，见于钟歆所辑之《周易馀说》。又得马夷初先生函，知章太炎先生亦有《周易》古史之说，见于《制言》五十五期。朴安所藏之《周易》、《易》解，则缺少《周易馀说》，而《制言》则无其书。阅旬日，二书皆得之张氏古懽室。兹将沈竹初、章太炎二先生之说，分录于下。

沈竹初先生《周易馀说》：

释《履》云：《大传》曰，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？是故其事危。危莫危见虎，九卦处忧患，故以《履》为首。此以纣为虎。人，即文王自谓也。故初九，素履往无咎，似微子。九二，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，似伯夷。六三，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咥人，凶。武人为于大君，似文王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纣之不善，去之易易耳。必强效眇之能视，跛之能履，而囚于羑里。如虎咥人之象，乃文王以服事殷，冀纣之迁善改过，德之盛也。否则如武人为于大君，以兵去而已矣。此文王之所不为也。九四，

履虎尾，愬愬，终吉，似箕子。九五，夬履，贞厉，似比干。上九，视履考祥，其旋元吉。旋者，似文王之归岐。变兑，兑位乎西，岐在商之西，兑之位也。

释《家人》、《睽》云：《家人》一卦，似指周室。文王囚于羑里，幸其家齐，赖以不亡。不若纣之罪，在悦妇人，惟妇言是听而已。《睽》卦似指纣事。初九，此爻似指纣之性乖，故以恶人目之。九二，此爻似指妲己入宫之初。六三，此爻似指纣无人君之度。九四，此爻孤，似指纣。元夫，似指文王。六五，此爻似指纣之不道。上九，此爻似指纣之所为，天怒人怨也。

章太炎先生《历史之重要》演讲：

至于《周易》，人皆谓是研究哲理之书，似与历史无关，不知《周易》实历史之结晶，今所称“社会学”是也。乾坤代表天地，《序卦》云：有天地然后有万物。故《乾》、《坤》之后，继之以《屯》。屯者，草昧之时也。即鹿无虞，渔猎之征也。匪寇婚媾，掠夺婚姻之征也。进而至《蒙》，如人之童蒙，渐有开明之象矣。其时取女，盖已有聘礼，故曰见金夫不有躬，此谓财货之胜于掠夺也。继之以《需》，则自游牧而进于耕种，于是有饮食燕乐之事。饮食必有讼，故继之以讼。以今语译之，所谓面包问题，生存竞争也。于是知团结之道，故继之以《师》。各立朋党，互相保卫，故继之以《比》。然兵役既兴，势必不能人人耕种，不得不小有积蓄。至于《小畜》，则政府之滥觞也。然后众人归往强有力者，以为团体之主，故曰：武人为于大

君，履帝位而不疚。至于《履》，社会之进化，已及君主专制之时矣。《泰》者，上为阴，下为阳。上下交通，故为《泰》。《否》者，上为阳，下为阴，上下乖违，故为《否》。盖帝王而顺从民意，上下如水乳之交融，所谓《泰》也。帝王而拂逆民意，上下如冰炭之不容，所谓《否》也。民为邦本之说，自古而知之矣。自《屯》至《否》，社会变迁之情状，亦已了然。故曰：《周易》者，历史之结晶也。

以上是沈、章二先生视《周易》为古史之观念。沈先生根据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”一语，其所云史者，是纣与文王之史，与朴安所云，上经是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，下经是周初文、武、成时代之史不同。章先生根据《序卦》，与朴安之根据相同；乃仅说至《否》卦而止，亦不过言其大略而已。要之沈、章二先生，其所根据虽不同，皆不能六十四卦具说，且不能合六十四卦之卦辞、爻辞、彖辞、象辞，字解而句说之。盖竹初先生易学极深。其《周易易解》十卷，无汉、宋门户之见，兼象数理三者而不穿凿附会，明先后天同位之义，而能有此古史之观，其思想之不束缚为何如耶？太炎先生素不研究《易》，其序《周易易解》云：“余少尝遍治诸经，独不敢言《易》。”又云：“余尝取八卦方位观之，知古之布卦者，以是略识中国疆理而已。”此序作于民国二十年，尚不以古史说《易》也。二十二年，在无锡师范学校演讲《历史之重要》，始有《周易》实历史之结晶云云。是太炎先生并未研究《周易》，不过根据《序卦》证明历史之重要而已。马夷初先生云：往时曾闻宋平子先生论《易》，于首七卦，一以社会进化之义为说，往为太炎先生道平子意。是太炎先生《历史之重要》演讲，其不知不觉中，感触宋

平子之言与？惟据夷初先生言，平子亦未成书也。古来以史证《易》者，以朴安所知，除杨诚斋外，如清章世臣之《周易人事疏证》、查彬之《湘萝漫录》、易顺豫之《易释》，然皆不以《易》之本身即史也。

朴安于六十四卦之卦辞、爻辞、彖辞、象辞，除《乾》、《坤》为绪论，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为余论外，皆是历史记事之文，无一字不解，无一句不说，并非模糊影响之言，亦无牵强附会之语。其尤可注意者，其字之解说，每合于文字学之初义，如《屯》卦女子贞不字之字，《讼》卦之讼，《师》卦之师，《比》卦之比，《小畜》卦之畜，《同人》卦三岁不兴之兴，《谦》卦卑以自牧之牧。《豫》卦大有得之得，《随》卦之随，《临》卦之临，《噬嗑》卦之噬，《贲》卦之贲，《剥》卦贯鱼以宫人宠之宠，《复》《序卦》穷上反下之穷、反，《无妄》卦之妄，《离》卦明两作离之两，《咸》卦君子以虚受人之虚，《大壮》卦君子用罔之罔，《晋》卦之晋，《睽》卦之睽，《损》卦之损，《艮》卦之艮，《归妹》卦之归，《丰》卦之丰，《涣》卦之涣，其他不悉举。大概上经合于文字之初义，多于下经。盖周初文化，存于今日者尚多，而不以初义目之也。其尤可研究者，窃字，从穴、从米。窃字虽不见于《周易》，《需》上六“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，入于穴者，藏米于穴也；不速之客，不召而至之客来行窃也。则窃字从穴、从米，其形其义，皆了然矣。朴安尝根据文字学，考古代之社会。其已成者，有《古代之妇女》、《古代辨色的本能与染色的技术》、《古代之声韵与言语》、《古代之状貌与动作及思想》；在计画中者，《古代之衣食住行》、《古代之经济与制造》、《古代之商业与农业》，尚有其他种种。兹著《周易古史观》，凡与文字学有关者，皆得其初义，而与从文字学考见古代之社会，互相参证也。又朴安尝

根据《诗经·周南·召南》，考见古时之家庭，而皆与《周易》中《咸》、《恒》、《家人》、《睽》等卦合。六经皆史，章实斋尚是一句空言，必如是实实在在证佐出来，与人共见，始得与人共信也。朴安往年思欲编辑《中国文化史》一书，取材于甲文、金文，以及《尔雅》、《说文解字》以下之字书、辞书，至近代之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辞海》等。将每个时代之字书、辞书，分类记出某字发见于某时代之字书中，某辞发见某时代之辞书中，即定为某时代之事物与言语，成立一历代文化骨干，然后整理经史子集中之记载，相辅而成一部比较可信之文化史。惟事业太巨，个人断难为力，仅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记出一部分而已。兹《周易古史观》著成，则由经部中又整理出一部分也。如精力尚能为继，则将继此而为《毛诗古史观》也。民国三十一年五月泾县胡朴安又自序。

总 说

六十四卦有同辞者，旧时说《易》者皆参互错综，以卦画说之，无论其通否如何，皆是阴阳玄妙之谈。余以古史说《易》，凡六十四卦中有同辞者，虽所记之事实不同，皆是同一文字之记载。兹说于下，并附《卦爻说》于后。

元 亨 利 贞

元亨利贞四字，是《周易》卦辞记事之总符号。六十四卦，只有六卦无元亨利贞字，元亨利贞四字俱全者七卦，有元亨利者一卦，有元亨者三卦，有元贞者一卦，有亨利贞者十一卦，有亨利者四卦，有亨者八卦，有利贞者九卦，有利者十卦，有贞者二卦。卦辞之元亨利贞四字，可谓《周易》纪事之重要符号。盖卦辞单简，而此四字，可包括种种之意义，但其包括虽多，而要不外乎《文言》“元者，善之长也；亨者，嘉之会也；利者，义之和也；贞者，事之干也”四语。凡卦辞中有元亨利贞字者，皆可本此义说之。何谓善之长？生为善，杀为恶。《公羊传》何休注云：元者，气也。无形以起，有形以分。乾有此生物之气，故生有矿物，生有植物，生有动物，以至生有人类。凡充满于天

地之间者，皆元气之所生。《子夏传》曰：元，始也。始者，人之始生也。生为万物之所喜，于人尤甚。人不能遂其生，铤而走险，无所不为矣。君子本此生物之心，即足以长民，故《文言》曰：体仁足以长人。仁，即草木之仁，生之始也。乾之德至元，已有人群之首领矣。何谓嘉之会？会，即人类交通之谓。由二人以上之交通，渐成为小团体。由二小团体之交通，渐成为大团体。由二大团体之交通，渐成为国。国之成立，由二人以上之交通始。《子夏传》曰：亨，通也。通者，即人类交通之谓。交通是人类之本能，亦即国之原始。君子本此人类交通之本能，而成立国，故《文言》曰：嘉会足以合礼。礼者，合政治法律教育而一之，立国之根本也。乾之德至于亨，已有国之组织矣。何以谓义之和？义本作谊，谊者，宜也。宜于此不宜于彼，不得谓之利。宜于彼不宜于此，亦不得谓之利。必两宜俱利，然后为利，故曰义之和。和则团体之组织始巩固。《子夏传》曰：利，和也。惟各有其利，而后能和；有一不利，即不能和，而国破裂矣，故《文言》曰：利物足以合义。言各有利物之心，即各得所宜之利。则各尽其能，各食其力，破裂之兆，无由发见。乾之德至于利，已有巩固国之法则矣。何谓事之干？人而无所事事，是甘于不进步；事事而不由于贞，虽力求进步，而亦无进步之可能，必以贞为干。干，为贞干之干，筑墙之范围也。言作事者，必具中正之心，而有坚忍之志。且坚忍之志，必由中正之心而发，然后作事始不刚愎，始不执固。《子夏传》曰：贞，正也。惟中正始能坚忍。坚忍而不中正者有之，未有中正而不坚忍者。贞而后固，则刚而不愎，固而不执，无事不可为矣，故《文言》曰：贞固足以干事。以中正之心，坚忍之志干事，则国之进步无穷矣。乾之德至于贞，而已注重国之发

展矣。元、亨、利、贞，包括之意义如是。六十四卦中，有此四字，或三字，或二字，或一字，皆不能出此意义之外。此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所以为《周易》之绪论也。

七卦有元亨利贞四字：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屯》、《随》、《临》、《无妄》、《革》。《乾》之元亨利贞，包括一切。《坤》之元亨利贞，只有元亨，利贞属牝马一类，地道也，柔道也。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，是绪论也。《屯》之元亨利贞，草昧初开，利建侯而已。《随》之元亨利贞，民众随之，未知其故，仅无咎而已。《临》之元亨利贞，登君位以后，事务繁多，至于八月而有凶也。《无妄》之元亨利贞，只有元亨，其匪正有眚，不贞也。不利有攸往，不利也。《革》之元亨利贞，四德俱备而悔亡也。元亨利贞四字俱备者，皆有始之意。除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外，一《屯》卦，草昧初开，建侯为首长，人类团体之始也。二《随》卦、《豫》卦，建侯行师以后，民众随之，统一之始也。三《临》卦，君主登位之始也。四《无妄》卦、《复》卦，迁居以后，奠民居之始也。五《革》卦，周受命维新之始也。此外无有备四德者矣。此《周易》卦辞纪事之例也。

六十四卦，惟《乾》卦言元亨利贞外，无一字。《乾》是绪论，以元亨利贞四字发其端，言元亨外，无一字者，惟《大有》一卦。《大有》是组织国家之卦。言利贞外，无一字者，惟《大壮》一卦。《大壮》是个人奋斗之卦。言亨利贞外，无一字者，惟《兑》一卦。《兑》是民众心悦诚服之卦。此外无有如此之卦辞。《随》之元亨利贞无咎，多无咎二字。《遯》之亨小利贞，多一小字。《明夷》之利艰贞，多一艰字。《家人》之利女贞，多一女字。《鼎》之元吉亨，多一吉字。此《周易》记事之例，读各卦辞之解说自明也。

利 涉 大 川

利涉大川，是卦辞常用之一语，大概皆有涉川而远行之意。《需》之利涉大川，是涉大川而耕种也。《讼》之不利涉大川，是不宜涉大川而争夺饮食也。《同人》之利涉大川，是涉大川聚会而谋覆共主也。《蛊》之利涉大川，是涉大川赴会而教孝也。《大畜》之利涉大川，是涉大川而田猎也。《益》之利涉大川，是涉大川而得民心也。《涣》之利涉大川，是涉大川教天下之宗皆立庙也。《中孚》之利涉大川，是涉大川田猎以示信也。

有 攸 往

有攸往，是卦辞常用之一语，大概皆有所归往之意。《屯》之有攸往，言建侯而有所归往也。《贲》之有攸往，言男女自嘉会之后，而各有所归往也。《剥》之有攸往，言得舆迁徙，而有所归往也。《复》之有攸往，言新居已定，而有所归往也。《无妄》之不利有攸往，言生活未定，民众不愿归往也。《大过》之有攸往，言建筑房屋以后，而有所归往也。《恒》之有攸往，言男女同居，而有所归往也。《解》之有攸往，言有所归往，而平决狱讼也。《损》之有攸往，言损己利人，民众皆愿归往也。《益》之有攸往，言益人而人得益，民众愈愿归往也。《夬》之有攸往，言以文治告自邑，推而至于他国，他国之众，皆愿归往也。《萃》之有攸往，言立庙聚族而有所归往也。《巽》之有攸往，言羁旅之人而有所归往也。

西南东北

《坤》之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，言文王之国在西南，往西南必得朋；殷纣之都在东北，往东北必丧朋也。《蹇》之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亦谓西南是文王之国，东北是殷纣之都，《解》利西南亦如是也。《既济》九五：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，实受其福。亦言东邻不如西邻也。郑玄《坊记注》云：东邻，谓纣国中也。西邻，谓文王国中也。班固《幽通赋》云：东𡗗虐而殀仁兮。应劭注：东邻谓纣。颜师古注：𡗗，古邻字。李善引曹大家注亦云：东邻谓纣。

密云不雨自我西郊

《小畜》卦辞密云不雨者，仰而射鸟，见密云不雨之状。自我西郊者，猎之地也。《小过》六五之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，亦是田猎之记事。一言时，一言地也。

先甲后甲先庚后庚

《蛊》卦辞：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《巽》九五：先庚三日，后庚三日。《周易》记日之例如是。先甲后甲，古史辽远，无可以证。《巽》之先庚后庚者，《尚书·武成篇》：丁未祀于周庙，邦甸侯卫，骏奔走，执豆笏。越三日，庚戌，柴，望，大告武成。既生魄，庶邦冢君，暨百工受命于周。先庚三日为丁，即丁未祀于周庙之日也。后庚三日为癸，即受命于周庙之日也。不言癸

丑，变文言既生魄也。以是例之，先甲三日为辛，后甲三日为丁也。

卦 爻 说

自来说《易》者，皆以卦爻为主。离开卦爻，即不能说。我这部《周易古史观》，完全把卦爻撇开，盖画卦是未有文字以前之符号。《系辞传》云：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通神明之德者，记录思想者也。类万物之情者，记录事物者也。是上古以卦为符号之用，等于文字之价值。《乾凿度》以八卦为八字。其实八卦不仅为天地、风雷、水火、山泽之符号，推而广之，更为一切之符号，观《说卦传》所记可知也。据方氏申所辑逸象，共得一千四百七十有一。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即不啻为一千四百七十有一事物之符号。或一卦一爻，为数十事物之符号，犹文字之段借也。或各卦各爻，共为一事物之符号，犹文字之转注也。要之在未有文字之先，古人必以卦爻为一切思想事物符号之用。所以我的《周易古史观》，可以撇开卦爻不问也。看每卦《大象》，如云雷屯，山下出泉蒙之类，只是借震雷坎云，为屯之符号，而各爻并无雷云之义；艮山坎水，为蒙之符号，而各爻并无山水之义。其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者，是记录之列次序耳。其他六十二卦，皆如是。《周易》是有文字以后之记载，其用卦为符号者，犹今日卷册之标记，无他义也。其所以用卦者，或古时有用卦为符号之记载，取以为据，特不可考耳。

目 录

导读:论胡朴安的《周易古史观》·····	吕绍纲 1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校点说明·····	1
自序一·····	1
自序二·····	8
总说 ·····	13

卷上

乾 乾坤两卦是易之绪论 ·····	1
坤·····	4
屯 自屯卦至离卦是原始时代至商末之史 ·····	8
蒙 ·····	12
需 ·····	16
讼 ·····	19
师 ·····	23
比 ·····	26
小畜 ·····	29
履 ·····	32

泰	36
否	40
同人	44
大有	47
谦	50
豫	54
随	57
蛊	60
临	64
观	67
噬嗑	70
贲	74
剥	77
复	80
无妄	84
大畜	87
颐	90
大过	94
坎	97
离	100

卷下

咸 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、武、成时代之史	104
恒	108
遯	111
大壮	114

晋	117
明夷	121
家人	124
睽	128
蹇	132
解	134
损	138
益	141
夬	144
姤	148
萃	151
升	154
困	157
井	160
革	164
鼎	167
震	171
艮	174
渐	178
归妹	181
丰	185
旅	188
巽	191
兑	194
涣	197
节	200

中孚	203
小过	206
既济 既济未济两卦是易之余论	210
未济	213

附录

《易经学》绪论	217
1986 年版前言	包敬第 221
重印《周易古史观》跋	胡道静 223

卷 上

乾 乾坤两卦是易之绪论

《乾》：元、亨、利、贞。

《彖》曰：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。以御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

《说文》：乾，上出也。从乙。乙，物之达也。𩇑声。乙，象春草木冤曲而出，阴气尚强，其出乙乙也。𩇑，日始出光𩇑𩇑也。是乾有生生不已之意。生生不已，其为物最健，故曰：乾，健也。健，不以形体言，以性情言。一大谓之天，天之形体也。上出谓之乾，天之性情也。元、亨、利、贞，《乾》之四德也。《乾》有生生不已之健，故备此四德也。《文言》曰：元者，善之长也；亨者，嘉之会也；利者，义之和也；贞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《文言》所解《乾》之四德，皆言人事之理。以后各卦有元、亨、利、贞字者，皆可本此以说之也。

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者，郑玄云：资，取也；统，本也。此说可用。乾之元，即乾之始。万物所取之始，皆本于天也。此言天之元也。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者，云行，天行云也；雨施，天施雨也；品物，万品之物也；流形，万物生育也。天之元而为亨。云气流行，雨泽施布，万品之物，得云雨之行施而生育。此言天之亨也。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者，终始，谓时间，自始至终也；六位，谓空间，上下四方也。明乎时间之重要，以成空间之一切也。时，是也。时乘六龙以御天者，天之元气，流形于品物。以无形言之曰气，以有形譬之曰龙。六龙，流形上下四方之气也。言时驾六龙，各司其事，御天而行也。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者，自无而之有谓之变，自有而之无谓之化。乾生生不已之道，各正品物之性命也。天所生为性，人所禀为命。保合太和乃利贞者，太和，空间之和气，人生空间，保此和气常存，合此和气不散，是以利贞也。此言天之利贞，以及人之利贞也。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，言人君之德，出庶物之上，统治万国而安宁也。此言人君当法《乾》之元、亨、利、贞，而安宁万国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天行健者，天是体，健是用，言乾有健之用也。君子以自强不息者，君子，谓人君及一般学者。言君子当法天行之健以自强，不可有斯须之止息也。

初九：潜龙勿用。

《象》曰：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。

潜龙者，言乾生生不已之气，潜于地下，不能用也，故《象》曰：阳在下也。以人事言之，学业已成，声名未立，犹

之潜龙，不能用也。

九二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

《象》曰：见龙在田，德施普也。

见龙者，言乾生生不已之气，见于地上，其德施于万物而普遍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德施普也。利见大人者，言乾之生气，见利于人而大也。以人事言之，名誉初成，声称未广，犹之见龙，宜附大人以成事也。

九三：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终日乾乾，反复道也。

君子终日乾乾者，君子，即《大象》之君子。终日乾乾，即《大象》之自强不息也。夕惕若者，言不仅朝乾而又夕惕也。若，语辞。厉无咎者，言以乾道自厉而无咎也。厉即励。《象》曰反复道也者，言反复以乾之道自厉也。初、二、四、五、六皆言龙。三言君子者，言天即所以言人，特于三爻明之。

九四：或跃在渊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或跃在渊，进无咎也。

或跃在渊者，言乾生生不已之气，如龙之跃于渊也。龙跃于渊，进则无咎，退则有咎，故《象》曰：进无咎也。以人事言之，脱离依附之大人以自立也。言或者，能自努力，进而在上；若不努力，退而在下也。

九五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

《象》曰：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。

飞龙者，言乾生生不已之气，无所不遍，如飞龙而在天也。利见大人者，言天之生物，见利于人而更大也。《象》曰大人造也者，言大有造于人也。以人事言之，名成

功就，如飞龙之在天，而利与大人相见也。

上九：亢龙有悔。

《象》曰：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也。

亢龙有悔者，言乾生生不已之气，至是如亢龙，太盈而有悔也，故《象》曰：盈不可久也。以人事言之，名成功就，当退而自守，不可太盈，动而有悔也。

用九：见群龙无首，吉。

《象》曰：用九，天德不可为首也。

用九者，九，阳之数；六，阴之数。九、六，是六十四卦爻辞之符号。阳用九，阴用六。见群龙无首吉者，言潜龙、见龙、跃龙、飞龙、亢龙，而不见其有首也。龙是生生不已之气，浑然流转，不见首尾，流转不已，万物化生，虽无首而自吉，故《象》曰：天德不可为首也。天德者，乾生生不已之气也。

坤

《坤》：元亨，利牝马之贞。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后得主，利。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。安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。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。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牝马地类，行地无疆，柔顺利贞。君子攸行，先迷失道，后顺得常。西南得朋，乃以类行*。东北丧朋，乃终有庆。安贞之吉，应地无疆。

《说文》：坤，地也。字亦作𡙇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𡙇，柔

* “乃以类行”之“以”，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本》为“与”。

也。《坤》之柔，与《乾》之刚相对，所谓地承天也。元亨利牝马之贞者，《坤》之元亨，与《乾》之元亨同。但《乾》之德刚，《坤》之德柔。《乾》之用健，《坤》之用顺而已。利贞而言牝马者，《坤》之所有事，不如《乾》之包括而无遗，故言牝马。《坤》之马，与《乾》之龙相对。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。龙言生生不已之气，马言生生不已之形。牝马者，取其生生不已也。君子有攸往者，以人事言之也。言人处地之上，当有所往，不可固守其处也。先迷后得主利者，言原始之人，茫然而进，毫无团结，是先迷也。以历久之经验，逐渐进步，而有中心，是后得主也。先迷后得，是以利也。此上经之绪论也。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者，言文王之国在西南，君贤民和，往西南必得朋也。纣之都在东北，君暴民乖，往东北必丧朋也。《蹇》卦之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是其事也。此下经之绪论也。安贞吉者，安地道之常事而吉也。

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者，刘瓛云：至，极也。此说可用。言乾之元气，至坤，而为坤之元也。万物资此元气而生，顺承天而养万物，极与天同也。此言地之元气。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者，言坤以博厚之德，载生万物，上合乾之德，与之无疆也。含宏光大品物咸亨者，含，包含也；弘，宽弘也；光，昭明也；大，博厚也。含、弘、光、大，地之四德也。地有此四德，品物是以咸亨也。此言地之亨也。牝马地类行地无疆者，孔颖达云：牝马柔顺，故云地类。此说可用。言牝马是地之类，是以行地无疆也。柔顺利贞者，言坤之利贞，如牝马之生生不已，其性柔顺，此言地之利贞也。君子攸行者，言君子当有所往，统括先

迷、后得、得朋、丧朋言之也。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者，先迷，先无人领导而失道。后顺，后得其常主也。西南得朋乃以类行者*，言西南多同类之人与偕行也。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者，言东北虽丧朋，终则改进于道而有庆也。安贞之吉应地无疆者，言安地之常事，是以与地相应而无疆也。

《象》曰：地势坤。君子以厚德载物。

地势坤者，坤，顺也。言地之势，承天之行而顺也。

君子以厚德载物者，君子法地之厚德，而容载万物也。

初六：履霜，坚冰至。

《象》曰：履霜坚冰，阴始凝也。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

履霜者，履之而知其为霜也。此地凝之始，故《象》曰：地始凝也。坚冰至者，地虽始凝，终必至有坚冰也。故《象》曰：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驯习必至于如是也。言见微知著，以为戒也。

六二：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动，直以方也。不习无不利，地道光也。

直方大者，直，地之德；方，地之性；大，地之形也。地形人所共见。地德、地性，隐不可见，必于动见之，故《象》曰：六二之动，直以方也。不习无不利者，王弼云：任其自然，而物自生；不段修营，而功自成，故不习无不利。此说可借用，言地之德性直方，若无所容心，而物皆蒙其利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地道光也。光，广也。此言地之直方大，人当以地为法也。

* “乃以类行”之“以”，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本》为“与”。

六三：含章可贞。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。

《象》曰：含章可贞，以时发也；或从王事，知光大也。

含章可贞者，言文章包含于内，不露于外，可以任重，故《象》曰：以时发也。言于应发之时而发也。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者，言有含章之德，以从王事，始以含章之故，不为人所知而无成。终以时发之故，人信而有终，故《象》曰：知光大也。此言人之文章，包含如地之藏也。

六四：括囊，无咎无誉。

《象》曰：括囊无咎，慎不害也。

括囊无咎无誉者，孔颖达曰：括，结也。囊所以贮物，以譬心藏知也。闭其知而不用，故曰括囊。不与物忤，故无咎。功名不显，故无誉。此说可借用，言谨慎其口以远害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慎不害也。此言人虽有含章之德，亦当静穆如地而括囊也。

六五：黄裳元吉。

《象》曰：黄裳元吉，文在中也。

黄裳元吉者，黄，地之色也。垂衣裳而天下治，如地之色，其文不著而大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文在中也。此言王者当法地之色而垂衣裳也。

上六：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

《象》曰：龙战于野，其道穷也。

龙战于野者，龙，是乾生生不已之气，战于野，天气乖戾，其生生不已之气已穷，故《象》曰：其道穷也。言野者，天气影响于地。其血玄黄者，乖戾之气，如赤祲之类。言血者，言龙故言血也。此言明于地不可不知天也。

用六：利永贞。

《象》曰：用六永贞，以大终也。

用六者，六，阴之数。阴爻之符号用六也。利永贞者，阴，静也。利于永久之事以终，故《象》曰：以大终也。

屯 自屯卦至离卦是原始时代至商末之史

《序卦》：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，故受之以《屯》。《屯》者，盈也；《屯》者，物之始生也。

有天然后有地，有地然后有矿物、有植物、有动物。盈满于天地之间者，皆矿物、植物、动物之充塞。纪事所以始于屯也。《说文》：屯，难也。象艸木之初生，屯然而难。从艸，贯一，曲尾。一，地也。以艸木初生之难，形容人之初生，须奋斗而后可以存也。生生不已，物遂日多，故曰：《屯》者，盈也；《屯》者，物之始生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屯》见而不失其居。物之始生，物之见也。万物盈满于天地之间，矿物，居矿物之所；植物，居植物之所；动物，居动物之所。动物中之人类，居人类之所，而不凌乱。即不失其居也。

《屯》：元、亨、利、贞。勿用，有攸往。利建侯。

《彖》曰：《屯》，刚柔始交而难生。动乎险中，大亨贞。雷雨之动满盈，天造草昧。宜建侯而不宁。

《屯》元亨利贞者，动物之中有人类，《易》专纪人事。《屯》者，人类之始生也。人继天地而生。《乾》有元、亨、利、贞四德。《坤》亦有元、亨、利牝马之贞。人为天地之心，当然亦有元、亨、利、贞四德。《屯》是人之始生，四德虽具勿用。勿用者，不能用也。有攸往者，猎禽兽而有所

往也。四德勿用，只用利之一德，建侯而已。建侯者，盈聚之人，推一人以为长，立以为侯，率领一群之众而田猎。草昧之世，酋长时代也。

刚柔始交而难生者，以个人言，男人之刚，与女人之柔始交。以团体言，强者之刚，与弱者之柔始交。男女之交而生育。生育时，屯然而难。强弱之交而争斗。争斗时，更屯然而难。动乎险中者，草昧之世，险难叠生，人当在险难之中奋斗不已也。大亨贞者，大，元也。有元、亨、贞三德勿用，只用一利，而卒至三德具有者，动之效也。雷雨之动满盈者，盈满天地间之万物，雷雨动之之力也。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宁者，造，为俶之借字，训始。《广雅》：造，始也。当此天造草昧之世，宜推一人之长。（利者，事之宜也。）建侯之后，首先注意者，生活问题，而不能自宁。《说文》：寧，从宀，从心，从皿。宀，交覆深屋，住之问题也。皿，器皿，用以盛食，食之问题也。心在宀之下，皿之上，住食俱有而心寧也。不寧者，因生活问题，于心不寧也。此人众团体之始也。

《象》曰：云雷，《屯》。君子以经纶。

云雷《屯》者，言雨屯于云雷之中，欲雨未雨之时也。君子以经纶者，君子，即《屯》所建之侯。经纶，即建侯以后所为之事。草昧之世，鸟兽之肉，草木之实，随在俱足。惟水为最难得。《说文》：荆，罚臯也。从井，从刀。凿井以刀守之，可见争水之形状。君子法云雷屯水于空中之象，而为食水屯积之经纶，以为一切食物屯积之经纶也。

初九：磐桓，利居贞，利建侯。

《象》曰：虽磐桓，志行正也。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。

磐桓者，进退无所适从之象，即徘徊之转音。人之始生，群聚一处，愚昧无知。蠕蠕而动，当《屯》之初，动之始，磐桓不进，故曰：磐桓。处此之时，宜使人各有所事，故利居贞。利，宜也。贞，事也。欲使各有所事，宜建立一人为侯，以领导之，故曰：利建侯。此磐桓进退无所适从之众，是愚昧，非疑惑，更非诡诈，故曰：虽磐桓，志行正也。贵，是所建之侯。贱，是磐桓之民众。领导民众以田猎，故曰：以贵下贱。民众欢悦而从之，故曰：大得民也。

六二：屯如遭如，乘马班如，匪寇婚媾。女子贞不字，十年乃字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难，乘刚也。十年乃字，反常也。

屯如遭如乘马班如者，率领民众田猎之情形也。马融曰：遭如，难行不进之貌。《子夏传》：班如，相牵不进貌。此说可用。一则步行而田猎者，一则乘马而田猎者。草昧之世，民众愚戇而勇猛。其不进者，非不进也，道路崎岖而难进也。匪寇婚媾者，上古男女杂处，当有互相残害者。今所建之侯，率领而同田猎。则往日相寇者，今则为婚媾矣。女子贞不字者，女子与男子同有田猎之事，有所生育，弃之而不爱字。贞，事也。字，爱也。十年乃字者，为时既久，爱心渐生。十年者，时之久也。六二之难，步行者与乘马者，难进之象也。其所以难进者，因道路崎岖之故，故曰：乘刚也。刚，即道路崎岖之谓。无爱字之心，野蛮人之常态。十年之久，一反野蛮人之常态，故曰：反常也。

六三：即鹿无虞，惟入于林中，君子几如不舍。* 往吝。

《象》曰：即鹿无虞，以从禽也。君子舍之，往吝穷也。

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者，《说文》：即，就食也。引申为一切就之称。《说文》：虞，驺虞。白虎黑文，尾长于身，仁兽也。言就鹿则失虞；反之，就虞则失鹿。无知识之民众，秩序凌乱，鹿虞两无所获。惟入于林中，从禽而已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从禽也。君子几如不舍往吝者，君子，即所建之侯。其知识高民众一等，能见几而作。或舍鹿，或舍虞。如不舍而往追之，则吝矣。吝，穷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往吝穷也。

六四：乘马班如，求婚媾，往吉，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：求而往，明也。

乘马班如求婚媾者，田猎已罢，乘马班如，各求婚媾矣。往吉无不利者，六二之婚媾，随所遇而婚媾，初无爱情之可言。此则有所求而往，不为蒙昧随所遇之婚媾，而为明显有爱情之婚媾，则吉，无不利矣，故《象》曰：求而往，明也。

九五：屯其膏。小贞吉，大贞凶。

《象》曰：屯其膏，施未光也。

屯其膏者，言率领民众之侯，将其所获之禽而屯其膏，不能遍施于民众，故《象》曰：施未光也。光，广也。小贞吉大贞凶者，贞，事也。施泽未广，民信未孚，小事则吉，大事则凶也。

上六：乘马班如，泣血涟如。

* 按：“如不舍”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作“不如舍”。

《象》曰：泣血涟如，何可长也。

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者，言九五之施泽未广，互相争斗。乘马班如者，至于泣血涟如矣，故《象》曰：何可长也。言如此情形，不可长久也。

《屯》卦初爻言建侯，《屯》之始也。不建侯，民众分散，无所系属。团体之开始，在于《屯》之初爻也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爻皆是建侯以后之事。二爻，言率领民众田猎，男女相交合之事也。三爻，言田猎时，逐兽之事也。四爻，言田猎既罢，男女互相求婚之事也。五爻，言酋长屯积其所获之禽之事也。上爻，言施泽未遍，民众互相争斗之事也。《屯》之民众，毫无知识，如在桎梏之中。受之蒙以教诲之，脱其桎梏，故继之以《蒙》焉。

蒙

《序卦》：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《蒙》。《蒙》者，蒙也，物之稚也。

《说文》：蒙，王女也。草名。段借为冡。说文：冡，覆也。《尔雅》：冡，奄也。覆、奄义同。又段借为萌。《说文》：萌，草萌也。郑玄云：蒙，谓幼小之号。齐谓蒙为萌是也。《屯》卦之生物幼小，故受之以《蒙》卦。蒙兼二义。蒙者，蒙也，覆奄之义也。物之稚也，幼小之义也。游牧时代，男女杂居，迁徙不定，自《蒙》九二纳妇之后，则有固定之居处矣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蒙》杂而著。言由杂居而定居也。《说文》无著有箸，借箸为睹。《说文》：睹，旦明也。引申为一切明之称。《礼大传》：名著而男女有别。言男女分明有别，亦即杂而著之遗。俗称土著，即此意也。由

杂居而定居，已入耕种时代矣。故《蒙》卦之后为《需》卦焉。

《蒙》：亨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初筮告，再三渎，渎则不告。利贞。

《彖》曰：《蒙》，山下有险，险而止，《蒙》。《蒙》亨，以亨行，时中也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，志应也。初筮告，以刚中也。再三渎，渎则不告，渎蒙也。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

《蒙》亨者，草昧之始，即文明之渐。蒙者，幼也，由幼而壮。蒙者，愚也，由愚而明。故《蒙》亨也。《蒙》之所以能亨者，不必事事代为发展，人民自有发展之能力，我只率领而行，自能随我之意志，各自发展，故曰：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草昧之世，政治不宜太繁，太繁转以扰民，而民众不能从。孔子称尧民无能名，舜无为而治，真是草昧时代之政治。即我不必代民为谋，使民自为谋也，故曰：初筮告，再三渎，渎则不告也。利者事之宜也，贞者事之干也，政治繁简，合乎宜，自然贞固足以干事。

山下有险，险而止《蒙》者，泉初出于山下，不甚流通之状，所以谓之蒙也。草昧之世，人民之知识似也。《蒙》亨以亨行，时中也者，无过不及之谓时，不偏不倚之谓中。言《屯》所建之侯，以《蒙》亨之道，时中之行之也。志应也者，人民各自谋生活，我只告以谋生活之道，故曰：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，志应也。以刚中也者，生活是人民之中心，人主以此告之，故曰：初筮告，以刚中也。渎蒙也者，设使人民不自谋生活，再三求我代谋，我不可替其代谋。假使替其代谋，则人民之知识能力，即无由发展，蒙者愈蒙矣，故曰：再三渎，渎则不告，渎蒙也。蒙以养正圣功也者，告

以谋生活之道,使人民各自发展,故曰:蒙以养正,圣功也。圣功,即释卦辞之利贞。

《象》曰:山下出泉,《蒙》。君子以果行育德。

山下出泉《蒙》者,水出于山下,为泉水之始,即人类之始,亦即社会之始,《蒙》之象也。君子以果行育德者,果行,领导人民生活之行;育德,发展人民生活之德。当《蒙》之时,君子能果行育德。无论发蒙、包蒙、困蒙、击蒙皆可。所谓刑赏皆忠厚之至也。

初六:发蒙,利用刑人,用说桎梏。以往吝。

《象》曰:利用刑人,以正法也。

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者,《屯》上六泣血涟如之人民,如在桎梏之中。不仅身在桎梏之中,知识亦在桎梏之中。说,即脱字。发蒙而说其桎梏也。草昧之世,人民愚蠢,不用刑不能说其桎梏,故《象》曰:利用刑人,以正法也。此发蒙必用刑也。(《说文》:𠄎,矩也。从又。持杖率教者,即用刑以说桎梏之谓。)以往吝者,设不用刑以往,则吝矣。

九二:包蒙吉,纳妇吉,子克家。

《象》曰:子克家,刚柔接也。

包蒙吉纳妇吉者,包容民众,以安其谋生活之常,使之男女同居也。说桎梏之民众,可以从事以生活矣。游牧时代,男女不必合作,有团体而无家室,以其无固定之居处。耕种须有固定之居处,男女必须合作而同居。《说文》:男,丈夫也。从田,从力。言男用力于田也。婦,服也。从女,从又。持巾洒扫于屋内也。此男女合作之事。包蒙之吉,在于纳妇而吉也。子克家者,耕种生活,以多

子为贵也。《象》曰子克家刚柔接也者，言男刚与女柔相接，生有克家之子也。

六三：勿用取女，见金夫，不有躬。无攸利。

《象》曰：勿用取女，行不顺也。

勿用取女者，二爻言妇，三爻言女。女者，不可为妇之时，言未及年之女，不可取也，故《象》曰：行不顺也。言取不及年之女，乃不顺之行。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者，金夫，刚强之夫，男也。女若不有其躬而嫁之，则无所利矣。

六四：困蒙，吝。

《象》曰：困蒙之吝，独远实也。

困蒙吝者，纳妇之后而困难见矣，以其有室家之累也。因其困而困之，使之自动谋生活，故曰：困蒙。若不急起自谋生活，则吝矣。所以吝者，生活问题是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困蒙之吝，独远实也。实、富同训。言远于富，无以为生活也。

六五：童蒙，吉。

《象》曰：童蒙之吉，顺以巽也。

童蒙吉者，游牧时代，攘夺而食，形体虽不童，知识则童，惟蒙而安于童，不仅能受刑之教，而说桎梏，且能听上命矣，故吉。《象》曰顺以巽也者，言顺巽以听命，安于童也。

上九：击蒙，不利为寇，利御寇。

《象》曰：利用御寇，上下顺也。

击蒙者，刑人而击之曰击蒙。击之正以教之。其有蒙而不安于童，击而教也。不利为寇利御寇者，教民众慎勿为寇，为寇则不利，若有来寇者御之，则必利也。不仅

巽顺听命，且可收为己用矣，故《象》曰：上下顺也。上之教下，下之从上，皆顺也。

《蒙》卦以用刑始，以击蒙终。用刑而能说其桎梏，击蒙而使之御寇，可见幼稚之民，非严厉不可以为教也。二、三爻教以组织室家之事。二爻教以纳妇，三爻教其勿取女。组织室家，为安宁生活之先务。四、五爻是组织室家以后之事。四爻因其困而困之，五爻自知其蒙而安之。困之所以教也，安之能受教也。上爻之上下顺，教蒙之事毕矣。然利用御寇，即有为寇之人而来寇者，其来寇也，因生活问题。《需》者饮食之道，故继之以《需》焉。

需

《序卦》：物稚不可不养也，故受之以《需》。《需》者，饮食之道也。

《蒙》卦时代，一切极其幼稚。虽发蒙、包蒙、困蒙、击蒙之后，仍是幼稚也。幼稚不可以不养，故受之以《需》。游牧生活，不能遍养，《需》者，进而为耕种生活也。耕种需雨，云上于天，下而为雨，《需》之象也。《说文》：需，頤也。遇雨不进，止頤也。遇雨，即《大象》云上于天之义，不进止頤。即初九需于郊，九二需于沙之义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需》，不进也。耕种生活，居处固定，不必再进而别求水草之处，如游牧生活也。（《说文》：或，邦也。从戈，从口，从一。一，地也。每至一处，口其地，以戈守之，游牧生活也。耕种生活，今年耕种之地，明年仍可耕种，不必前进而谋食。《杂》卦所言《需》不进者，总一卦之义言之，

与初九、九二之需异。)

《需》：有孚，光亨，贞吉。利涉大川。

《彖》曰：《需》，须也。险在前也，刚健而不陷，其义不困穷矣。

《需》，有孚，光亨贞吉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。利涉大川，往有功也。

《需》有孚者，以饮食之道教民，而民信也。光亨者，民信则光亨矣。贞吉者，教以耕种之事，获光亨之吉也。利涉大川者，有孚，光亨贞吉，则涉大川而无不利也。

《需》须也者，耕种不能一时可以收获，故曰须。险在前也者，耕种之始，必遇相当之困难，故曰险在前。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者，努力不已，其事不困，其利无穷也。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者，《需》所以有孚光亨贞吉者，以其利用天时自然之利，而行中正之道也。《乾象》辞：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。即位乎天位也。往有功也者，以饮食之道教民，生活问题解决，而民信之，则可以涉大川，无往而不利也。

《象》曰：云上于天，《需》。君子以饮食宴乐。

云上于天者，云上于天，下而为雨也。耕种时代，需水为禾之培养也。君子以饮食宴乐者，人民饮食宴乐，君子亦饮食宴乐矣。

初九：需于郊，利用恒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需于郊，不犯难行也。利用恒无咎，未失常也。

需于郊者，工作之开始，必需于郊以待之。猎禽兽为生活，往往遇难。今需于郊，则不犯难而行，故《象》曰：不犯难行也。利用恒无咎者，游牧当时可获，耕种必需时而获，恒心恒力以耕种，只要不失其常，必无他咎，故《象》

曰：未失常也。

九二：需于沙，小有言。终吉。

《象》曰：需于沙，衍在中也。虽小有言，以吉终也。

需于沙者，沙，不可耕种之地，需于沙而无所收获也。

《象》曰衍在中也者，水由地中行为衍。沙地不可耕种之故，以水在地中也。小有言终吉者，耕种无所收获，必不满意而小有言。不因需于沙在而辍耕种，终必获吉，故《象》曰：以吉终也。

九三：需于泥，致寇至。

《象》曰：需于泥，灾在外也。自我致寇，敬慎不败也。

需于泥致寇至者，泥，可耕之地。需于泥，则有收获矣。教民耕种之始，不能耕种之民必多。勤于耕种之人，多所收获。不能耕种之人，必来劫掠矣。虽有寇至之灾，而非耕种本身之灾，故《象》曰：灾在外也。灾既自外至，惟有敬慎以防之，不至于败，故《象》曰：敬慎不败也。

六四：需于血，出自穴。

《象》曰：需于血，顺以听也。

需于血出自穴者，寇至攘夺，而有杀伤之事也，故曰需于血。古者穴居野处，禾已成谷，尚未收获。自居处之穴而出，慎以待寇，故《象》曰：顺以听也。顺、慎同。《仪礼注》：听，犹待也。

九五：需于酒食。贞吉。



《象》曰：酒食贞吉，以中正也。

需于酒食者，出自穴，慎以待之之后，则可收获矣。收获已毕，则饮食宴乐也。《象》曰以中正也者，中正，即《彖》辞之正中。利用天时，耕种告成也。贞吉者，有耕种

之事，而有酒食之吉也。

上六：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。

《象》曰：不速之客来，敬之终吉。虽不当位，未大失也。


入于穴者，收获以后，藏谷于穴也。有不速之客三人来者，马融注：速，召也。不召而来之客，以窃谷而来也。（甲文召作。金文召作。从手，从口，从酉，从皿，从肉。召之使来，为饮食也。不召而来，其窃可知。）九三，寇至，不言人数。禾在田中，来寇者人多。不言人数曰寇，人数多可知也。上六，谷在穴中，来窃者人少，言三人曰不速之客，则其窃可知也。敬之终吉者，敬之，仍是谨慎以防之意。言虽不速之客三人来窃，谨慎以防之而终吉也。不速之客来，应当御之。《蒙》上九利御寇是也。敬慎以防之，虽吉，不当位矣。无御之之勇也。不当主人之位，然犹未大失，故《象》曰：虽不当位，未大失也。

《需》卦初、二、三爻，皆言耕种之事。初爻，需于郊，耕种工作之开始也。二爻，需于沙，未得可耕种之地也。三爻，需于泥，已得可耕种之地也。四、五、上爻，皆言收获之事。四爻，未收获之前而防寇也。五爻，将收获之际而宴乐也。上爻，已收获之后而防窃也。未收获有寇，已收获有窃，则因饮食之故。至于争斗者必多，故继之以《讼》焉。

讼

《序卦》：饮食必有讼，故受之以《讼》。

《需》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虽敬慎以防之，然来之

不已，必至于争斗，所以饮食必有讼也。《说文》：讼，争也。从言，公声。以手曰争，以言曰讼。古文作。讼之初，当是两造相争之言。古文从谷者，两造相争于山谷之间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讼》，不亲也。不速之客，虽是窃米而来，要是平日认识之人，至争讼时而不亲矣。争讼不已，就酋长决是非。酋长以公言判之曰讼。此卦辞所以利见大人也。群聚众多，非大人可以公言判断。此《师》之所以继《讼》也。

《讼》：有孚窒，惕中吉。终凶。利见大人。不利涉大川。

《彖》曰：《讼》，上刚下险，险而健，《讼》。《讼》，有孚窒，惕中吉。刚来而得中也。终凶。讼不可成也。利见大人，尚中正也。不利涉大川，入于渊也。

《讼》有孚窒者，《需》，以饮食之道教民而民信之。《讼》，民信之而窒矣。窒，即彼此相争讼也。惕中吉者，即《需》六四之顺以听，上六敬之，终吉也。终凶者，即有孚窒而凶也。利见大人者，争讼不已，利见《屯》建侯之大人，而求以公言判之也。不利涉大川者，《需》卦之利涉大川，以生活问题解决，可以涉大川而往无不利。《讼》卦以饮食之故，至有争讼，不能如《需》卦涉大川，而前往无不利也。

《讼》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者，言上有刚正之君，下有险僻之民。不仅险僻，而又强健，所以至于讼也。刚来而得中也者，言九五以中正为听讼之主而吉也。讼不可成也者，言险僻强健之民，争讼不已，诉之于小团体之长，而不可平。成，平也。尚中正也者，言《屯》建侯之大人，为大团体之长，既中而正，必能听讼也。入于渊也者，设不见

大人而求平决，仍如《需》之涉大川前往，则必入于渊矣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与水违行，《讼》。君子以作事谋始。

天上行，水下行，天与水违行，不雨之象也。《需》卦以有雨为饮食之道，《讼》卦以无雨之故，因饮食之事而讼矣。惟讼不在于讼之日，在于无饮食之日，故君子作事必谋始。谋始者，所以绝讼之源，教导人民努力于耕种也。

初六：不永所事，小有言。终吉。

《象》曰：不永所事，讼不可长也。虽小有言，其辩明也。

不永所事者，所事，争夺饮食而讼之事也。人民争讼于山谷之间，自相争讼，其事不永，故《象》曰：讼不可长也。小有言终吉者，自相争讼，虽有争讼之言，辩明而吉也。故《象》曰：其辩明也。

九二：不克讼，归而逋，其邑人三百户无眚。

《象》曰：不克讼，归而逋窜也。自下讼上，患至掇也。

不克讼归而逋者，此非个人之讼，为团体之讼，如小国受质于盟主也。讼不胜，归而逋逃，故《象》曰：归逋窜也。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者，来讼之人，为一团体之主，归而逋逃，其邑人三百户则无眚，勿连坐也。不安下之常而上讼，其患可谓自取，故《象》曰：患至掇也。掇，取也。

六三：食旧德，贞厉，终吉。或从王事，无成。

《象》曰：食旧德，从上吉也。

食旧德贞厉终吉者，小团体之主，设归而仍服稼穡之常，而食旧德（旧德，传世之业），食其食，而事其事（贞，事也），虽厉终吉。言安传世之旧业，不自为主而从上，则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从上吉也。设尚欲为一团体之主，而从王事，必无成也。

九四：不克讼，复即命，渝安贞，吉。

《象》曰：复即命，渝安贞，不失也。

不克讼复即命者，即，就也。命，本位也。不克讼之后，自反于心，复就己之本位也。渝安贞吉者，渝，变也。贞，事也。变其险健之行为，安其旧有之事业，则吉矣。如此则不失其旧有之事业，故《象》曰：不失也。

九五：讼元吉。

《象》曰：讼元吉，以中正也。

讼元吉者，九五听讼之主也。听讼之主，以公言解决一切之争，所以元吉也。《象》曰以中正也者，中则不偏，正则合理，故元吉。元吉，即大吉。不言大而言元者，元者，善之长也，听讼至善也。

上九：或锡鞶带，终朝三褫之。

《象》曰：以讼受服，亦不足敬也。

或锡之鞶带者，听讼之主虽中正，不能毫无过失。或误认为善者，而锡之鞶带也。终朝三褫之者，不终朝而知其误，至于三褫之。予夺一秉至公，仍不失其为中正也。《象》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者，言以讼受服，不仅险健，且诡诈矣。虽有鞶带之锡，亦不足敬。《左传》：敬，民之主也。言不足以为民之主也。

《讼》卦初爻，言人民自相争讼也。二爻，言团体之讼，讼不胜归而逃也。三爻，言讼不胜之后，当安其耕种之常也。四爻，言讼不胜之后，能安其耕种之常也。五爻，言听讼者一秉至公也。上爻，言听讼予夺之事也。团体之讼，虽有中正之主，有不能以讼解决者。三褫之后，其有不服者，不能不用师以解决之，故继之以《师》焉。

师

《序卦》：讼必有众起，故受之以《师》。《师》者，众也。

有众起者，非个人之争斗，为团体之争战矣。个人之争斗，可以讼解决之；团体之争战，非讼可能解决，故受之以《师》，所谓大刑用甲兵是也。《说文》：二千五百人为师。从币，从自，众意也。师之初起，不必二千五百人。从币，币，周币也。从自，自，小阜也，字亦作堆。言人众围绕，如小阜而一堆。师之取义如是。二千五百人为师，是周制。当时未有师制，人众而已，故曰：《师》者，众也。古文师作𠂔。朱骏声云：行师有进无退，故从𠂔（𠂔，进也）。兵凶，多丧亡。故从哭省。据朱氏之说，即《杂卦传》曰《师》忧是也。

《师》：贞，丈人吉无咎。

《彖》曰：《师》，众也。贞，正也。能以众正，可以王矣。刚中而应，行险而顺。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，吉又何咎矣。

《师》贞者，以师众解决团体之争战。师之本身，必以正行之，始能任其事，故曰贞。贞，正也。丈人者，《屯》所建之侯，平时谓之大人，《讼》卦利见大人是也。战时谓之丈人，《师》卦师贞丈人是也。（《说文》：父，从又。持杖目率教者。由持杖之义引申之。团体之长，率领民众，以事争战，即以丈人称之。）吉无咎者，言师之起，吉而无咎也。

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者，言以正率领民众，以正他人之不正，可以为王也。刚中而应者，以刚之德，居中之位，而民应也。行险而顺者，兵，凶事，故曰险；讨有罪，故曰顺。

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者，马融注：毒，治也。毒是督之借字。以此师众，督治天下，而民从之也。吉又何咎矣者，民从之，事之至吉也。虽有死伤舆尸之事，亦无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地中有水，《师》。君子以容民畜众。

地中有水《师》者，地能容水而畜之，则水日见其多，地日形其厚。《礼记》振河海而不泄，是也。君子以容民畜众者，君子法地中有水之象，而能容民畜众，所以督治天下而可以王也。

初六：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

《象》曰：师出以律，失律凶也。

师出以律者，《说文》：律，均布也。吹管以起众也。（当时未有行师之律，以管吹之，会聚众人，即谓之律。故后世音乐亦谓之律。）否臧凶者，臧，善也；否臧，即不善而失律也。失律号令不一，则凶矣，故《象》曰：失律，凶也。

九二：在师中吉。无咎。王三锡命。

《象》曰：在师中吉，承天宠也。王三锡命，怀万邦也。

在师中吉无咎者，言在师之中，事事皆吉而无咎。古时迷信甚深，以师之吉无咎者，是得天之保佑，故《象》曰：承天宠也。王三锡命者，王即丈人，能以众正可以王，即以王称之。王之命锡于其他未加入争战之团体，使之来归，故《象》曰：怀万邦也。

六三：师或舆尸，凶。

《象》曰：师或舆尸，大无功也。

师或舆尸凶者，战争之事，胜败无常，或小败而大胜。六三之舆尸，小败也。或有一部分之败，舆尸而走。此一部分之师则无功，故《象》曰：大无功也。凶者，言六三一

爻，非全卦也。

六四：师左次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左次无咎，未失常也。

师左次者，师之退而次舍也。既有舆尸之事，当未大胜，故左次也。无咎者，未失出师之常容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失常也。

六五：田有禽，利，执言。无咎。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。贞凶。

《象》曰：长子帅师，以中行也。弟子舆尸，使不当也。

田有禽利者，师退而田，田而获禽，故曰利。执言者，彼此互相执言也。无咎者，言虽有舆尸之凶而无咎也。无咎，即卦辞之无咎，指全师而言。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者，言长子帅师虽贞，弟子舆尸则凶也。（当时家国不分，长子即丈人。在师则言丈人，彼此互相称谓则言长子。弟子，年之少者。）所以贞者，以长子履中而行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中行也。所以凶者，以弟子才不当位，故《象》曰：使不当也。

上六：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

《象》曰：大君有命，以正功也。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。

大君有命者，师称丈人，怀万邦称王，彼此执言称长子，正功称大君。（或是当时有此称谓，或是后人记载如是，不可考。但如此称谓，亦有意义。《屯》卦称侯，《讼》卦称大人，与此同。）师归，大君有论功之命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以正功也。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者，师起家变为国，故曰开。家，即《蒙》九二子克家之家。家已早有，故曰承。小人，即舆尸之弟子。戒以后勿用小人，用则必乱邦，故《象》曰：必乱邦也。

《师》卦初爻，言出师之始也。二爻，言在师之中也。三爻，言战时有一部分之败也。四爻，言退师也。五爻，言师归途而田也。上爻，言师归后正功也。一用师而开国，开国之初，内则必与人民相亲比，外则必与他酋长相亲比，故继之以《比》焉。

比

《序卦》：众必有所比，故受之以《比》。《比》者，比也。

有众而无秩序则乱，故众必有所比也。有所比者，各事其事而有秩序。《周礼》：五家为比。所由来也。开国之初，第一件事，整理民众，使之各有所比。故《师》卦之后，受之以《比》也。《说文》：比，密也。二人为从，反从为比。（由比密义，引申为比辅、比亲义。）比密者，各安其事也。游牧生活，随人而行，故曰二人为从。耕种生活，各安其事，则不随人而行矣，故曰反从为比。《比》者比也者，开国之初，生活较裕，下之乐也；生活既裕，互相亲爱而比辅于上，上之乐也。上下皆以比而乐。《杂卦传》曰《比》乐是也。

《比》：吉。原筮元永贞。无咎。不宁方来，后夫凶。

《彖》曰：《比》，吉也。《比》，辅也，下顺从也。原筮元永贞，无咎，以刚中也。不宁方来，上下应也。后夫凶，其道穷也。

《比》吉者，《比》，开国之初也；《师》起而开国，则吉矣。原筮元永贞无咎者，原，再也；元，善也；贞，事也。古者，大事皆以卜筮决之，再筮而善，则各永安其事，而无咎矣。不宁方来者，无饮食不宁之小团体，皆来辅我也。后

夫凶者，夫，读扶。其后来者则凶也。

《比》吉也《比》辅也下顺从也者，《比》之所以吉，以其内辅也。内辅，即下顺从也。以刚中也者，言《比》之主，以刚健之德，居中正之位也。上下应也者，前言下顺从，内比只有己方之下顺从；后言上下应，不宁方之上与其下，皆来应也。其道穷也者，后来比者，其道因阻塞而穷也。

《象》曰：地上有水，《比》。先王以建万国，亲诸侯。

地上有水《比》者，水比附于地上也。水必比于地，始能安其流；民必比于君，始能安其家；小国必比于大国，始能安其位。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者，先王观地上有水之象，建万国，使民各附于其君，而有所比。亲诸侯，使小国皆附大国，而有所比也。

初六：有孚，比之，无咎。有孚盈缶，终来有它，吉。

《象》曰：《比》之初六，有它吉也。

有孚比之无咎者，孚，信也。民信而比之，自无咎矣。有孚盈缶者，民以饮食之故信我，我以盈缶之饮食比之也。终来有它吉者，民终日来相比附，虽无目前之利，必有将来之利，故《象》曰：《比》之初六，有它吉也。

六二：比之自内。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比之自内，不自失也。

比之自内者，欲求外比，必先内比也。内比，自整理国内人民之事。当时虽未有外附，而国内已治，故《象》曰：不自失也。贞吉者，贞，事也。有整理之事焉，惟贞然后吉也。

六三：比之匪人。

《象》曰：比之匪人，不亦伤乎。

比之匪人者，自整理其人民，而人民有不受整理者，此比之匪人也。比之而不受比，此真可伤之事，故《象》曰：不亦伤乎。

六四：外比之。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外比于贤，以从上也。

外比之者，内既比，外自来比之也。贞吉者，外比当有外比之事，如《大象》之亲诸侯是也。外比当爱抚小团体之主，俾率其人民而来比，故《象》曰：外比于贤，以从上也。外比于贤者，爱抚小团体之主也。以从上者，率其民从上而来比也。

九五：显比，王用三驱，失前禽，邑人不诫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显比之吉，位正中也。舍逆取顺，失前禽也。邑人不诫，上使中也。

显比王用三驱者，合众小团体之长而田猎，以显比功之成也。三驱，田猎之仪式也。《象》曰显比之吉位中正也者，显比之所以吉，比主之位，既中又正也。失前禽者，田猎之事也。来则不拒，去则不追。去者逆，舍之；来者顺，取之，故《象》曰：舍逆取顺，失前禽也。邑人不诫者，人民之和也。上不扰民，民亦不自扰，而无诫心。因上所使之人，皆行乎中道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上使中也。

上六：比之无首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比之无首，无所终也。

比之无首凶者，九五比功告成，而武力之君，终不可以为万国之主，故曰比之无首。非无首也，不能为首也，故凶。有为首之武力，无为首之文德，所谓马上得之，不

能马上治之也。《象》曰无所终也者，言不能终为万国之主也。

《比》卦初爻，言比之初也。二爻，言内比也。三爻，言内比，而有不受比之民也。四爻，言外比，而小团体之主率其民以来比也。五爻，言比功告成，田猎以显武功也。上爻，言武力不可以为首也。武力既不可为首，必以文德懿之。建万国，亲诸侯，不可专以武力，田猎以懿文德，故继之以《小畜》焉。

小 畜

《序卦》：比必有所畜，故受之以《小畜》。

《比》卦九五显比，是比功告成。虽失前禽，而获禽必多。将所获之禽，归而畜之，故曰比必有所畜。《说文》：畜，田畜也。田而有所获，畜之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玄田为畜。玄田，当是𡗗田之误。王筠曰：𡗗古文作𡗗。𡗗下云：从𡗗，引而止之也。𡗗与牵同意。牵，前引也。从牛，象引牛之縻也。今综各字观之，恍然于牵、畜二字皆从𡗗，非从玄也。是𡗗田者，牵引所获之禽，归而畜之也。获禽牵归而畜，此野禽所以变为家畜也。郑玄注：畜，养也。言养禽于家也。（家从宀，从豕，即养禽于家。）养禽于家，以备他日之食，养禽即所以自养。谓之小者，所畜不多也，故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小畜》，寡也。

《小畜》：亨。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。

《彖》曰：《小畜》，柔得位而上下应之，曰《小畜》。健而巽，刚中而志行，乃亨。密云不雨，尚往也。自我西郊，施未行也。

《小畜》者，《比》之后会田猎得禽而畜之也。亨者，嘉之会也，故曰亨。密云不雨者，仰而射鸟，见密云不雨之状。（《说文》：𠂔，鸟飞上翔不下来也。从一、𠂔，象鸟飞之形。游牧时代，射鸟而食，𠂔形上翔至于一。一，天也。仰而射鸟，见密云不雨之状。）自我西郊者，会田猎之地也。

柔得位而上下应之者，《师》与《比》贵乎刚，《小畜》会民众而田猎，宜以柔也。柔得领导民众之位，而上下应之，所谓嘉会也。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者，有乾健之德，而有巽顺之行。柔外而刚中，志行而事亨也。尚往也者，尚上同，言鸟飞上翔不下来也。（《小过》：密云不雨，已上也。已上与尚往同。）施未行也者，《说文》：施，旗貌。言会田猎于西郊，而旌旗未成行列也。《大象》之懿文德，文德即旌旗之属，《左传》所谓昭文章是也。未成行列，其凌乱可知。此《小畜》之后，所以继之以《履》，辩上下定民志也。

《象》曰：风行天上，《小畜》。君子以懿文德。

风行天上者，风气遍于万物，草木拆甲，枝叶萌生，皆有文采之可观也。君子以懿文德者，懿，美也。君子法风行天上之象，以旌旗之属，为戈矛之文饰也。《小畜》以前，只有戈矛类之武器，无旌旗类之文章。

初九：复自道，何其咎，吉。

《象》曰：复自道，其义吉也。

复自道者，道，道路。自西郊而归之道，会田猎而归也。何其咎吉者，事得其宜，无咎而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其义吉也。义，宜也。

九二：牵复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牵复在中，亦不自失也。

牵复吉者，牵所获之禽，归而畜之也。牵禽而归，其事至吉。《象》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者，在中，在归途之中也；不自失，所牵之禽，无有走失也。

九三：舆说辐，夫妻反目。

《象》曰：夫妻反目，不能正室也。

舆说辐者，舆，会田猎所乘之车；辐，车轮之辐。《说文》：有辐曰轮，无辐曰轻。《老子》三十辐共一毂是也。说、脱同。言舆轮之辐脱也。夫妻反目者，会田猎时，夫妻同往，归途，夫妻因说辐之故相争，至于反目。开国之初，毫无礼教，当然不能正其室，故《象》曰：不能正室也。

六四：有孚，血去，惕出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有孚惕出，上合志也。

有孚者，九三反目之夫妻，至是而孚也。血去者，因反目而伤害之血已去也。惕出者，畏惧之心，悠然而生也。无咎者，血去，惕出，则无咎也。所以有孚惕出者，因在上者制之而止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上合志也。

九五：有孚，挛如，富以其邻。

《象》曰：有孚挛如，不独富也。

有孚者，六四之有孚，反目之夫妻而孚；九五之有孚，会田猎之全体，上下皆孚也。挛如者，《说文》：挛，系也。九五之挛如，即九二之牵复。九二言个人，九五言团体，各人皆系所获之禽而归也。富以其邻者，言人人皆有所获。其有不获者，分以与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不独富也。

上九：既雨既处，尚德载。妇贞厉。月几望，君子征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既雨既处，德积载也。君子征，凶，有所疑也。

既雨者，密云不雨之雨，至是而雨矣。既处者，牵复与牵如之人，至是而处矣。尚德载者，不仅牵复牵如之生禽，尚载有所得之死禽也。德、得同。故《象》曰：德积载也。妇贞厉者，妇，即夫妻反目之妇，虽有干事之才而贞，而有反目之行而厉，有所养无所教也。月几望者，言田猎归来之日也。君子征凶者，征，行也。君子即懿文德之君子，当上下未辩，民志未定之时，如有所行则凶也。《象》曰有所疑也者，疑，读如碍。君子所以征凶者，以其上下未辩，民志未定，所以有碍也。

《小畜》初爻，言会田猎始罢而归也。二爻，言牵所获之禽而归也。三爻，言归途中有相争之事也。四爻，言相争而制止也。五爻，言各有所获而归。其有不获者，分以与之也。上爻，言有所养而无所教也。《左传》：春蒐、夏苗、秋猕、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，归而饮至，以数军实。昭文章，明贵贱，辨等列，顺少长，习威仪也，即《小畜》之遗。但《小畜》时只有旌旗之属以昭文章，而贵贱未明，等列未辩，少长未顺，威仪未习，此《小畜》上九之君子，所以征凶也。故继之以《履》焉。

履

《序卦》：物畜然后有礼，故受之以《履》。

物既畜，有以养，而后可以教也。《论语》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富之。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教之。古今定义也。《比》之建万国，亲诸侯，庶之也。《小畜》之懿文德，富之

也。《履》之辩上下，定民志，教之也。（儒家之政治思想是历史的。孔子答冉有之问，当是上古政治发展有如此之趋势。）《师》未起以前，一群小团体，酋长而已。《师》起以后，由《比》之庶，《小畜》之富，酋长变为君主。《履》卦，君主登位之始也。庶而后富，富而后教。酋长时代以刑教。《蒙》卦初六之利用刑人，上九之击蒙是也。君主时代以礼教。《履》卦君子以辩上下，定民志是也。《说文》：礼，履也。所以事神致福也。礼即履帝位所行之礼。礼之缘起，始于饮食。以饮食之礼，扩充为履帝位之礼。《说文》：履，足所依也。从彳，从夊，会意。舟象形。尸声。按尸即是人，言人着履也。上古以皮为市，蔽前不蔽后。进而有衣常，再进而有履。登位而言履者，当时惟君主有履，其人民皆无履也。履帝位之后，事务繁多，日不暇给，不遑宁处。故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履》，不处也。

履虎尾，不咥人。亨。

《彖》曰：《履》，柔履刚也。说而应乎乾，是以履虎尾，不咥人。亨。刚中正，履帝位而不疚，光明也。

履虎尾不咥人亨者，以履虎之咥人不咥人，而为履帝位之决定也。《小畜》会田猎以后，推一人为共主，以履虎决之。有智勇兼优者，履虎而不受虎之咥，群奉以为君也。马融注：咥，齧也。其勇能屈虎，其智能驯虎，亨则可以履帝位矣。

柔履刚也者，《小畜》之柔得位，而履帝位之刚也。说而应乎乾者，有和说之色，应上天之庥也。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，以刚健之德，居中正之位，有履虎不咥之亨，即履帝位而不疚矣。疚，《说文》作𢇇，贫病也。马融注：疚，

病也。光明也者，光，广也。其势力广大，其声名明显也。

《象》曰：上天下泽，《履》。君子以辩上下，定民志。

上天下泽者，居高临下，如履帝位而临下也。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者，君子法上天下泽之象，以辩上下之等，而定民志也。

初九：素履，往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素履之往，独行愿也。

素履者，《书大传》：著其素。注：素，始也。素履，始履也。言履虎以决帝位之开始也。往无咎者，凡参加履虎之人皆往，只有咥不咥之吉凶，必无咎也。《象》曰独行愿也者，独，各自独也。参加履虎之人，于始往之时，各欲如愿而偿也。

九二：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幽人贞吉，中不自乱也。

履道坦坦者，履道，履虎决定帝位之场所也。坦坦，广而平也。幽人贞吉者，幽人，参加履虎之人，意态宁静而镇定，心正而事吉也。其所以吉者，以其镇定，故《象》曰：中不自乱也。

六三：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咥人，凶。武人为于大君。

《象》曰：眇能视，不足以有明也。跛能履，不足以与行也。咥人之凶，位不当也。武人为于大君，志刚也。

眇能视跛能履者，有勇无智之人而履虎，为虎所咥而伤，而目眇矣，而足跛矣。眇虽能视而不明，故《象》曰：不足以有明也。跛虽能履而难行，故《象》曰：不足以与行也。履虎尾咥人凶者，有勇无智，不能履而履，至有咥人之凶，此人不足以当帝位矣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武人

为于大君者，武人徒有刚强之志，不可以为其主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志刚也。

九四：履虎尾，愬愬，终吉。

《象》曰：愬愬终吉，志行也。

愬愬终吉者，《子夏传》：愬愬，恐惧貌。履虎愬愬恐惧，则不仅恃勇矣，恐惧防卫，不为虎所啗，终则吉也。九四履虎之人，即九二之幽人。未履之前，中不自乱，方履之际，愬愬恐惧。终吉由于贞吉也。初九《象》曰独行愿也者，言各人独抱之愿。九四《象》曰志行也者，不言愿而言志，愿则徒有是愿，志则坚贞不渝也。

九五：夬履，贞厉。

《象》曰：夬履贞厉，位正当也。

夬履贞厉者，夬，决也。决九四终吉之人，而履帝位也。其志虽正，其事则危。贞，正也。厉，危也。以正处危，其位始固，故《象》曰：位正当也。

上九：视履考祥，其旋元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元吉在上，大有庆也。

视履考祥者，履帝位之后，巡视所应行之事，曰视履。《孟子》：巡狩者巡所守也。是其遗也。视履之时，考天时人事之妖祥，曰考祥。《周礼》：视祲……以观妖祥。是其遗也。其旋元吉者，视考既毕而旋也。元吉即大吉。《象》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者，在上之人，视履而考其祥，故曰在上。非一人之庆，人民皆有庆，故曰大有庆。

《履》卦初爻，言履虎以决帝位之开始也。二爻，言履虎之场所，及参加履虎人之态度也。三、四爻，言履虎争决之时。三爻，言履虎而伤，以见徒有勇者失败也。四

爻，言履虎而不伤，以见智勇兼优者得胜也。五爻，以三、四爻之胜败，决定履帝位之人，而履功告成也。上爻，履帝位以后所有之事也。《履》卦以履虎决定帝位，上古此种行为，在中国任何古书中所未纪载者，而在《易》中得之。自汉以来，注易者皆未言及，而自我发见之。一字一句，解说毫不勉强。《履》卦可当上古一篇争帝位之文读，次序井然。上爻视之考之，皆是履帝位以后之事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履》，不处也。履不处，指上爻而言。不处，而视之考之，则泰而安矣，故继之以《泰》焉。

泰

《序卦》：履而泰然后安，故受之以《泰》。《泰》者，通也。

履帝位之后，万国咸服。《书·禹贡》：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声教，讫于四海。小国顺于下，共主安于上，故曰：履而泰然后安，受之以《泰》也。《说文》：泰，滑也。从𣥂，从水，大声。言两手合而取水而水滑也。水滑者，手不能阻水之意，引申为通，故曰：《泰》者，通也。《泰》卦之通，九州攸同，交通无阻也。（《泰》卦之通，不可确知何时期，至少在商之前。）有通必有塞，通之极，塞之始也，故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否》、《泰》，反其类也。

《泰》：小往大来。吉。亨。

《彖》曰：《泰》，小往大来，吉亨。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内阳而外阴，内健而外顺，内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

小往大来者，言共主巡狩之时少，故曰小往。小国来

朝之时多，故曰大来。《书·舜典》：五载一巡狩，群侯四朝。言五载之内，天子巡狩者一，诸侯来朝者四。是其类也。吉亨者，其事吉，其运亨也。

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者，天地相交则气和，而万物发生，《需》之时也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者，上下交则民孚，而意志金同，《泰》之时也。内阳而外阴，内健而外顺，内君子而外小人者，内共主国，外诸侯国，阳尊阴卑，健刚顺柔，共主之位日尊，诸侯之位日卑，共主之行日健，诸侯之行日顺。君子即共主，小人即诸侯也。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者，君子之道，统一之道；小人之道，分据之道。上下辩，民志定，则分据者日趋统一矣。此《履》卦辩上下，定民志之效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地交，《泰》。后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

天气下行，地气上升，天地交之象也。天地交则泰矣。履帝位为诸侯之共主，故称后。后法天地交之象，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。财，栽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栽，筑墙长版也。栽有围土就范义。《管子·心术篇》：圣人因而栽之。财成，制裁而成也。天地之道，即天地交而万物通，草木生长之道，耕种是也。（《需》之耕种是初期时事，此则已入二期时也。）辅，辅也。相，助也。辅而助之也。辅相天地之宜者，教民耕种，左右人民之生活。左右，今用佐佑。

初九：拔茅茹，以其汇。征吉。

《象》曰：拔茅征吉，志在外也。

拔茅茹以其汇者，《说文》：茹，钁马也。挈借为段。

《说文》：𦍋，牵引也。郑玄注：茹，牵引也。《说文》：彙，彙虫也。似豪猪而小，今作猬，或作蝟，段借为彙。《说文》：彙，草木彙字之貌。郑玄注：汇，类也。彙字之貌相类也。喻臣下牵引同类而仕也。征吉者，征，行也。奉君命而行，则吉也。通《泰》之世，臣下牵引同类而仕，奉君命而行，志在发扬国威于外，故《象》曰：志在外也。

九二：包荒，用冯河，不遐遗。朋亡，得尚于中行。

《象》曰：包荒，得尚于中行，以光大也。

包荒者，荒，兪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兪，水广也。郑玄注：荒，虚也。（虚非空虚之虚，即今所用之墟字。）言网罗人才而众广也。用冯河不遐遗者，冯，溯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溯，无舟渡河也。言用有武力之人，而不遐遗也。（《论语》：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。冯河，即《泰》卦冯河之遗。暴虎，即《履》卦履虎之遗。孟子时，犹有以善搏虎著名者。）朋亡得尚于中行者，言网罗人才而无朋党，不遗遐远，不昵朋比，所以得尚于中行也。如此网罗人才，自能广大，故《象》曰：以光大也。光，广也。

九三：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。艰贞，无咎。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。

《象》曰：无往不复，天地际也。

无平不陂者，言洪水已降，平地成陂而可居也。无往不复者，言居处既定，往复频繁也。艰贞无咎者，艰，即《书·益稷》艰食之艰。贞，事也。水土既平，艰难有事于耕种，则无咎矣。勿恤其孚者，《说文》：恤，忧也。艰贞无咎，则无忧而孚矣。于食有福者，《说文》：福，备也。勿恤其孚，则于食无不备也。所以能如此者，以天地交而万物

通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天地际也。际，交之谓也。

六四：翩翩，不富以其邻，不戒以孚。

《象》曰：翩翩不富，皆失实也。不戒以孚，中心愿也。

翩翩不富以其邻者，《说文》：翩，疾飞也。言人民田猎，射鸟翩翩而落之状。射获之鸟，不自以为富，持以赠邻，故《象》曰：皆失实也。《国语·楚语》问蓄聚积实，《说文》：实，富也。不富，即失实。言皆，可见其与邻之多。不戒以孚者，以前人民，互相争斗，田猎时尤甚，今则不戒以孚矣。九三之其孚，耕种之孚也。六四之以孚，田猎之孚也。中心和说，毫无隔阂，故《象》曰：中心愿也。

六五：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

《象》曰：以祉元吉，中以行愿也。

帝乙归妹者，帝，《履》卦履帝位之帝。乙，甲乙之乙，帝之号也。（以十干为帝号，商代犹然。）妇人谓嫁曰归。归妹，嫁女也。《诗何彼秣矣序》：虽则王姬，亦下嫁于诸侯。帝乙归妹之遗也。以祉元吉者，《说文》：祉，福也。福，备也。女子多有不嫁者，今备礼而嫁，吉之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中以行愿也。言男女各行中心之所愿也。

上六：城复于隍，勿用师，自邑告命。贞吝。

《象》曰：城复于隍，其命乱也。

城复于隍者，《说文》：隍，城池也。有水曰池，无水曰隍。复，即覆字。城隍而覆于隍中也。泰之极，即否之始。有小国来攻，城隍而覆也。（《坎》、《离》时，始有城隍之雏形。言城隍者，后世记事之笔也。）勿用师者，师，众也。众不为其所用也。自邑告命贞吝者，自邑而逃出，发告求之命令，则不能为诸侯之共主矣，虽贞而吝也。有告

命之贞，众不为所用，则命乱矣，故《象》曰：其命乱也。

《泰》卦初爻，言臣下牵引同类之文人以进也。二爻，言臣下牵引同类之武人以进也，悉是朝廷之泰也。三爻，言人民耕种而足食也。四爻，言人民田猎而馈邻也，悉是社会之泰也。五爻，言帝乙嫁妹，是皇室之泰也。上爻言小国来攻，众不听命也。泰极而否，故继之以《否》焉。

否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终通，故受之以《否》。

《孟子》：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此历史螺线进步必然之事也。由《屯》而《蒙》，则取妇吉，子克家，稍有家庭之形式矣。由《蒙》而《需》，则需于酒食，稍知耕种之事业矣。此真草昧之世也。由《需》而《讼》，以饮食之故，互相争斗，而执正于酋长矣。由《讼》而《师》，由个人之争战，为团体之争斗，用甲兵以定之矣，此酋长时代也。由《师》而《比》，建万国，亲诸侯，则国家之形式立矣。由《比》而《小畜》，建旌旗以懿文德，稍有文化之发见矣。由《小畜》而《履》，履帝位，辩上下，定民志，而共主立矣。由《履》而《泰》，共主既立，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，则泰极矣。日盈则昃，月盈则亏，自然之象也。治极则乱，通极则塞，必然之事也。自《屯》草昧初开以来，循螺线进步之例，至于《泰》，则帝位已固，民志已定，生活已裕。虽不能确定是何时期，大概相当历史上虞夏初期。以自然律言，物不可以终通，故受之以《否》也。《否》者，《泰》之反，泰一治，则否一乱，故《杂卦传》曰：

《否》《泰》，反其类也。此《易》上经一段落也。

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，大往小来。

《彖》曰：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，大往小来，则是天地不交，而万物不通也。上下不交，而天下无邦也。内阴而外阳，内柔而外刚，内小人而外君子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也。

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者，《说文》：否，不也。引申为闭，为隔，为塞，为不通。《释文》：否，闭也。《广雅》：否，隔也。王肃注：否，塞也。崔璟注：否，不通也。上下之门闭，则上下之情隔；上下相交之意塞，则上下相交之路不通。人类以交通而生存，今不通，非人道。故曰否之匪人。当此之时，不利君子之事。贞，事也。大往者，如下堂见诸侯之类；小来者，如群侯不朝之类。当时虽不至于乱，但否塞不通，必至于乱。《刘向传》：否者，闭而乱。是也。

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者，如水旱饥馑之类。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者，如太康失国之类。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者，内虽共主，日形其卑；外虽诸侯，日形其尊。内以卑而愈柔，外以尊而愈刚，是诸侯居内，共主居外也。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者，内自贬为诸侯，外相争为共主，小人分据之道日长，君子统一之道日消，此否之必至于乱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地不交，《否》。君子以俭德避难，不可荣以禄。

天气上升，地气下降，闭塞不通，《否》之象也。君子处《否》之时，当收敛其德，以避上下不交，天下无邦之难。不可荣心于利禄。荣，萦之借字。《论语》所谓邦无道则隐是也。

初六：拔茅茹以其汇，贞吉。亨。

《象》曰：拔茅贞吉，志在君也。

初六拔茅茹以其汇，与《泰》之初九同。《泰》初九以行而吉。（《泰》初九，征吉。征，行也。）《否》初六，以正而吉。（贞，正也。）《泰》不言亨者，泰之时当然亨也。《否》言亨者，《否》之初，以正行之而亨也。《否》之吉，与《泰》之吉不同：《泰》志在外，欲发展国力于外；《否》志在君，君有失德之行为，而思有以匡救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志在君也。

六二：包承，小人吉，大人否。亨。

《象》曰：大人否亨，不乱群也。

包承者，《说文》：承，奉也。奉，承也。奉、承义同。皆下奉承以进上之意。初六之志在君，以正行之，此则所网罗之人，皆奉承君主而已。小人吉大大否者，小人以说君为事，于小人之本身则吉。大人以匡君为事，于大人之本身则否也。（六二之大人，即九五之大人。）亨者，大人以匡君为事，不入于小人之群，故《象》曰：不乱群也。

六三：包羞。

《象》曰：包羞，位不当也。

包羞者，《说文》：羞，进献也。从羊。羊，所进也。进献于君，其貌必恭。恭而无礼则丑，引申为羞辱之羞。《广雅》：羞，辱也。言六三所网罗者，皆可羞辱之人也。大人尽去，小人盈廷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言在位之臣，皆不当位也。当此之时，否塞极矣，否极则通，故九四之有命无咎也。

九四：有命，无咎。畴离祉。

《象》曰：有命无咎，志行也。

有命无咎者，六二之大人，去位之后而有命。（六三虽不言大人去位，《象传》言位不当也，则大人已去位可知。九四虽不言大人有命，九五言大人吉，则其命为大人之命可知。）大人此时之命，民众从否未可知，则必无咎矣。畴离祉者，畴，即《书·洪范》之九畴。卜筮之类。离，丽也。祉，福也。有命之后，卜筮之丽于福，则大人之命，民众从矣，故《象》曰：志行也。言大人之志行也。

九五：休否，大人吉。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

《象》曰：大人之吉，位正当也。

休否大人吉者，自有命畴离祉之后，而否渐以息止矣。休，息止也。此大人有命之后，一吉事也。大人能负荷天下之重任，而当位矣。故《象》曰：位正当也。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者，否塞虽息止，而未届亨通之时，大人出而负荷重任，天下几亡。（李鼎祚云：其与几同。其亡，即几亡也。）系之于大人之身，犹系之于苞桑之本也。（孔颖达《正义》：桑之为物，其根众也，众则牢固之义。）

上九：倾否，先否后喜。

《象》曰：否终则倾，何可长也。

倾否先否后喜者，《说文》：倾，仄也。引申有覆义。侯果云：倾，犹覆也。五爻之否，息止之而不增，否犹未去也。上爻之否，倾覆而去矣，所以先否后喜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否终则倾，何可长也。言否之终极，倾覆去之，不可长久也。

《否》卦初爻，言否之初，有匡直辅翼之臣，虽衰犹未败也。二爻，言虽有邪佞谄谀之臣，犹有匡直辅翼之臣，虽败犹可支持也。三爻，言在位皆邪佞谄谀之臣，否之极

也。四爻，言否塞有将通之朕兆也。五爻，言大人出而负荷天下之重任也。上爻，言否去喜来，开同人之局也，故继之以《同人》焉。

同 人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终否，故受之以《同人》。

同人者，代表一群团体之自称。《否》九五之大人，有系苞桑之望，一群民众向往之。此时否虽倾而犹未覆，民众群聚，谋所以覆否，当是共主失民众之望。民众拥护《否》九五之大人，群聚而谋。此自《屯》以后，第一次革命也。虽《否》九五之大人，有系苞桑之望，但是毫无组织，亦不能自标一名目，群聚一处，曰同人而已。惟是虽无组织，实能团结，而有先号咷后笑之象。设不团结坚固者，必不能相持至三年之久。团体虽坚固，犹有亲疏之见存而同于宗，故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同人》，亲也。

同人于野，亨。利涉大川。利君子贞。

《彖》曰：《同人》，柔得位得中，而应乎乾，曰《同人》。《同人》曰：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乾行也。文明以健，中正而应，君子正也。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。

同人于野亨者，民众群聚于野，谋覆否共主之事也。《否》之共主，既上下之情隔，《同人》之民众，又情意相亲，其事则亨也。亨者，嘉之会也。言民众嘉会于野也。利涉大川者，谋覆共主，出于同人之心。同人一心，涉大川而往，无不利也。利君子贞者，谋覆共主，虽则同人一心，而必利君子主之而统其事。贞，事也。君子，即《否》九五

之大人也。

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者，君子虽已得位，尚柔正位，故曰柔。乾，君道也。君子为同人之中心，未履君位而行君道，故曰应乎乾。《同人》曰者，一群之众，未有名称，命之曰同人。《同人》曰，同人之宣言也。（程《传》、朱《本义》皆以“同人曰”三字为羡文，非是。）乾行也者，嘉会于野，涉大川而行，行人君之事也。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者，同人所群奉之君子，有知识而又有武力。知识，文明也。武力，健也。处中正之位，而上下应之，所行皆君子之道也。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也者，唯行正道之君子，能通天下之志而系众望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与火，《同人》。君子以类族辨物。

天与火《同人》者，火在天下，其明未广，《同人》象也。民众群聚一处，当非一族，君子因而类之，曰类族。器械谓之物，辨器械之良窳，曰辨物。此总言同人治军旅、数军实之事也。

初九：同人于门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出门同人，又谁咎也。

同人于门无咎者，嘉会之后，振旅而出，毫无阻滞而无咎。始出门之时，尚未遇敌，当然无咎，故《象》曰：又谁咎也。

六二：同人于宗。吝。

《象》曰：同人于宗，吝道也。

同人于宗吝者，宗，君子宗也。类族之后，惟同于宗，其度未广。程颐曰：是有所偏与，在同人之道，为私狭矣，故可吝。程说虽非古史，可借用。出门之后，惟同于宗，

所见狭矣，故《象》曰：吝道也。

九三：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岁不兴。

《象》曰：伏戎于莽，敌刚也。三岁不兴，安行也。

伏戎于莽者，《说文》：戎，兵也。兵，械也。莽，艸之借字，艸薳也。遇敌而伏戎于艸薳之中，敌力高强，不能猝胜，故《象》曰：敌刚也。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者，或升高而望之，相持至于三年之久，而不兴起以进。《说文》：兴，起也。从舁，从同。同用力也。三岁不兴之兴，是兴之本义。虽不兴起以进，而能安部伍之常，故《象》曰：安行也。行，是行列之行。

九四：乘其墉，弗克攻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乘其墉，义弗克也。其吉，则困而反则也。

乘其墉者，《说文》：墉，城垣也。三年之后，伺敌之懈，而乘其墉矣。夫乘其墉，未免有侥幸之心，故《象》曰：义弗克也。义，宜也。弗克攻吉者，敌犹强，攻之不克，退而自守，犹不失为吉，故《象》曰：其吉。则困而反则也者，言弗克攻虽困，退兵犹有法则也。

九五：同人先号咷而后笑，大师克相遇。

《象》曰：同人之先，以中直也。大师相遇，言相克也。

同人先号咷而后笑者，同人之先，乘其墉而攻弗克，故号咷也。后退兵自守，未受损失，故笑也。乘墉而攻，自以为理直气壮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中直也。大师克相遇者，弗克攻，退而自守，皆有法则，大师未有损失，能相遇聚于一处，故《象》曰：相克也。克，能也。

上九：同人于郊，无悔。

《象》曰：同人于郊，志未得也。

同人于郊无悔者，覆否之共主，犹必努力进行，乘墉弗克攻而无悔也。同人于野，始谋也。同人于郊，结《同人》之终，开《大有》之始。当此之时，同人之志未获遂，故《象》曰：志未得也。

《同人》卦初爻，言出兵之始也。二爻，言君子之度量未广也。三爻，言与敌人相持之久也。四爻，言乘隙攻城而弗克也。五爻，言退兵之事也。上爻，言退兵振旅，预备第二次之进攻也，故继之以《大有》焉。

大 有

《序卦》：与人同者，物必归焉。故受之以《大有》。

与人同者，言《否》九五之大人能与人同之。当其初，人虽同而未归也，故乘墉弗克攻。《同人》上九《象》言志未得也，然与人同，物终归之，物归而亨于天子。《大有》上九，吉无不利矣。《同人》之所以未得志者，以其同于宗故；《大有》之所以吉无不利者，以其厥孚交如故。《同人》厚于亲，《大有》信于众，故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大有》，众也。

《大有》：元亨。

《彖》曰：《大有》，柔得尊位。大中而上下应之，曰《大有》。其德刚健而文明，应乎天而时行，是以元亨。

元者，善之长也。亨者，嘉之会也。《同人》有会而无长，以无组织，是以志未得。《大有》以有组织而有长矣，是以公用亨于天子。

柔得尊位者，《大有》之柔，即《同人》之柔，以有组织而位尊，故曰得尊位。大中而上下应之曰《大有》者，既得

尊位，居大中而上下应，其局面大于《同人》矣，故曰《大有》。其德刚健而文明者，《大有》之君子，即《同人》之君子，其德与《同人》无异，《同人》文明以健，《大有》刚健而文明，加一刚字而已。应乎天而时行者，《同人》以未有组织，只应乎乾；《大有》以有组织，应乎天而时行也。是以元亨也者，《大有》所以异于《同人》者，元也。元，长也。组织而有长也。《大有》之组织，不仅于卦辞中见之，《彖》辞《同人》曰得位，《大有》曰得尊位；《同人》曰中，《大有》曰大中；《同人》曰健，《大有》曰刚健；《同人》曰应乎乾，《大有》曰应乎天而时行；《大有》之本体，与《同人》无异，只有组织而已。此《同人》所以亨，《大有》所以元亨也。

《象》曰：火在天上，《大有》。君子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

火在天上，其明已大，《大有》象也。君子以遏恶扬善者，《大有》时代，政治尚未发达，对于恶，未有罚之法律，遏之而已。对于善，未有赏之规章，扬之而已。其遏恶扬善，顺自然之作为。故曰：顺天休命。

初九：无交，害匪咎，艰则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《大有》初九，无交害也。

无交者，交，傲之借字。（《诗·桑扈》：彼交匪傲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、作匪傲匪傲。《说文》无傲字，傲即傲）《说文》：傲，傲幸也。言勿如《同人》乘其墉而傲幸也。害匪咎者，言《同人》之弗克攻，虽为害而非咎也。艰则无咎者，言自知其艰，谨慎行之，则无咎矣。《大有》之初，无交知艰，虽有害而不足为害，故《象》曰：无交害也。

九二：大车以载，有攸往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大车以载，积中不败也。

大车以载有攸往者，大车，出兵之车也。以载，所载之军实也。大车载军实，有攸往而攻敌矣，以军实充足，立于不败之地，故《象》曰：积中不败也。

九三：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。

《象》曰：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害也。

公用亨于天子者，公，各小团体所归之长也。天子，《大有》之君子。克敌以后，因此嘉会，推为天子也。不言天子用亨于公，而言公用亨于天子者，此会是推天子之事，故以公为主也。小人弗克者，言小人弗克与会也。攻敌之时，有不用命之小人，有害于事，不使与会，故《象》曰：小人害也。

九四：匪其彭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匪其彭无咎，明辩晰也。

匪其彭无咎者，匪，分之声借。《周礼·廩人》：以待国之匪颁。匪颁，即分颁。匪分双声。彭，干宝云：骄貌。王肃云：壮貌。此说可用。自小人弗克与会之后，分别骄壮之人，而遏其恶，则无咎矣。其所以无咎者，以其辨别明晰之故，故《象》曰：明辩晰也。

六五：厥孚交如，威如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厥孚交如，信以发志也。威如之吉，易而无备也。

厥孚交如者，《说文》：孚，一曰信也。交，上下相交也。上下相交，彼此相孚也，故曰交如。《同人》虽能通天下之志，犹悬揣言之，言其理可能也。《大有》之厥孚交如，是据实言之，言其事实能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信以发志也。威如者，《左襄传》：有威而可畏谓之威。有威而行所无事，故曰威如。以力服人者，不谓之威；以信孚人者，始谓

之威，故《象》曰：易而无备也。吉者，信威并行而吉也。

上九：自天祐之，吉，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：大有上吉，自天祐也。

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，祐，助也。助出自天，则吉无不利矣。《大有》之所以上吉，非仅人助，而又有天助也，故《象》曰：自天祐也。

《大有》卦初爻，言布命令于众也。二爻，言出兵时军实充也。三爻，言军事成功，众推为共主也。四爻，言居天子之位，而辨别贤否也。五爻，言信威兼施也。上爻，归功于天，武功告成也。武功告成，既庶而谋所以富之，此共主之所有事也，故继之以《谦》焉。谦者，教民稼穡，富之事也。

谦

《序卦》：有大者不可以盈，故受之以《谦》。

《说文》：谦，敬也。从言，兼声。兼，并也。从又，持禾。手持一禾为秉，手持二禾为兼。秉之义，引申为握权。是握一团体之权，谓之秉；握众团体之权，谓之兼。《大有》公用亨于天子之后，《大有》之君子握众团体之权矣。人民离不开生活，人君之政治，惟为人民谋生活之一事。《说文》：盈，器满也。从皿。皿，饭食之用器也。有大者不可以盈者，言人民归以后可谓有大，然不可以一己之生活满足而已无事。故曰不可以盈，而必谋人民之生活满足。故受之以《谦》焉。谦，教民稼穡之事也。（谦，从言。教之也。从兼声，稼穡之事也。）谦训敬者，敬

其事也。古者田猎耕种,多以车行,人君教民稼穡,当乘车也。故《杂卦传》曰:《谦》轻。《说文》:轻,轻车也。从车,圣声。圣,水脉也。教民稼穡,乘车涉川而行,故曰轻车,轻而便利也。《系辞》:谦也者,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言致恭于稼穡之事,以存君位。又《系辞》:《谦》,德之柄也。言握教民稼穡之柄也。

《谦》:亨。君子有终。

《彖》曰:《谦》,亨。天道下济而光明,地道卑而上行。天道亏盈而益谦,地道变盈而流谦,鬼神害盈而福谦,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,尊而光,卑而不可逾,君子之终也。

《谦》亨者,会合人民,教以稼穡也。孔子告冉有为政之道,庶之,富之,教之。《大有》,庶之也。《谦》,富之也。政治以庶之始,以教之终也。君子有终者,当《谦》之时,未遑言教,而以富之教之也,故曰有终。

谦之会合而亨者,以天气下降而风雨调和,地气上升而黍稷茂盛,故曰:天道下济而光明,地道卑而上行。言耕种得天地之道也。盈者,人君一人之生活满足。谦者,谋人民之生活满足也。天道亏人君之盈,而益人民之谦;地道变人君之盈,而流人民之谦;鬼神害人君之盈,而福人民之谦;人道恶人君之盈,而好人民之谦。故谦既可以存人君之位,又可以执人君之柄,但须卑以自牧耳。神农之教,与民并耕而食。饔飧而食,古代当有此种情形。即谦尊而光,卑而不可逾之谓。教民稼穡,生活是政治之始终,故曰君子有终。

《象》曰:地中有山,《谦》。君子以裒多益寡,称物平施。

《孟子》:水由地中行,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。地中有

山之象也。又《孟子》：后稷教民稼穡，树艺五谷。《谦》之事也。哀多益寡称物平施者，收获之后，哀收获之多者，益收获之寡者，称物之情而施之，使得其平。皆是教民稼穡之所有事也。

初六：谦谦君子，用涉大川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也。

谦谦君子者，教民稼穡，曰谦，日以稼穡教民为事，曰谦谦。君子教民稼穡、牧牛之事亦自为之，故《象》曰：卑以自牧也。《说文》：牧，养牛人也。用涉大川吉者，洪水初平，有事耕种，必涉大川。此谦谦之君子，率人民涉大川以耕种，吉之事也。

六二：鸣谦，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鸣谦贞吉，中心得也。

鸣谦贞吉者，稼穡之事，对人民公布之，曰鸣谦。贞，事之干也。贞吉，言稼穡之事也。君子知《大有》之后，必须继之以谦。谦之道，久积于中，至是始鸣之，而人民听命焉，故《象》曰：中心得也。

九三：劳谦君子，有终吉。

《象》曰：劳谦君子，万民服也。

劳谦君子有终吉者，与民并耕，曰劳谦。教民稼穡，努力于始，不懈于终，故曰终。六二之鸣谦是始事，只君子之心自得。九三之劳谦是终事，得万民之说服，故《象》曰：万民服也。

六四：无不利，撝谦。

《象》曰：无不利撝谦，不违则也。

无不利撝谦者，教民耕种，其有不能耕种者，曰撝谦。

《说文》：𦍋，裂也。从手，为声。为，母猴也。𦍋谦，其耕种之动作，如猴之动作，卤莽灭裂也。然虽不能耕种而能听命令，故无不利。何以知其能听命令？《象》曰：不违则也。不违则，听命令之谓也。

六五：不富以其邻，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：利用侵伐，征不服也。

不富以其邻者，邻，邻邑也。《孟子》：汤使亳众往为之耕。言汤不自以为富而代葛耕也。《孟子》虽言汤，古代当常有此种之事，教民稼穡之后，其邻有不能耕者，君子不独自富，使民往教之耕也。《泰》六四，不富以其邻，田猎之事，《谦》六五，不富以其邻，耕种之事也。利用侵伐无不利者，使民往教之耕，犹不听教，则侵伐其国土，而无不利矣。其所以无不利，以其不服稼穡之教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征不服也。

上六：鸣谦。利用行师，征邑国。

《象》曰：鸣谦，志未得也。可用行师，征邑国也。

鸣谦者，六二之鸣谦，对己国而鸣；上六之鸣谦，对邻国而鸣。对己国而鸣，人民听之；对邻而鸣，邻国不听，故《象》曰：志未得也。利用行师征邑国者，邻国不听，惟有行师而已。六五之利用侵伐，豫备时期也。上六之利用行师，实行时期也。行师征不服之邑国，故《象》曰：征邑国也。

《谦》卦初爻，言率人民涉大川，为预备耕种之始也。二爻，言宣布耕稼之方法于民众也。三爻，言与人民并耕也。四爻，言人民有不能耕者，而听教惟谨，不违法则也。五爻，言邻邑不能耕，使民往教而不听，则预备侵伐之也。

上爻，言侵伐不服教之邑国而行师也。行师虽是实行时期，然必多所豫备，而不可率尔从事也，故继之以《豫》焉。

豫

《序卦》：有大而能谦必豫，故受之以《豫》。

《说文》：豫，象之大者。大象其行步安详，故豫训为安。《尔雅》：豫，安也。处事安详者，必深思远虑，故豫又训为备。释文：豫，备也。《荀子·大略篇》：先患虑患谓之豫。处事安详，有备无患，而心和乐，故豫又训为乐。《尔雅》：豫，乐也。《豫》卦含有三义，而豫备之义为多。有大而能谦必豫者，既庶而富，安乐义也。《谦》卦上六，利用行师，征邑国，行师必豫备，故受之以《豫》者，豫备义也。安久则懈，乐久则惰，备久则缓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豫》怠。《说文》：怠，惰慢也。《周语》：可先而不备，谓之怠。豫本无怠义，豫久而不豫，此豫之所以怠也。

《豫》：利建侯，行师。

《彖》曰：《豫》，刚应而志行，顺以动，《豫》。《豫》顺以动，故天地如之，而况建侯行师乎！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。《豫》之时，义大矣哉！

《谦》之利用行师者，未建侯也，《豫》则先建侯而后行师。侯既建，检阅军队，《豫》之事也。刚应而志行者，刚，所建之侯。应，《大有》之众应之。志，征邑国之志。言征邑国之志，至是可行矣。《豫》顺以动者，《说文》：顺，理也。《尔雅》：顺，陈也，叙也。陈列军队，叙而理之，检阅之事也。先事而备谓之豫。《礼记》凡事豫则立是也。故

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者，《说文》：如，随从也。豫则无所不立，天地亦随从，而况建侯行师之事乎！天地以顺而后动，故日月不贰，四时不差，圣人以顺而后动，故刑罚清明，万民咸服，不仅建侯行师一事而已。《豫》之时义大矣哉者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出地奋，《豫》。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

雷出地奋《豫》者，雷，响于天而发于地。奋，雷之豫也。作乐崇德者，作乐以崇《谦》教稼穡之德也。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者，殷，盛也。未行师之前，盛享上帝，以祖考配之，行师之豫也。称先王者，《谦》之君子，建侯为统帅，作乐崇德之事，称先王以行之也。

初六：鸣豫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初六鸣豫，志穷凶也。

鸣豫凶者，鸣豫，检阅军队之命令。豫备之时检阅军队，未免有穷高极远之志。志太过则凶，故《象》曰：志穷凶也。《说文》：穷，极也。言穷高极远也。

六二：介于石，不终日。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不终日，贞吉，以中正也。

介于石者，介，马融作拑，注：触小石声。检阅军队于沙砾之上，足触小石之声，言检阅之地也。不终日者，言检阅之时也。贞吉者，初六以志穷而凶，六二以中正而吉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中正也。

六三：盱豫，悔。迟有悔。

《象》曰：盱豫有悔，位不当也。

盱豫悔者，《说文》：盱，张目也。张目而视军队，行列

不整齐，而有恨于心也。《说文》：悔，恨也。迟有悔者，《说文》：迟，徐行也。有，又之借字。言徐行而视之，仍不整齐，而又恨也，故“象”曰：位不当也。位不当，行列不整齐之谓。

九四：由豫，大有得，勿疑，朋盍簪。

《象》曰：由豫大有得，志大行也。

由豫大有得勿疑者，由，马融作犹。犹豫，迟疑也。言行视不整齐之军队，而心犹豫也。大有，即《大有》之众。得，行步得得也。言《大有》之众，得得而行，虽行列不整齐，而侵伐邑国之志，终勿疑而改变，故《象》曰：志大行也。朋盍簪者，朋即《大有》之众。《尔雅》：盍，合也。簪，荀爽作宗。簪宗双声。言所建之侯，《大有》之众所共宗也。

六五：贞疾，恒不死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贞疾，乘刚也。恒不死，中未亡也。

贞疾者，贞，事也。言检阅军队，悔而又悔，至于疾之也。《大有》之众，当检阅之时，有桀骜不整齐者，故《象》曰：乘刚也。刚，即桀骜者。恒不死者，恒，恒心。言征邑国之心，不以军队之不整齐而稍灰，虽犹豫而有恒心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中未亡也。亡即忘。

上六：冥豫。成有渝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冥豫在上，何可长也。

冥豫者，冥，郑玄读为鸣。初六鸣豫，检阅军队之始事。上六鸣豫，检阅军队之终事也。成有渝无咎者，《说文》：成，就也。渝，变也。言将已成就之军队而改编，则无咎矣。然以行列不整齐之军队，以征邑国，仅能无咎而

已，故《象》曰：冥豫在上，何可长也。冥豫在上者，言在上之人，虽宣布军队已豫备。何可长也者，言不整齐之军队，不可长久也。

《豫》卦初爻，言检阅军队之始事，志极高远也。二爻，言检阅军队之地与时也。三爻，言检阅军队，见其不整齐有恨于心也。四爻，言虽犹豫勿疑，所以为众之宗也。五爻，言军队虽不整齐，而征邑国之心终不忘也。上爻，言检阅军队之终而改编之也。六五之恒不死，上六之成有渝，则行师之事决矣。故继之以《随》焉。随者，《大有》之众，随《豫》之侯以行也。

随

《序卦》：豫必有随，故受之以《随》。

《说文》：随，从也。言检阅军队之后，《大有》之众，随《豫》之侯以行也。《豫》之检阅军队，行列不整齐，似乎不可用，只以征邑国之心不改变，卒改编率以随从。但未整齐之军队，率以征邑国，仅随从而已，故曰随。一群之众，以义言，未闻征伐之故，以事言，未谙军旅之故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随》，无故也。《墨子》注：故，所得而成也。随之无故，安能有成？随之而已。当此之时，一切组织皆极幼稚，《大有》之众，随一人以征邑国，随之而已。即随一人以为生活，毫无其他之目的，尚未脱酋长时代之习惯也。

《随》：元、亨、利、贞。无咎。

《彖》曰：《随》，刚来而下柔，动而说，《随》。大亨贞无咎，而天下随时，随时之义大矣哉！

元者，善之长也。亨者，嘉之会也。利者，义之和也。贞者，事之干也。《否》九五之大人之为长，故曰元。《同人》之亲，《大有》之众，同归而聚会，故曰亨。《谦》之教民稼穡，各得其宜而和，故曰利。《豫》为检阅军队之事，故曰贞。元、亨、利、贞，俱备于《随》，可谓大吉。而仅无咎者，以民众不知其故而随之也。

刚来而下柔者，《豫》所建之侯虽刚，军队皆不整齐而柔也。动而说《随》者，刚虽来而动，下仅说而随之也。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者，大亨，大会也。贞，征邑国之事也。大会而征邑国，所以无咎者，以其说也。所以仅得无咎者，以其柔也。时会所趋，天下皆随时而来，故曰：随时之义大矣哉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中有雷，《随》。君子以向晦入宴息。

泽中有雷，其声势虽广阔，而不巨大，犹行列不整齐之军队随之而行，人数虽众多，而不精劲也。向晦者，日将暮也。宴息者，宴安休息也。军队之中当日夜警戒，不遑安息。今向晦而入宴息，以见民众爱戴之诚，而毋用警戒也。以民众爱戴，故称君子也。

初九：官有渝，贞吉。出门交有功。

《象》曰：官有渝，从正吉也。出门交有功，不失也。

官有渝贞吉者，官，分领军队之长。改编之先，分领军队之长，首有变更也。（《九家易》：渝，变也。）以正直之人分领军队，其事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从正吉也。出门交有功者，出门，官有渝之后，使之出门改编军队也。交，与民众相交，改编军队之事也。有功，改编之后，军队稍整齐也。有功，非对于外战胜而言，是对于内改编而言，故

《象》曰：不失也。

六二：系小子，失丈夫。

《象》曰：系小子，弗兼与也。

系小子失丈夫者，《说文》：系，繫也。《孟子》赵注：系，犹缚结也。即编系之义，交之事也。行列不整齐之军队，编系小子，则失丈夫。小子，懦弱者也。丈夫，强健者也。若并懦弱之人而并编系，则失强健者，故《象》曰：弗兼与也。

六三：系丈夫，失小子。随有求，得。利居贞。

《象》曰：系丈夫，志舍下也。

系丈夫失小子者，言小子与丈夫，不能兼与，则不如编系丈夫而失小子。六三之失小子，有意失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志舍下也。舍，捨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捨，释也。《广雅》：捨，置也。《释文》：捨，废也。皆此义。下，即小子。随有求得利居贞者，相随之众，有求必得而利，可以处事矣。

九四：随有获，贞凶。有孚在道，以明何咎。

《象》曰：随有获，其义凶也。有孚在道，明功也。

随有获贞凶者，《说文》：获，猎所得也。言相随之众，以田猎而有所获也。军队之行，中途田猎，虽有所获，其事至凶，故《象》曰：其义凶也。义，宜也。有孚在道，以明何咎者，官有渝之后，上信于下，下亦信于上，故曰有孚。在道途之中，上下相孚，彼此明白而无他，虽有田猎之凶事而无咎，故《象》曰：明功也。言彼此明白之功也。

九五：孚于嘉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孚于嘉*，位正中也。

孚于嘉吉者，《说文》：嘉，美也。从豆，加声。豆，陈乐立而上见也。言上下交孚，陈乐以会而吉也。所以吉者，以主帅以正而居中位，上下孚之，故《象》曰：位正中也。

上六：拘系之，乃从维之。王用亨于西山。

《象》曰：拘系之，上穷也。

拘系之乃从维之者，九四之有孚，在道而孚也。九五之有孚，陈乐为会而孚也。其征邑国拘系之众，或有未孚而不服者，乃从而维之也。王用亨于西山者，西山，未能确指何地。称王者，大会之时，邑国已克，拘系之众已服，故称王也。《说文》：王，天下归往也。天下归往，大极矣，故《象》曰：上穷也。穷，极也。

《随》卦初爻，言变更分队长，改编之始也。二爻，言改变军队，强弱不可兼与也。三爻，言舍弱编强也。四爻，言军队在途田猎以戏也。五爻，言改编之后，上下交孚而为会也。上爻，言拘系邑国之众，大会于西山而称王也。称王以后，其事加多，故继之以《蛊》焉。《蛊》者，事也。

蛊

《序卦》：以喜随人者必有事，故受之以《蛊》。《蛊》者，事也。

《说文》：蛊，腹中虫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，皿虫为蛊，晦淫之所生也。引申为蛊惑。蛊，乱义。《释文》：蛊，惑也，乱

* 按：《十三经注疏》本“嘉”下有“吉”字。

也。惑乱为蛊，治惑乱亦为蛊。蛊者，事也，治蛊之事也。《蛊》卦所言，治蛊之事。以喜随人者必有事者，豫，喜也。（豫训乐，故为喜。）既豫而随从之，必有事焉。事，教之事也。《大有》庶之，《谦》富之，《蛊》教之。《蛊》不继《谦》而继《随》者，以《豫》之局未定，自《随》上六王用亨于西山以后，大局定矣，故受之以《蛊》也。何其知其是教之事？《大象》言振民育德，固已知之。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爻，皆言干父之蛊，干母之蛊，为父母服劳，所以教孝也。上九不事王侯，其志可则，可见蛊非国事，是家事也。儒家的伦理学说，缘古代教孝之习惯而成。（余别有《儒家学说之缘起与完成及其变迁》一文，兹不述。）因知蛊之事，教孝之事也。教孝何以名蛊？古者穴居野处，必多蟲虫。《匡谬正俗》引《风俗通》云：恙，噬人虫也。善噬人心，人每患苦也，故人相见，辄问无恙。是则蛊者，为父母驱蟲虫之事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蛊》则飭也。飭，整飭修齐之谓。《礼记》：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盖齐家即所以治国也。家言齐者，整飭修齐也。此由驱蟲虫之事而推言之也。

《蛊》：元亨。利涉大川。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

《彖》曰：《蛊》，刚上而柔下，巽而止，《蛊》。《蛊》元亨，而天下治也。利涉大川，往有事也。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，终则有始，天行也。

元亨者，元，长也；亨，会也。君位既定，大会民众，蛊之事也。利涉大川者，利，和也。涉大川赴会而民和也。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者，嘉会之日也。先甲是辛，后甲是丁，《尚书·益稷》：娶于涂山，辛壬癸甲，启呱呱而泣，予弗子，惟荒度土功。教孝之事，亦在荒度土功之内也。不言

后甲三日丁者，《尚书》纪事之文，与《周易》稍异。犹之后庚三日不言癸丑，言既生魄也。

刚上而柔下者，刚，君也，上也；柔，下也，民也。巽而止《蛊》者，动而说，《随》之时也，巽而止《蛊》之时也。而天下治也者，君位既定，大会而天下治也。往有事也者，涉大川而往有嘉会之事也。终则有始天行也者，先甲三日，始也；后甲三日，终也。既先之而又后之，教孝之事，行天之经，特重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风，《蛊》。君子以振民育德。

《论语》：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风必偃。山下有风者，教之象也。教以孝，所以振起人民，而育其德行也。

初六：干父之蛊，有子，考无咎。厉，终吉。

《象》曰：干父之蛊，意承考也。

干父之蛊者，《说文》：干，筑墙耑木也。引申为干事之干，干父之事也。事而谓之蛊者，为父驱蠱虫之事，犹后世孝子驱蚊之类，言子善体父意而干父之蛊，故《象》曰：意承考也。有子考无咎者，有子干父之蛊，而考无咎矣。厉终吉者，有蛊虽厉，有子能干，而终吉也。

九二：干母之蛊，不可贞。

《象》曰：干母之蛊，得中道也。

干母之蛊不可贞者，《说文》：父，巨也。母，牧也。据文字训诂，古人对于父常存畏惧之心，对于母常存恃爱之心。初六干父之蛊，能承父意。九二干母之蛊，子不可之。贞，正也。正而后可以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得中道也。中非中正之中，是中下之中。干母之蛊，子不可干，正而后干，

仅得中道。

九三：干父之蛊，小有悔。无大咎。

《象》曰：干父之蛊，终无咎也。

干父之蛊，不能承父意而小有恨于心。《说文》：悔，恨也。虽小有悔而无大咎，故《象》曰：终无咎也。

六四：裕父之蛊，往见吝。

《象》曰：裕父之蛊，往未得也。

裕父之蛊往见吝者，《国语》：布施优裕。注：裕，缓也。言干父之蛊，迟缓而不急也，虽往而见吝矣。古代父子之亲不甚密，故九三之小有悔，六四之往见吝，上虽教之，下或不奉教焉，故《象》曰：往未得也。言教孝之令，虽先之三日，后之三日，而未得也。

六五：干父之蛊，用誉。

《象》曰：干父用誉，承以德也。

干父之蛊用誉者，誉，称誉也。六四之未得，用誉以鼓励之。则是教孝之事，已为社会所注重矣。凡干父之蛊者，皆得社会之称誉，故《象》曰：承以德也。德，得也。得社会之称誉也。

上九：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

《象》曰：不事王侯，志可则也。

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，以干父用誉以后，人民皆以干父之蛊为荣，而以不事王侯，干国之事为高尚矣。不干国事而干父蛊，其高尚之志，可为人民法则，故《象》曰：志可则也。

《蛊》卦初爻，言干父之蛊，教人民之孝父也。二爻，言干母之蛊，教人民之孝母也。三爻，言教孝之令，人民

小有恨也。四爻，言教孝之令，人民不甚奉行也。五爻，言用誉以鼓励之也。上爻，言用誉以后，社会上有以不事王侯为高尚者，教孝之成也。教孝已成，社会之基础巩固，而德威日以大矣，故继之以《临》焉。临，大也。君主登位之卦也。

临

《序卦》：有事而后可大，故受之以《临》。《临》者，大也。

《说文》：臨，监臨也。从卧，品声。卧，伏也。品，众庶也。众庶伏于一人之下，一人监视而临之。**《穀梁传》：**《春秋》有临下之言。注：抚而有之也。此即《临》卦之义。**《临》**，君主登位之卦也，有居高视下之义。**《蛊》**之教孝以后，相随之民众，虽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，而对于相随之君子则拥戴焉。此君子所以可居高而临下也。有事而后可大者，事，**《蛊》**教孝以后，而拥戴者日多，德威日大。故受之以《临》者，德威大而登君位也。**《临》**者大也者，以德威大而登君位，以登君位而德威愈大。其所以愈大者，以教思无穷，保民无疆也。**《杂卦传》**曰：**《临观》**之义，或与或求。荀氏曰：临者，教思无穷，故为与。韩氏曰：以我临物，故曰与。此说皆可借用。言君主登位以后之事也。

《临》：元、亨、利、贞。至于八月，有凶。

《彖》曰：临，刚浸而长，说而顺，刚中而应，大亨以正，天之道也。至于八月有凶，消不久也。

《临》之元亨利贞，与**《随》**之元亨利贞同。**《随》**不过民众随之而已，故无咎。**《临》**则已登君位，其事繁多，吉

凶殊不可知，至于八月之后而有凶也。不言吉言凶者，防患之意。言八月者，古史幽远，莫知其言八月之故也。

刚浸而长者，刚，君也。登位之后，君之德威日以浸大，君之势力日亦浸长。说而顺者，民众皆说而顺之。刚中而应者，君居中正之位，而民众应之。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者，大会之后，君位以正，天与民归，行天之道也。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者，虽有凶事，忧患以临之，其凶必自消而不久。六三甘临无攸利，即有凶也。既忧之无咎，即消不久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上有地，《临》。君子以教思无穷，容保民无疆。

泽上有地者，洪水既平，大泽之上高土出焉，泽上有地之象也。于此地上举行君主登位礼也。君子，即登位之君主。《周易》于当代之君主，例称君子也。教思无穷者，教民之思无穷也。容保民无疆者，《春秋繁露》：容者，言无不容。言保民不分疆界，无所不容而保之也。

初九：咸临。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咸临贞吉，志行正也。

咸临贞吉者，《说文》：咸，皆也。行登位礼之开始，民众皆来也。贞，行登位礼之事。吉，登位而吉也。《否》九五之大人，自《同人》、《大有》以后，经《谦》之教民稼穡，《豫》之检阅军队，《随》之率众以行，《蛊》之教孝，至是登位之志，始如愿而偿，故《象》曰：志行正也。

九二：咸临，吉，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：咸临，吉，无不利，未顺命也。

咸临吉无不利者，九二之咸临，行登位礼以后也。程颐曰：吉者，已然如是也。无不利者，将然于所施为无所不

利也。此说可借用。已然之吉，即初九之贞吉。将然之吉凶难测，而希望其无不利也。《象》曰未顺命也者，咸来之民众，或有不顺命者，此希望无攸不利，而竟有不利也。

六三：甘临。无攸利。既忧之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甘临，位不当也。既忧之，咎不长也。

甘临无攸利者，王弼云：甘者，佞邪说媚不正之名也。此说可借用。登位之后，其官吏之中有佞邪说媚之人，故无攸利也。《象》曰位不当也者，言佞邪说媚之人，不当其位，所以至于八月有凶也。既忧之无咎者，言既能自忧，庶可免咎，故《象》曰：咎不长也。

六四：至临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至临无咎，位当也。

至临无咎者，王弼云：履得其位，尽其至也。《正义》：能尽其至极之善，故云至临。此说可借用。自初九咸临之后，其事虽吉，或不免有无攸利之事。自六三既忧之后，虽不利而咎不长。至六四兢兢业业，尽其至极之善，而至临矣。至临之所以无咎者，以其能用贤而贤者在位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位当也。

六五：知临，大君之宜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大君之宜，行中之谓也。

知临大君之宜吉者，居君位，知臣下之贤不肖曰：知临。六三之无攸利，能忧之，知不肖也。六四之无咎，由于能用贤，知贤也。六三之不当位，六四之当位，皆是臣下之位，六五之君能知之，故曰：大君之宜。能知贤不肖，则能行中道，不为臣下所蔽，故《象》曰：行中之谓也。

上六：敦临。吉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敦临之吉，志在内也。

敦临吉无咎者，敦，惇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惇，厚也。有大君之知，去六三之甘临，进六四之至临，不当位者去之，当位者用之，君位巩固而敦厚矣。六三之无咎，去不肖而无咎。六四之无咎，用贤而无咎。此皆由于有大君之知，用以治内，而治道加厚，故曰吉无咎。自《谦》卦六五利用侵伐以来，皆有事于外，至《临》卦登位，则注意于内治矣，故《象》曰：志在内也。

《临》卦初爻，言行登位礼之开始，民众咸来也。二爻，言登位后，咸来之民众，有未顺命者也。三爻，言去不当位之不肖也。四爻，言用当位之贤也。五爻，言知贤不肖为大君之宜也。上爻，言注意内治，而国基巩固也。国基巩固以后，一切皆有可观，故继之以《观》焉。

观

《序卦》：物大然后可观，故受之以观。

《说文》：观，谛视也。引申之：上观于下，为观示之观；下观于上，为观瞻之观。物大然后可观者，临登君位以后，君之德威，日以浸大，而民众仰之，此下观于上之观也。君之权势，日以侵大，而训示民众，此上观于下之观也。故受之以《观》者，观，是登位以后，以神道设教，训示民众，使民众有所瞻仰也。省方、观民、设教，此三者登位以后，观之事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临》《观》之义，或与或求。荀氏曰：观者，观民设教，故为求也。韩氏曰：物求观我，故曰求。此说皆可借用。荀氏之说，上观下之谓也。韩

氏之说，下观上之谓也。

《观》：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。

《彖》曰：大观在上，顺而巽，中正以观天下，《观》。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，下观而化也。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

《说文》：盥，澡手也。从臼，从水，临皿。《尔雅》：荐，进也。盥，澡手行祭祀之礼也。而不荐，边豆之属未进也。《周语》：信，文之孚也。《尔雅》：颙颙昂昂，君之德也。有孚，信孚于民众也。颙若，有仪可象而颙若也。以祭祀示民，国之大事，惟祭与戎也。杨时曰：盥而不荐，初未尝致物，威仪度数亦皆未举，而已有孚颙若。此说可用也。

大观在上者，执行祭祀之礼于上，可为民众之观也。顺而巽者，《说文》：巽，具也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注：巽，陈也。顺序具陈也。中正以观天下者，居中正之位，设祭祀之礼观民也。下观而化也者，盥尚未荐，而已有孚于民，君德之颙若也。祭祀是天之道，祭祀之后，天道顺序，而四时不差，人民和穆，此古圣人所以以神道设教也。天下说服，由于神道设教，此天子所以祭天地也。民国以前，历代首都皆设有天地坛，其来久矣。

《象》曰：风行地上，《观》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。

山下有风《蛊》者，山下之风，其范围小。风行地上《观》者，地上之风，其范围大。《蛊》之教孝，在《临》之前，未登君位也。《观》之省方观民设教，在《临》之后，已登君位也。省方，六四观国之光也。观民，九五观我生，观民也。设教，《彖》辞以神道设教也。称先王者，用以观示民众。故称先王也。

初六：童观，小人无咎，君子吝。

《象》曰：初六童观，小人道也。

童观者，童，同之借字。《列子·黄帝篇》：状不童而知童。状与我童者，爱而近之；状与我异者，疏而畏之。张湛注：童，当作同。民众同来观也。小人无咎君子吝者，民众同来观，秩序或有不整齐者，在小人则无咎，在君子则吝矣。（小人，谓非知识阶级；君子，谓知识阶级。）非知识阶级，秩序不整齐，小人常态，故《象》曰：小人道也。

六二：窥观，利女贞。

《象》曰：窥观女贞，亦可丑也。

窥观利女贞者，《说文》：闚，闪也。《字林》：闪，倾头门内视也。同来观之民众，有倾头在门内窃视者。窃视，是女子之行为，故曰利女贞。贞，事也。若男子而行窃视，则不雅矣，故《象》曰：亦可丑也。

六三：观我生，进退。

《象》曰：观我生进退，未失道也。

观我生进退者，朱熹曰：我生，我之行也。此说可借用。民众自观己窥观之行为可丑，因之或进或退而不安矣。虽不安尚未甚失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失道也。

六四：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

《象》曰：观国之光，尚宾也。

观国之光者，光，广也。广观各国也。利用宾于王者，《尔雅》：宾，协服也。利用祭祀之礼，广观各国，使协服于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尚宾也。

九五：观我生，君子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观我生，观民也。

观我生君子无咎者，六三之观我生，民众自观己之所行。九五之观我生，君主自观己之所行。行祭祀之礼以观民，君主自观己之所行，尚无不是，故曰君子无咎。初六之君子，指民众之有知识者。九五之君子，指君主。君子观民俗之美恶，故《象》曰：观民也。

上九：观其生，君子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观其生，志未平也。

观其生君子无咎者，我生，我之所行；其生，他之所行，君主观民众之所行也。君子，即初六之君子。无咎，已下观而化矣。然惟君子无咎，神道设教之志，尚未告成，故《象》曰：志未平也。《尔雅》：平，成也。

《观》卦初爻，言民众同来观也。二爻，言同来观之民众有窥观者也。三爻，言同来观之民众进退不安也。四爻，言君主观各国也。五爻，言君主观民众也。六爻，言神道设教之志尚未告成也。神道设教未能成功，惟有明罚敕法以治之，故继之以《噬嗑》焉。此《噬嗑》之所以利用狱也。

噬 嗑

《序卦》：可观而后有所合，故受之以《噬嗑》。嗑者，合也。

《说文》：噬，啗也。嗑，多言也。啗之义为啖。嗑，欲之借字，欲，合会也。噬嗑者，啖而合会也。噬嗑，是游牧时代言语。啖禽兽之肉曰噬，因之禽兽搏斗亦曰噬。单词不成语，加嗑形容噬之状为一语。用狱谓之噬嗑者，缘游牧时代言语之习惯，人搏斗曰噬，治人搏斗亦曰噬。此

《噬嗑》之明罚敕法，为用狱之卦也。可观而后有所合者，以神道设教，民众有一致之趋向也。故受之以《噬嗑》者，《观》上九之志未成，受之《噬嗑》以治之也。嗑者合也者，言语时代，音同即借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噬嗑》，食也。古代民众搏斗，皆为食也。

《噬嗑》：亨。利用狱。

《彖》曰：颐中有物曰《噬嗑》。《噬嗑》而亨，刚柔分，动而明，雷电合而章。柔得中而上行，虽不当位，利用狱也。

《噬嗑》亨者，《观》上九之志未平，继之以《噬嗑》而亨。神道设教所不能治者，以明罚敕法治之，此《噬嗑》之所以利用狱也。

颐中有物曰《噬嗑》者，噬嗑，是游牧时代之言语。颐中有物，形容噬嗑之状也。《噬嗑》而亨者，《观》之后，继之以《噬嗑》而亨也。刚柔分者，治民众之搏斗，刚健之民众与柔顺之民众，而分别其是非也。动而明者，刑罚之动，加于民众而公明也。雷电合而章者，雷电，天之威也。明罚敕法，君之威也。合，合情。章，定为章则也。柔得中而上行者，中，用狱之中也。上行，胜诉也。抑强扶弱，君主用狱之大用，柔顺者得用狱之中而胜诉，则刚强者即得用狱之中而败诉矣。虽不当位者，抑强扶弱，虽当于事理，未必当于事理，故曰虽不当位。利用狱也者，狱之大用，以情为重也。曾子时代，犹作如得其情之语。

《象》曰：雷电《噬嗑》，先王以明罚敕法。

雷电，天之威，天之刑也。噬嗑，古语之遗，君之刑也。君法天之威以为刑，故曰雷电《噬嗑》。明罚者，即《彖》辞之刚柔分动而明也。敕法者，郑玄云：敕，犹理也。

整理以为法，即《彖》辞之雷电合而章也。称先王者，奉先王之命以治民也。《周易》之例，非君主本身之事，含有制作之意者，则称先王。如《比》之建万国、亲诸侯；《豫》之作乐崇德；《观》之省方、观民、说教；《噬嗑》之明罚敕法；《复》之至日闭关；《无妄》之茂对时育万物；《涣》之亨于帝立庙，皆称先王也。

初九：履校灭趾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履校灭趾，不行也。

履校灭趾无咎者，《说文》：履，履也。履，足所依。校，木囚也。履校，足贯木械也。干宝云：履校，贯械。其说是也。灭，断也。趾，足也。灭趾，断其足，刖刑之始也。先械其足，复断其足，不言犯罪之由，可见罚之不公，非其咎也。如此用狱，其法不能通行，故《象》曰：不行也。

六二：噬肤，灭鼻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噬肤，灭鼻，乘刚也。

噬肤灭鼻无咎者，马融云：柔脆肥美曰肤。噬肤，争夺肥美之肉而食也。灭鼻，断其鼻，剕刑之始也。民众夺肤而食，断其鼻以罚之，罚之得中，故无咎。初九之无咎，指被刑者；六二之无咎，指用刑者。用刑得中，柔顺之民众，得中而上行，刚强之民众，得中而下行，故《象》曰：乘刚也。

六三：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遇毒，位不当也。

噬腊肉遇毒者，《说文》：昔、腊一字。腊，干肉也。昔之言夕也。经夕之肉，噬之遇毒，此爻仅言民众之夺食，不言君主之处罚，因其遇毒赦其夺食之罪，故《象》曰：位

不当也。言因其遇毒不罚，不当于君主之位也。小吝者，遇毒之人也。无咎者，赦其夺食之罪也。

九四：噬干肺，得金矢。利艰贞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利艰贞吉，未光也。

噬干肺得金矢者，陆绩曰：肉有骨谓肺。《周礼》：狱讼入钩金，束矢而后听之。古代当有罚金矢之事，赎刑之始也。有争夺干肺而食，则使纳金矢以罚之。不言纳言得者，就执法者一方面言之也。利，有利于执法者。艰，甚艰于犯法者。贞，事也。其事虽吉，其行难广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光也。光，广也。

六五：噬干肉，得黄金。贞厉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贞厉无咎，得当也。

噬干肉得黄金者，有争夺干肉而食者，则使纳黄金以罚之。黄金，重于金矢，其事更艰，故曰贞厉。事虽厉，罚当其罪而无咎。可见六五时罚罪之法能行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得当也。

上九：何校灭耳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何校灭耳，聪不明也。

何校灭耳凶者，王肃云：何，担也。何校于颈，犹屢校于足。灭耳，断其耳，刑之始也。先械其颈，后断其耳，不言犯罪之由。凶，罚之不明也。罚不明，由于听不聪，故《象》曰：聪不明也。初九不能通行，不言凶。上九聪不明，故言凶。爻辞太简，以《象》辞参之，可以意测。

《噬嗑》卦初爻，言屢校灭趾，不言犯罪之由，其法不可通行也。二爻，言噬肤，犯罪之由；灭鼻，执行之法也。三爻，言因遇毒，赦其噬腊肉之罪，执法不当也。四爻，言

噬干肺，罚金矢，其法施行未广也。五爻，言噬干肉，罚黄金，其法能施行而当也。上爻，何校灭耳，亦不言犯罪之由，以其听不聪也。专以刑罚治民，而民不可治，故继之以《贲》焉。《贲》者，饰也。饰之以文治也。

贲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苟合而已，故受之以《贲》。《贲》者，饰也。

《说文》：贲，饰也。饰，敝也。即今日所用之修饰义。贲，修饰之谓也。《贲》之修饰，果为何事，《易》未明言。《大象》言明庶政。庶政，民众之政也。以六四之匪寇婚媾推测之，当是修饰夫妇配合之事。再以贲字之本身考之，贲，从贝，从卉。（本作卉声，徐锴云：传写多声字。）《说文》：古者货贝而宝龟。《尚书·禹贡》：岛夷卉服。贝、卉二物，夫妇配合，用为礼品。此贲之所以名也。物不可以苟合而已者，以嗑、合同音之假借，又以合义之引申。合，男女配合也。不可苟合，必有物以饰之，故受之以《贲》也。《屯》六二之婚媾，随所遇而婚媾也。《屯》六四之婚媾，男女有所求而婚媾也。《贲》六四之婚媾，略备婚媾之礼也。《临》登君位以后，《观》致祭礼，《噬嗑》用狱，《贲》则制嫁娶矣。上古男女无别，贲修饰男女配合之事，略除野蛮劫夺婚姻之习惯，不足以言昏礼，要是《临》登位以后之一大事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贲》，无色也。以《仪礼·士昏礼》观之，用贝、卉二物以为男女配合之修饰，可谓朴实无色也。

《贲》：亨。小利，有攸往。

《彖》曰：《贲》亨，柔来而文刚，故亨。分，刚上而文柔，故小利有攸往。天文也。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。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

《贲》亨者，男女之嘉会也。小利者，男女嘉会而和。小，视《观》之祭礼，《噬嗑》之用狱，为小也。有攸往者，男女嘉会以后各有所往也。

柔来而文刚者，柔，女也。刚，男也。女来致贲之事于男。（文，即彰饰义。）分刚上而文柔者，男来致贲之事于女。（上，时掌切，与来同义。）女来文男，故亨。男来文女，故小利有攸往。交互言之，其实男女同是亨小利有攸往。天文也之上，郭京本有刚柔交错四字，刚柔交错，自然之交错。文明以止，人为之交错。文明，贲之事也。以止，女归于男也。（《说文》：歸，女嫁也。从止，从妇省，吕声。止，有女归于男训。）观天文，可以察雨暘燠寒风之变。观人文，可以知庶民繁殖而化成天下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火，《贲》。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狱。

古者穴居野处，多在山间。男女行配合之仪式时，焚火以助其兴趣，山下有火之象也。苗人跳月之俗，聚一群男女互相取求，酋长临视之。贲之修饰男女配合之事，虽未能明言其仪式若何，《彖》辞之柔来文刚，刚来文柔，即男女之互相取求也。君子，酋长之类，即《噬嗑》明罚敕法之君子。《说文》：庶，屋下众也。屋下众，男女互相取求之众也。庶政，男女互相取求之事也。明，临视指示之也。无敢折狱者，言君子于此时不能用狱也。

初九：贲其趾，舍车而徒。

《象》曰：舍车而徒，义弗乘也。

贲其趾者，修饰其足也。男女皆修饰其足来聚会也。其来之时，有乘车者，到聚会之处，则舍车而徒矣。其所以舍车者，其仪式不宜乘车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义弗乘也。《说文》：义，己之威仪也。

六二：贲其须。

《象》曰：贲其须，与上兴也。

贲其须者，《说文》：须，面毛也。古代人面上多毛，须不是颐下毛，如今人之须也。（段玉裁改面上毛为颐下毛，非是。）言面上之毛与头上之毛，同为修饰，故《象》曰：与上兴也。上，头上之毛。《说文》：兴，起也。从舁，从同。同用力也。言面上之毛与头上之毛，同用力而上起。

九三：贲如濡如。永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永贞之吉，终莫之陵也。

贲如濡如者，濡，需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需，𦓐也。𦓐，待也。言男女互相求取之时，各贲如而来（指初九、六二两爻），需如而待也。永贞吉者，男女互相求取之事已毕而吉也。求取已毕，不相陵越，故《象》曰：终莫之陵也。陵，𡗗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𡗗，越也。

六四：贲如皤如，白马翰如。匪寇婚媾。

《象》曰：六四当位，疑也。匪寇婚媾，终无尤也。

贲如皤如白马翰如者，郑玄、陆绩：皤，作蹠。董遇读皤为盘。马足横行曰皤。董遇云：翰，马头高昂也。此说皆可用。男女互相求取之事已毕，各乘马而归也。《象》曰当位疑也者，清某氏《跳月记》云：妍者奔妍者，媼者奔媼者，有数男求一女，而莫知所从者；有数女求一男，而莫知所择者，即此意。当位，女求男，男求女也。疑也，莫知

所从，莫知所择也。当其先，或有互相残害而为寇，至是则互相和好而为婚媾矣，故《象》曰：终无尤也。

六五：贲于丘园，束帛篋篋。吝，终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吉，有喜也。

贲于丘园束帛篋篋者，丘园，女子之家也。男女互相求取之后，各自归家。男子束篋篋之帛，贲于女子之家，行聘礼也。吝者，初嫌聘礼少也。终吉者，卒允许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有喜也。

上九：白贲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白贲无咎，上得志也。

白贲者，即《杂卦传》：《贲》无色之义，婚礼朴实也。无咎者，六五虽吝，终吉，是各安其朴实矣，故《象》曰：上得志也。上，尚也。尚得遂其互相求取之志也。

《贲》卦初、二两爻，言男女到互相求取之场。初爻，修饰其趾。二爻，修饰其须，互相求取之开始也。三爻，言男女互相求取之时也。四爻，言男女互相求取之事已毕而归也。五爻，言男子束篋篋之帛于女家致聘礼也。上爻，言朴实之礼已成也。《谦》之教稼穡，宁之也。《贲》之制嫁取，安之也，既宁且安，天下治矣。一治一乱，天道循环，故继之以《剥》焉。此《易》上经第二时期也。

剥

《序卦》：致饰然后亨，则尽矣，故受之以《剥》。《剥》者，剥也。

《说文》：剥，裂也。《杂卦传》：剥，烂也。剥，盖居处之庐及安身之床，皆裂烂也。何以知之？庐剥者，以上九

之小人剥庐知之。古者穴居野处，土溃而倾，谓之裂。床剥者，以初六、六二、六四知之，床为水浸坏，谓之烂。民众居处之庐及安身之床，既皆裂烂，君主谋为处理之。《大象》之上以厚下安宅是也。处理民居，惟有迁徙，上九之君子得舆是也。初爻剥床以足，二爻剥床以辨，四爻剥床以肤，由下而上，当是水浸。五爻贯鱼，上爻剥庐，水积更深，是水灾也。上爻载民迁徙，剥裂之庐，终不可用矣。贲，修饰男女配合之事也。致饰然后亨则尽矣者，男女各有配合，嘉会之事已毕，可以安居乐业矣。故受之以《剥》者，居初安而灾至，社会之一乱也。

《剥》：不利，有攸往。

《彖》曰：《剥》，剥也。柔变刚也。不利有攸往，小人长也。顺而止之，观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。

《剥》不利者，安身之床与居处之庐，俱烂裂而不利也。有攸往者，上九得舆而迁徙也。

《剥》剥也柔变刚也者，上剥是卦名，下剥是卦义。柔，是水。刚，是床与庐。水浸床与庐烂裂也。不利有攸往者，剥床剥庐是不利，得舆载民迁徙，是有攸往。小人长也者，小人，谓民众。即上九小人剥庐之小人。《周语》注：长，益也。言迁徙于民众有益也。顺而止之观象也者，言顺迁徙之路随在而止，以观可以居住之处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虚者，君子，即上九君子得舆之君子。消，水消也。息，止也。盈，水盈也。虚，空也。尚从向声，有向义。君子率领民众，向水消之处止而息之，水盈之处空而虚之也。天行也者，天道自然之行，言君子消息盈虚，法道自然之行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附于地，《剥》。上以厚下安宅。

穴居之庐，剥裂而溃，山附于地也。上，君主。下，民众。君主以民众之庐剥裂，有厚下之意，为之安宅也。厚下，君主之心。安宅，君主之行也。

初六：剥床以足，蔑。贞凶。

《象》曰：剥床以足，以蔑*下也。

剥床以足蔑者，马融云：蔑，无也。言水浸剥烂床足而无也。贞凶者，其事凶也。虽凶，其蔑在下，水犹未盛也。故《象》曰：以蔑下也。

六二：剥床以辨，蔑。贞凶。

《象》曰：剥床以辨，未有与也。

剥床以辨蔑者，马融云：“辨，足上也。《正义》谓床身之下，床足之上，足与床身分辨之处。此说可用。言水浸剥烂床辨而无也。贞凶者，如上释。虽凶，己身无与，水犹未甚盛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有与也。

六三：剥之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剥之无咎，失上下也。

剥之者，初六剥床足，六二剥床辨也。无咎者，蔑足蔑辨，其事虽凶，于身无咎。仅剥床下之足，足上之辨而已，故《象》曰：失上下也。

六四：剥床以肤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剥床以肤，切近灾也。

剥床以肤凶者，《说文》：肤，皮也。《礼记疏》：肤，革外薄皮。以肤，灾近自身，其凶过于初六之剥床以足，六

* 蔑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为“灭”。

二之剥床以辨也。初六、六二之凶，其事凶。六四之凶，切肤之凶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切近灾也。

六五：贯鱼，以宫人宠。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：以宫人宠，终无尤也。

贯鱼者，水浸愈深，有鱼衔尾而来也。以宫人宠无不利者，《说文》：宫，室也。宫人，同室之人也。《说文》：宠，尊居也。当是君主之所居也。鱼衔尾入室，同室之人避于君主之尊居，而无不利矣，故《象》曰：终无尤也。

上九：硕果不食，君子得舆，小人剥庐。

《象》曰：君子得舆，民所载也。小人剥庐，终不可用也。

硕果不食者，《尔雅》：硕，大也。水浸为灾，仅余硕大之果未食，其余皆食尽也。君子得舆者，水浸愈大，君子得舆，载民众以迁徙，故《象》曰：民所载也。小人剥庐者，民众之庐舍裂剥，不可复住，故《象》曰：终不可用也。

《剥》卦初爻、二爻，言剥之始，仅及床足与辨，水未盛也。三爻，言床足与床辨虽剥烂，与己身无与也。四爻，言剥肤已及己身，水浸盛也。五爻，言鱼衔尾入宫，民众避于君主之尊居，水大盛也。上爻，言民众之庐舍尽剥，君主以车载民众而迁徙也。迁徙得地，故业渐复，故继之以《复》焉。

复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终尽剥，穷上反下，故受之以《复》。

《说文》：復，往来也。从彳，复声。复，行故道也。中国民族由高原东下，今困水灾，西迁高处，本由西而东，今

又由东而西，为行故道，即《杂卦传》：《复》，反也。卦辞反复其道之义。以六三之频复观之，迁徙之时，民众当有恋居旧土不愿迁徙者，往来频仍，此又复之，所以名也。复，盖水灾剥庐之后，迁徙民众之事也。物不可终尽剥者，庐舍尽剥，若仍居故处，生计亦尽剥矣。然不可任其终尽剥也。穷上反下者，穷，从穴，躬声。言身在穴中经营也。反，从又，从厂。言手在厂下经营也。（厂，厓下可居者。）上在穴中经营，下在厂下经营，此复之事也，故受之以《复》焉。

《复》：亨。出入无疾。朋来无咎。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，利有攸往。

《彖》曰：《复》亨，刚反，动而以顺行，是以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。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，天行也。利有攸往，刚长也。《复》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

《复》亨者，因水灾迁徙而亨也。出入无疾者，疾，嫉之借字。《左昭九年传》谓之疾，注：恶也。迁徙之时，出入无所恶也。朋来无咎者，朋，众也。迁徙之时，众来无咎也。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者，反复往来于道路之中，七日而至来复之处。来复，迁徙已定，既来不往也。利者，其事和也。有攸往者，旧庐已剥，新居初定，民众皆有所往也。

刚反者，刚，君也。《广雅》：反，治也。复之所以亨，由于君主之治也。动而以顺行者，君主为迁徙之主动，民众随顺而行，所以出入无所恶，众至而无咎也。天行也者，向水之消处息之，水之盈处虚之，法天道自然之行。天行，即《剥·彖辞》君子尚息盈虚天行也之天行。《剥》卦之天行，在迁徙之前。《复》卦之天行，在迁徙之后也。刚

长也者，迁徙已定，民众有所往，君主之益也。（长，训益，见《剥》卦。）《剥》卦小人长也，为民众言。《复》卦刚长，为君主言。《复》其见天地之心乎者，居处已定，民心说而天地之心顺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在地中，《复》。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

雷在地中，其声隆隆。迁徙之初，民众掘土为穴，工作之声，隆隆然如雷在地中也。至日，至来复之地之日也。迁徙之始，闭关经营居处之事，于民众言，商旅不行；于君主言，省方不行也。言先王者，训示民众深其信仰也。

初九：不远复。无祇悔，元吉。

《象》曰：不远之复，以修身也。

不远复者，不以道路之远，而至来复之处也。无祇悔元吉者，《九家易》：祇，作敍。《广雅》：敍，多也。其迁徙之志无多悔，故大吉也。所以大吉者，旧庐已剥，决意迁徙，以善其身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修身也。《思玄赋》注：修，善也。

六二：休复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休复之吉，以下仁也。

休复吉者，《说文》：休，止息也。迁于来复之处，止息而吉也。六二之休复，未有坚决迁徙之志，随初九之不远复而迁徙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下仁也。仁，人也。下仁，随人而行也。

六三：频复。厉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频复之厉，义无咎也。

频复厉无咎者，《周书注》：频，数也。频复，数复也。

多数民众，既迁徙而又迟疑，反复其道而频复，其事甚危。（厉，危也。）无咎者，卒迁徙也。所以虽有反复之心而厉，卒以迁徙，宜其无咎，故《象》曰：义无咎也。义，宜也。

六四：中行独复。

《象》曰：中行独复，以从道也。

中行独复者，初九不远复，大吉矣。六二休复，吉矣。六三频复，厉矣。六四将迁徙未迁徙之时，立于道路之中行未定，而卒决意迁徙，故曰独复。从来复之道以行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从道也。

六五：敦复。无悔。

《象》曰：敦复无悔，中以自考也。

敦复无悔者，六三之频复，六四之独复，皆迁徙于来复之地，与初九之不远复，六二之休复，皆有以敦厚其土，而安定其居，曰敦复，敦，惇之借字。六三之频复不定，六四之决意独复，至是敦厚其土，安定其居而无悔也。其所以卒迁徙者，以其中心能自审度，故《象》曰：中以自考也。

上六：迷复。凶。有灾眚。用行师，终有大败，以其国君凶，至于十年不克征。

《象》曰：迷复之凶，反君道也。

迷复凶者，民众之中有一小团体，不了解迁徙之意，不肯迁徙，事之至凶者也。有灾眚者，有，又也。不肯迁徙之民众，反叛君主，另投一国，而又为灾眚也。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者，不得已行师征之，终至于大败，连其所投之国，其君并凶也。虽能大败，不能消灭，至于十年之久不能克而又征之也。以有迷复之众，至有十年之征。因其有反君之行为，故《象》曰：反君道也。

《复》卦初爻，言民众不以道路之远而迁徙也。二爻，言民众有随不远复而迁徙者也。三爻，言多数民众对于迁徙之事迟疑于心，来往不定也。四爻，言大众来往不定之内，有决定独迁徙者也。五爻，言初、二、三、四之民众，自迁徙之后，皆能敦厚其土，安定其居也。上爻，言有不了解迁徙之民众，投奔异国，至有十年之征也。虽有迷复者，而多数民众不逃亡散乱，可谓不妄矣，故继之以《无妄》焉。

无 妄

《序卦》：复则不妄矣，故受之以《无妄》。

《说文》：妄，乱也。从女，亡声。亡，逃也，妄之本训女逃而家乱也。《贲》卦之后，男女各得其所而安居。自《剥》卦庐舍剥裂，旧居不安，女多逃亡。《复》卦迁徙新居，各安其所，女无逃亡者，故曰复则不妄矣。故受之以《无妄》者，不妄之妄，是乱义，无妄之妄，是希望义。卦名《无妄》，合二义也。马融、郑玄、王肃皆云：妄，犹望，无所希望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自居处一方面言，《复》六五敦复，女无逃亡，则为不妄乱义也。自生活一方面，《无妄》六二不耕获、不菑畲，六三之灾，九五之疾，上九之眚，则为无希望义也。无希望，言出于意料之外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无妄》，灾也。新居初定，当有此种经过，灾眚之来，多出意料之外，于无所希望之中而求其不妄乱。此《无妄》之所以名也。

《无妄》：元、亨、利、贞。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。

《彖》曰：《无妄》，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，动而健，刚中而应。大亨以正，天之命也。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。无妄之往，何之矣？天命不祐，行矣哉！

《屯》之元亨利贞，草昧初创，仅利建侯而已。《随》之元亨利贞，民众随之，未知其故，仅无咎而已。《临》之元亨利贞，登君位后事务繁多，至于八月有凶也。《无妄》之元亨利贞，仅有元亨，其匪正有眚，不贞也。不利有攸往，不利也。匪正，即不贞；有眚，即《复》上九之有灾眚。迁徙之事，于君主言，可谓之贞。于民众言而有眚，可谓之不贞，故曰其匪正有眚。有攸往，即《复》卦辞之有攸往。迁徙之事，于君主言，则利；于民众言，生活未定，则不利，故曰不利有攸往。然无妄之君会聚民众，为民众谋正当生活事，现虽不利，将来必利，故《无妄》具有元亨利贞四德也。

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者，刚，君也。外，旧居也。内，新居也。率领民众自旧居来主于新居。主，室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室，宗庙室柝，言立宗庙于新居也。（当时虽未有宗法，立祖庙事当有之。）动而健刚中而应者，迁徙之始，其行动健全，居中正之位，民众应之也。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者，民众从而天心顺，君之命，即天之命也。《复》其见天地之心乎，事前言之；天之命也，事后言之。无妄之往何之矣者，言不贞不利，无所希望之往，而无所之，就民众方面言之也。天命不祐行矣哉者，言天命不祐新居，甚悔此行也，亦就民众方面言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下雷行，物与《无妄》。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。

天下雷行者，欲雨而不雨也。物，农作物也。迁徙之

初，民食为首，有雷无雨，农作物无所希望也。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者，马融云：茂，勉也。对，配也。勉配天时，育养万物，为民众谋生活也。称先王，对民众言也。

初九：无妄往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无妄之往，得志也。

初九之无妄，乱义也。迁徙之时，民众无妄乱而吉。

言君主有迁徙之志，民众随之而往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得志也。

六二：不耕获，不菑畲，则利有攸往。

《象》曰：不耕获，未富也。

不耕获不菑畲者，《说文》：耕，犁也。获，刈谷也。马融云：菑，田一岁。畲，田三岁。郑玄云：言必种之乃得获，先菑乃得畲。郑说可借用。迁徙之始，尚未定居，原未耕，何能得获？原未菑，何能得畲？故《象》曰：未富也。富，备也。言先时未备也。则利有攸往者，民众思以田猎代耕种，如《大畜》之利涉大川也。

六三：无妄之灾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。

《象》曰：行人得牛，邑人灾也。

六三之无妄，无希望义。无妄之灾，非意料所及之灾也。或系之牛者，或，不知谁何人。耕种之牛，或人系而去之也。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者，行人，行路之人，即或。邑人，居处之人，即迁徙者。迁徙之民众，其耕种之牛，为行路之人系之而去，而居处之人，得失牛之灾，故《象》曰：行人得牛，邑人灾也。

九四：可贞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可贞无咎，固有之也。

可贞无咎者，贞，耕种之事也。可贞，不因失牛之故

怠于耕种之事而无咎，故《象》曰：固有之也。朱熹《本义》：有，犹守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固守耕种也。

九五：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。

《象》曰：无妄之药，不可试也。

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者，民众以耕种之劳苦，在不意料之中而得疾也。疾由劳苦而得，只须休息即愈，不必服药，故《象》曰：无妄之药，不可试也。

上九：无妄，行有眚。无攸利。

《象》曰：无妄之行，穷之灾也。

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者，行，种种之力行。努力耕种，犹有灾眚，可谓无妄之行矣。（无望，则无希义。）民众力尽而得灾，故《象》曰：穷之灾也。穷，尽也。

《无妄》卦初爻，言民众随君主之志迁徙而吉也。二爻，言新居生活艰难，民众思以田猎代耕种，有所往也。三爻，耕种之牛，为行人系之而去，以见新居之不安宁也。四爻，言固守耕种之事也。五爻，言民众勤劳于耕种而得疾也。上爻，言民众虽勤劳于耕种，终无所获而有眚也。新居初定，耕种无所获，惟有以田猎谋生活。六二不耕无获，民众虽思田猎代之，君不听。上九行有眚，则不能不以田猎代之，故继之以《大畜》焉。

大 畜

《序卦》：有无妄然后可畜，故受之以《大畜》。

畜字之义，见《小畜》卦。小畜，是游牧时代之田猎，虽专以田猎为生活，其田猎之规模尚小，故曰小畜。大

畜，是耕种时代之田猎，虽不专以田猎为生活，其田猎之规模已大，故曰大畜。有无妄然后可畜者，耕种无所希望之时，而能约束人民勿妄乱，使之田猎以救耕种之穷。故受之以《大畜》者，率领人民田猎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大畜》，时也。耕种时本不以田猎为生活，田猎不过一时之事，有无妄之眚，所以有大畜之时也。

《大畜》：利贞。不家食，吉。利涉大川。

《彖》曰：《大畜》，刚健，笃实，辉光，日新其德。刚上而尚贤，能止健，大正也。不家食吉，养贤也。利涉大川，应乎天也。

利贞者，贞，田猎之事，利于田猎之事也。不家食吉者，无妄不耕获，行有眚，家无食也。大畜猎禽而食之，不家食也，家无食而有食，是以吉也。利涉大川者，小畜之田猎，不必涉大川；大畜之田猎，草莱已辟，不涉大川无禽可猎，必须涉大川也。上利，言田猎之利。下利，言涉大川之利。

刚健笃实辉光者，言率领民众田猎之君主，刚健其体，笃实其心，辉光其度也。日新其德者，有刚健之体，笃实之心，辉光之度，其德日新也。刚上而尚贤者，不仅以刚为上，而能尊重贤者也。能止健大正也者，田猎之民众，有不守秩序者，能止之，有至大至正之行也。养贤也者，尊尚贤者，使民众有秩序也。（养贤，即尚贤。）应乎天也者，以近处无禽可猎，应乎天之自然，涉大川而行也。涉大川而田猎，规模已大，所以为大畜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在山中，《大畜》。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

天在山中者，深山之中，四围皆山，天在其中，田猎之地也。前言往行者，过去田猎之言语与行事，君子对于田

猎之知识，视民众为多也。以畜其德者，德，得也。田猎所得之禽，归而畜之也。《小畜》九二之牵复，《大畜》六四之牯童牛、六五之互豮豕，皆是畜其所得之事。

初九：有厉，利己。

《象》曰：有厉利己，不犯灾也。

有厉利己者，有厉，田猎生活视耕种生活为危也。无妄之眚，以田猎补救之，有利于己也。以田猎之事，救耕稼之灾，虽有灾而不为害，故《象》曰：不犯灾也。《周语》注：犯，害也。

九二：舆说辐。

《象》曰：舆说辐，中无尤也。

舆说辐者，辐，即辐字。出发之时而舆辐说，与《小畜》之舆说辐事同情异。《小畜》之民众，无秩序而说辐；《大畜》舆辐虽说，心自安定，故《象》曰：中无尤也。

九三：良马逐，利艰贞。曰闲舆卫，利有攸往。

《象》曰：利有攸往，上合志也。

良马逐者，田猎之民众，乘良马相驰逐也。利艰贞者，未出发之前，以为有厉；既出发在途中，乘良马驰逐，而又利此艰难之事也。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者，曰，君主之令也。闲，习也。舆，车马也。卫，行列也。因有乘马驰逐之事，君主发令曰：闲习舆卫，以利田猎而有所往，民众听命，毫无喧嚣之气。即《彖辞》之所谓能止健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上合志也。言上合君主之志也。

六四：童牛之牯。元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六四元吉，有喜也。

童牛之牯元吉者，《说文》：牯，牛马牢也。牛本野兽，

自《小畜》之牵复为家畜矣。《大畜》时家畜之牛固多，野兽之牛亦不少。童牛，野兽牛之幼者，获而牯之也。大牛不易畜，得童牛互相喜告，以为大吉，故《象》曰：有喜也。

六五：豮豕之牙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吉，有庆也。

豮豕之牙吉者，豮，豉之借字。《诗》毛传：豉，大防也。豮豕，大豕也。郑玄云：牙，互之误字。《说文》：互，所以纠绳也。以绳纠之，亦曰互，言获大豕而以绳缚之也。豕，亦野畜而为家畜。《大畜》时代尚多野豕，豮豕，野豕之大者，获之互相庆告，故《象》曰：有庆也。童牛可以耕田，故曰大吉。豮豕仅供食料，故曰吉。

上九：何天之衢。亨。

《象》曰：何天之衢，道大行也。

何天之衢亨者，《说文》：四达道谓之衢。田猎于深山之中，牯童牛、互豮豕，何天之祐助，得四达之道，会聚民众以归也，故《象》曰：道大行也。

《大畜》卦初爻，言田猎之预备，民众以有厉利己为计较也。二爻，言出发之始而辄说也。三爻，言在途中君主发闲舆卫之令也。四爻，言田猎之时牯童牛也。五爻，言田猎之时互豮豕也。上爻，言猎罢而归也。因无妄之眚，而有《大畜》之时，获禽而归有以自养，故继之以《颐》焉。《颐》者，养也。

颐

《序卦》：物畜然后可养，故受之以《颐》。《颐》者，养也。

《说文》：颐，颐也。郑玄云：口辅车之名也。《释名》：颐，养也。动于下、止于上，上下咀物以养人也。物畜然后可养者，无妄之眚以后，耕种无获，以田猎代之，以禽兽为养也。故受之以《颐》者，《颐》卦所言，皆养之事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颐》，养正也。养正，不以田猎为养，仍以耕种为养也。《谦》卦教民稼穡而后，民食似乎稍定，经《剥》卦之剥庐，《复》卦之迁徙，《无妄》卦之无获，人民几无正当之养矣。《大畜》六五之互豮豕，既解决一时之生活；六四之牯童牛，又解决永久之生活。《颐》卦时代不复以田猎为食，仍以耕种为食也。盖用所牯之童牛，畜之为耕种也。《大畜》，时也，是一时权宜之生活。《颐》，养正也，是永久正当之生活。

《颐》：贞吉。观颐，自求口实。

《彖》曰：《颐》，贞吉，养正则吉也。观颐，观其所养也。自求口实，观其自养也。天地养万物，圣人养贤以及万民。《颐》之时，大矣哉！

《颐》贞吉者，《颐》以耕种之事为养，故吉也。观颐者，观耕种之事也。自求口实者，口中所食之实，米麦是也。自求，以耕种求之也。

养正则吉也者，以其非一时权宜之生活，永久正当之生活也。观其所养也者，观耕种之事为所养也。观其自养也者，观民众各自努力于耕种之事，求口食以自养也。天地养万物者，天之雨露，地之土壤，以养耕种之物也。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者，君主教稼穡之事，养贤者以及民众也。（养贤，禄以代耕之类。）《颐》之时大矣哉者，《颐》之养以耕种为事，得天时之大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雷，《颐》。君子以慎言语，节饮食。

天下雷行，欲雨不雨，农作物无所希望，《无妄》之时也。山下有雷，雨后雷声未息，努力耕种有以自养，《颐》之时也。慎言语者，晓谕民众，毋以言语废农功也。节饮食者，物力维艰，用之须节也。

初九：舍尔灵龟，观我朵颐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观我朵颐，亦不足贵也。

舍尔灵龟者，殷墟甲骨多卜晴雨之文，古代耕种必卜晴雨。灵龟，卜晴雨之龟，舍之弗用也。观我朵颐凶者，郑玄云：朵，动也。舍灵龟不卜，只求动作以自养，此凶道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亦不足贵也。可见古时贵卜。

六二：颠颐，拂经于丘颐。征凶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征凶，行失类也。

颠颐者，颠倒耕种之事也。拂经于丘颐征凶者，王肃云：拂，违也。经，常也。丘，小山也。此说可用。耕种当在低平处，初九舍灵龟不卜而凶，今违背常道，耕种于小山之上而凶也，故《象》曰：行失类也。言违背耕种之常行也。

六三：拂颐，贞凶。十年勿用，无攸利。

《象》曰：十年勿用，道大悖也。

拂颐贞凶者，以耕种于丘而凶，遂违背耕种之事不耕种，因噎废食，其凶更甚也。十年勿用无攸利者，如此拂颐之行为，虽至十年之久不用耕种，亦无所利。此等行为，大悖于道，故《象》曰：道大悖也。

六四：颠颐，吉。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颠颐之吉，上施光也。

颠颐吉者，六二之颠颐，是由低处耕种于高处，故凶。六四之颠颐，是由高处耕种于低处，故吉。当是因初九、六二、六三凶，君主教以改变前日耕种之法而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上施光也。施，教也。光，广也。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者，言民众对于耕种品，如虎之目眈眈而视，其欲逐逐不息也。极言民众对于耕种品之注意，故无咎。

六五：拂经，居贞吉。不可涉大川。

《象》曰：居贞之吉，顺以从上也。

拂经居贞吉者，六二之拂经，违背耕种之常道；六五之拂经，违背出入之常行。耕种生活与游牧生活不同，耕种宜久居于其处，游牧是逐水草而居，《小畜》之不家食吉是也。《颐》之居贞吉，是顺从上耕种之命，违背游牧生活出入之常行也，故《象》曰：顺以从上也。不可涉大川者，《大畜》田猎，利涉大川；《颐》耕种，不可涉大川也。

上九：由颐，厉，吉。利涉大川。

《象》曰：由颐厉吉，大有庆也。

由颐厉吉者，由耕种之道努力于耕种，其终则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大有庆也。利涉大川者，于耕种收获之后，涉大川而田猎，既有耕种之所获，又有田猎之所获也。

《颐》卦初爻，言不卜晴雨耕种而凶也。二爻，言违背耕种之常道，耕种于高处而凶也。三爻，言因初爻、二爻之凶，遂辍不耕种而凶也。四爻，言舍高处耕种于低处而吉也。五爻，言违背不家食之习惯而吉也。上爻，言努力于耕种，始危而终吉也。饮食之事既宁，居处之事以起，故继之以《大过》焉。大过者，居处之事也。

大 过

《序卦》：不养则不可动，故受之以《大过》。

《说文》：过，度也。度，法制也。从又，庶省声。庶，屋下众也。过者，建筑房屋之法制也。大过，易穴居为交覆深屋，其变更大，故曰《大过》。不养则不可动者，食不足，不遑居之安，不可以动作为房屋之建筑也。故受之以《大过》者，《剥》卦之土穴既剥，经《复》卦之迁徙而居不安，《无妄》之眚，《大畜》之时，皆为食之问题所困。至《颐》养正之后，食之问题解决矣。于是动而为建筑房屋之事，故受之以《大过》焉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大过》，颠也。颠，慎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慎，木顶也。卦辞与九二之栋挠，九四之栋隆，初改穴居为交覆深屋，用木为栋，木槁弱，以两木相接为之，故有栋挠、栋隆之事。上六之灭顶，顶，人颠也。《杂卦传》所以言《大过》，颠也。

《大过》：栋挠。利有攸往。亨。

《彖》曰：《大过》，大者过也。栋挠，本末弱也。刚过而中，巽而说行，利有攸往，乃亨。《大过》之时，大矣哉！

《大过》，是建筑房屋之卦。栋挠者，《说文》：栋，极也。极，交覆深屋之最高处也。挠，桡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桡，曲木也。两木相接，至于木槁，弱而曲也。利有攸往亨者，建筑安居，利之事也。民众皆有所往，聚会而兴事工矣。

大者过也者，穴居改为屋居，其规模宏大，建筑有法制也。本末弱也者，本，是木之误。两木接，至于极高之

处，木末弱而挠也。刚过而中者，刚，善也。刚过，建筑之法善也。中，至高至中之处，极，是也。巽而说行者，民众顺从君主之命，和说而行，此建筑之事也。乃亨者，民众明建筑房屋之事为利，有所往而聚会也。《大过》之时大矣哉者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灭木，《大过》。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遯世无闷。

建筑之木，堆积泽上而水灭之。灭，淹也。独立不惧者，独立于灭木之上不惧也。遯世无闷者，遯，遁之借字。遁、循同训。《说文》：循，顺行也。遁亦可训为顺。世，大之借字。（世子称大子，大读太，泰之本字。）泰，安也。闷，忧也。循顺安泰而不忧也。此言君子改革居处之态度也。

初六：藉用白茅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藉用白茅，柔在下也。

藉用白茅无咎者，《说文》：藉，祭藉也。藉之言席也。用白茅以铺屋顶，《诗》所谓昼尔于茅是也。铺以白茅，可以避雨，故无咎。铺茅于上，任茅之木末力弱而挠，故《象》曰：柔在下也。柔，是栋挠处。

九二：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。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：老夫女妻，过以相与也。

枯杨生稊者，虞翻注：稊，稚也。泽上枯杨已生稊，房屋初成也。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者，居处已定，男女互相匹配，女妻选择有房屋之老夫而匹配之以为利也，故《象》曰：过以相与也。过，建筑房屋之事也。

九三：栋挠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栋挠之凶，不可以有辅也。

栋挠凶者，卦辞之栋挠，只知木末弱而挠；九三之栋挠，以挠太甚，摧折而凶矣。初民之建筑，不知辅以小木以助栋，故《象》曰：不可以有辅也。

九四：栋隆。吉。有它，吝。

《象》曰：栋隆之吉，不挠乎下也。

栋隆吉者，多其辅以厚之，隆其栋则吉矣。多辅栋隆，使不下挠，故《象》曰：不挠乎下也。有它吝者，它，蛇虫之属。房屋既建，有蛇虫之属而吝也。

九五：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。无咎无誉。

《象》曰：枯杨生华，何可久也。老妇士夫，亦可丑也。

枯杨生华者，生稊之枯杨又生华。为时已久，建筑房屋更多。但枯杨之华，必不可久。故《象》曰：何可久也。老妇得其士夫者，房屋既成，有不得女妻之士夫，得老妇而配之，其形状为可丑，故《象》曰：亦可丑也。无咎无誉者，有得女妻之老夫，即有得士夫之老妇。居处初定，互相匹配，确有此等形状，于大体言之，无咎亦无誉也。自《贲》之后，终不能有婚姻之礼教，《咸》、《恒》至于《家人》，家室始定。读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诗，家庭之组织，始于文王也。

上六：过涉灭顶。凶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过涉之凶，不可咎也。

过涉灭顶凶无咎者，过涉，建筑房屋之处为水所没，可以涉也。灭顶，人涉于水而灭顶也。此事可谓凶矣。然非建筑之咎，由穴居而屋居，此生活进步之常轨，灭顶之水，虽凶而无咎，故《象》曰：不可咎也。

《大过》卦初爻，言屋面铺白茅，建筑初成也。二爻，

言建筑初成，老夫得女妻也。三爻，言栋无辅而曲也。四爻，言栋厚其辅而隆也。五爻，建筑告成已久，老妇得士夫也。上爻，言涉水灭顶，虽凶无咎也。水淹不已，必至于陷，故继之以《坎》焉。《坎》者，陷也。利用陷以为防御也。

坎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终过，故受之以《坎》。《坎》者，陷也。

《说文》：坎，陷也。陷，高下也。自高而陷于下也。坎非水，土自高陷于下，积水而盈，故坎为水也。坎，土陷而水流入，蓄水以为防御之用，隍之始也。物不可以终过者，《大过》是建筑房屋之卦，《大过》之过，引申为过甚之过，言建筑之事不可过甚也。建筑过甚，掘土必多，陷而为坎，故受之以《坎》也。《坎》者陷也者，建筑房屋掘土之所陷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坎》下也。陷而下也。

习坎。有孚，维心。亨。行有尚。

《彖》曰：习坎，重险也。水流而不盈，行险而不失其信。维心亨，乃以刚中也。行有尚，往有功也。天险，不可升也。地险，山川丘陵也。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险之时，用大矣哉！

习，叠之段借。（本朱骏声说。）刘表云：水流行不休，故曰习。此说亦可用。习坎，水流行不休，互叠相次，非一坎也。《说文》：孚，一曰信也。设坎蓄水以为防御，而民信之也。维心亨者，民信而心亨通也。行有尚者，设险之行为可嘉尚也。

重险也者，利用建筑房屋互相叠次之坎，蓄水设险，

以为防御也。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者，水流行不休，受水者不一坎，故不盈也。此等设险之行为，而民信之也。乃以刚中也者，设险而心安，君主防御中正之道也。往有功也者，设险之行为可嘉尚，所以往而有功也。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者，天之险，高不可升。地之险，山川丘陵之阻，自然之险也。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者，蓄水为险，人为之险也。险之时用大矣哉者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水洊至，习《坎》。君子以常德行，习教事。

水洊至习《坎》者，《说文》无洊字。洊，即荐。《尔雅》：荐，再也。《小尔雅》：荐，重也。水流行不休，再重而至，为互相叠次之坎也。君子以常德行者，德，得也。德行，蓄水设险之行，为君子心之所得也。习教事者，事，防御之事也。君子以设险之事常存于心，防御之事，教民时时习之也。

初六：习坎，入于坎窞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习坎入坎，失道凶也。

习坎者，习，是练习义，练习防御之事，即《大象》之习教事也。入于坎窞凶者，《说文》：窞，坎中小坎也。练习防御，失道陷于坎中之小坎，其事凶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失道凶也。

九二：坎有险，求小得。

《象》曰：求小得，未出中也。

坎有险者，因坎设险，以为防御也。求小得者，尚未大备，仅有小得，有隍无城，设险未出于坎之中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出中也。

六三：来之坎坎，险且枕。入于坎窞，勿用。

《象》曰：来之坎坎，终无功也。

来之坎坎者，练习防御之人继续而来，临坎为防御之练习也。（上坎，动词。下坎，名词。）险且枕者，《汉书》：北枕大江。注：枕，临也。临险以守也。入于坎窞勿用者，初六入于坎窞之人，虽来勿用也。有隍无城，虽有继续而来之人临险以守，终不能有功，故《象》曰：终无功也。

六四：樽酒簋贰，用缶，纳约自牖。终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樽酒簋贰，刚柔际也。

此言练习防御毕而宴会也。樽酒，宴会之酒一樽也。簋贰，宴会之肴贰簋也。用缶，樽簋皆用匚器也。纳约自牖者，王弼云：一樽之酒，贰簋之物，瓦缶之器，纳此至约，自进于牖。此说可借用。终无咎者，宴会已终而无咎也。宴会时，强者弱者互聚一堂，故《象》曰：刚柔际也。言强弱互相交际也。

九五：坎不盈，祗既平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坎不盈，中未大也。

坎不盈者，水流不休而坎不盈也，与《彖》辞之不盈异。彼言水，此言坎。非水不能盈坎，坎不能盛多量之水也。祗既平者，郑玄云：祗，当作坻。京房作隄，实当作隄。隄，坎之四周。坎不能盛多量之水，而隄已平矣，以坎未浚深大之故，故《象》曰：中未大也。无咎者，巡视坎之形状，以为无咎也。

上六：系用徽纆，寘于丛棘，三岁不得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上六失道，凶三岁也。

系用徽纆寘于丛棘者，巡视坎以后，当四周以绳系

之，并寘丛棘于其上，以固防御也。三岁不得凶者，虽有此等计画，迁延至于三岁之久，不得实行，防御失道，致有三岁之凶，故《象》曰：上六失道，凶三岁也。

《坎》卦初爻，言练习防御之人，陷于坎中之小坎也。二爻，言虽已设险，只有小得也。三爻，言练习防御之人继续来也。四爻，言练习已毕而宴会也。五爻，言宴罢巡视也。上爻，言当系徽纆、寘丛棘以为固，迁延未实行而凶也。坎险虽设，防御犹无所附丽，故继之以《离》焉。《离》者，丽也。

离

《序卦》：陷必有所丽，故受之以《离》。《离》者，丽也。

《说文》：离，离黄。仓庚也。段借为麓。《说文》：麓，草木相附麓土而生。今用丽。《彖辞》百谷草木丽乎土是也。又段借为丽。《说文》：丽，两耦也。《大象》明两作《离》是也。言语时代，音同皆可通用，故离含有多种意义。《离》卦是实行《坎》卦上六系徽纆、寘丛棘之工作，如今之篱，而并努力《颐》卦耕种之工作也。陷必有所丽者，在下既因陷蓄水以为坎，在上必系徽纆、寘丛棘以为离也。《离》者丽也者，徽纆丛棘，附丽于坎上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离》上。言离之设险，在坎之上也。

《离》：利贞。亨。畜牝牛。吉。

《彖》曰：《离》，丽也。日月丽乎天，百谷草木丽乎土，重明以丽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柔丽乎中正，故亨，是以畜牝牛吉也。

继坎而离，有利于防御之事也。亨，设离以后，会合

民众也。畜牧牛吉者，《大畜》所牝之童牛，以《颐》之经验用以耕种，至是知牝牛又可以生童牛，于是晓谕民众。防御已固，畜牧牛必获吉也。

《离》丽也者，防御已固，民众有所附丽也。以附丽之义，推广言之，日月丽乎天，民众皆有所仰；百谷草木丽乎土，民众皆有所食。重明，日月。百谷草木，民食之正也。日月所照，附丽乎百谷草木，生长蕃茂，民食充足，乃化成乎天下也。柔，百谷草木也。中正，日月也。以日月之照临言之，日月附丽于百谷草木，重明丽乎正是也。以百谷草木之生长蕃茂言之，百谷草木丽乎日月，柔丽乎中正是也。天时与地利会合，教民畜牧牛，增长耕种之力量，其事至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明两作，《离》。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。

明两作《离》者，《周礼·小司徒》：五人为伍，五伍为两。当是古代相传之遗制。古者两人并耕为耦。《说文》：丽，两耦也。离，丽之借字。（今通用麗。）明两耦为丽之事，组织并耕之人以为守御，农兵之始制也。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者，王弼云：继，谓不绝也。明照相继不绝旷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以不绝之明照于四方，内而教民畜牧牛，努力耕种；外而教民组织伍两，防御敌人。称大人，以其规模大也。

初九：履错然，敬之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履错之敬，以辟咎也。

履错然敬之无咎者，错，造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造，这遣也。敬，警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警，戒也。又惊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惊，马骇也。寘丛棘于这遣之道。后世之铁蒺藜是

其遗也。于自己一方面言之，而有警戒之心；于敌人一方面言之，而有惊骇之行。如此防御可以无咎矣，故《象》曰：以辟咎也。辟，即避字。

六二：黄离。元吉。

《象》曰：黄离元吉，得中道也。

黄离元吉者，《说文》：黄，地之色也。从田，茷声。茷，古文光。当是耕田所发土气之光。黄离，于所耕之田上设离也。当时必多劫夺禾谷之事，故于田上设离，防之而大吉。此设离之事，得防御之中道，故《象》曰：得中道也。

九三：日昃之离，不鼓缶而歌，则大耋之嗟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日昃之离，何可久也。

日昃之离者，日昃，将晚也。离，即防御之人明两作《离》之离也。不鼓缶而歌者，鼓缶，击柝之类，防御之所有事也。将晚之时，防御之人不鼓缶防御，游戏而歌也。则大耋之嗟者，少年之人游戏，老年之人嗟叹也。如此防御，凶不可久，故《象》曰：何可久也。

九四：突如其来如，焚如，死如，弃如。

《象》曰：突如其来如，无所容也。

九三不鼓缶而歌，怠于防御，劫夺禾谷之人，突如其来也。焚如者，禾谷或庐舍被焚也。死如者，防御之人被敌人杀死也。弃如者，一切物件被敌人抛弃也。游戏而歌不为防御，庐舍被焚，无所容身，故《象》曰：无所容也。

六五：出涕沱若，戚嗟若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吉，离王公也。

突如其来之敌人既去，禾谷庐舍被焚，防御之人被

杀，一切物件皆已抛弃，无所容身，则民众惟有出涕咨嗟矣。此至凶之事，而言吉者，民众以被劫夺之事，出涕戚嗟言于王公，上九王用出征，所以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六五之吉，离王公也。离，謫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謫泄，多言也。

上九：王用出征，有嘉折首，获匪其丑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王用出征，以正邦也。

王用出征者，王因民众之言而出征也。有嘉折首者，第一可嘉之事，折其首领也。获匪其丑者，《广雅》：匪，彼也。《说文》：丑，众也。并获彼众类也。自是之后，可以安宁而无咎矣，故《象》曰：以正邦也。

《离》卦初爻，言寅丛棘为设备之事也。二爻，言设备于所耕之田上也。三爻，言防御之人怠于防御也。四爻，言敌人突如而来，劫夺焚杀也。五爻，言敌人既去之后，民众出涕戚嗟，言于王公也。上爻，言王用民众之言而出征，折其首领，获其众类而安定之也。自《屯》卦以来，至此已有国家之形式矣。此为上经之终。度其时代，当在殷之末年。所谓正邦者，文王受命得专征伐之事也。下经《咸》、《恒》以夫妇始，当是《诗经》上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时代。上经《屯》卦至《离》卦，是自原始时代至殷末之史。下经是周初之史也。

卷 下

咸 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、武、成时代之史

《序卦》：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；有万物，然后有男女；有男女，然后有夫妇；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后有上下；有上下，然后礼义有所错。

《说文》：咸，皆也，悉也。从口，从戌。戌，悉也。悉，详尽也。一人之口能详尽者，谓之咸。二人以上之口同详尽者，亦谓之咸。故咸兼皆也、悉也之训。二人以上之口同者，谓之咸；二人以上之心同者，亦谓之咸，故咸有感也之训。《咸》卦，男女二人之心同，结为夫妇也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者，《屯》卦是也。《屯》卦以后诸卦逐渐发展，虽有夫妇、父子、君臣、上下之事实，无夫妇、父子、君臣、上下之礼义。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者，《咸》卦是也。《咸·彖》辞之男下女，亲迎之礼也。行亲迎之礼，然后有夫妇矣。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者，《家人》以下诸卦是也。下经三十四卦，除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二

卦为余论外，其三十二卦是周文王、武王、成王一代之史，与上经自原始时代至殷末不同。一则纵的发展，一则横的发展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咸》，速也。言感应之速也。

《咸》：亨。利贞。取女吉。

《彖》曰：《咸》，感也。柔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以相与，止而说。男下女，是以亨利贞，取女吉也。天地感而万物化生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观其所感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

《咸》亨利贞者，《咸》亨与《贲》亨同。《贲》，嫁娶之礼未备，故小利。《咸》，嫁娶之礼已备，故利贞。取女吉者，取，即娶。《贲》，行跳月式之婚姻，故有攸往。《咸》，行亲迎式之婚姻，故取女吉。

《咸》感也者，男女两心相感应也。柔上而刚下者，柔，女也；刚，男也。《贲》之婚姻，柔来文刚，刚上文柔，跳月式也。《咸》之婚姻，柔上刚下，亲迎式也。二气感应以相与者，相与，是订婚，男女订为婚姻也。止而说者，归之事也。男下女者，亲迎之事也。是以嘉之会，义之和，事之干，三德具备，取女吉也。天地感而万物化生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，推广言之，天地阴阳之气相感，万物赖以化生。圣人婚姻之礼相感，男女结为夫妇，而天下和。《毛诗小序》所谓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泽，《咸》。君子以虚受人。

山上有泽《咸》者，如昆仑虚之类。《诗经》时代，江汉游女戏于水滨，当是相传之习惯。男女游戏于水滨，互相感应。山上有泽，言其地。《咸》，言其互相感应。君子以虚受人者，《说文》：虚，大丘也。昆仑谓之昆仑虚，山上之

泽也。《广雅》：受，亲也。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以昏冠之礼，亲成男女。注：亲其恩，成其性。言君子在山上之泽，亲男女之恩也。又《周礼》仲春之月，会男女，《咸》之事也。

初六：咸其拇。

《象》曰：咸其拇，志在外也。

咸其拇者，咸，感也。虞翻云：拇，足大指也。《子夏传》作蹠。言步其足迹而行，感之初步也。是时感尚未深，其志不专，故《象》曰：志在外也。

六二：咸其腓，凶。居吉。

《象》曰：虽凶居吉，顺不害也。

咸其腓凶者，《说文》：腓，胫也。段玉裁云：胫，骨后肉也。言步足迹而行，及于胫矣，此感之第二步也。行及于胫，太速则凶。居吉者，居且住意，骤感虽凶，顺以止之，且居其所而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顺不害也。

九三：咸其股，执其随。往吝。

《象》曰：咸其股，亦不处也。志在随人，所执下也。

咸其股者，《说文》：股，髀下也。膝上为股。六二暂止，不处其止所，又起而感之，及于股，故《象》曰：亦不处也。执其随者，《说文》：随，从也。执意随从而行，不以情意相感，感之下者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所执下也。如此而往，则吝矣。

九四：贞吉，悔亡。憧憧往来，朋从尔思。

《象》曰：贞吉悔亡，未感害也。憧憧往来，未光大也。

贞吉悔亡者，执意随从，其事在随者虽吉，所随从者悔而亡也。亡，逃也。悔，恨也。但所随从者虽亡，而无害于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感害也。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者，刘

表云：憧憧，未定也。此说可用。朋，众也。往来未定，众多思想，相从而至，心怀顿窄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光大也。光，广也。

九五：咸其脢。无悔。

《象》曰：咸其脢，志末也。

咸其脢者，《说文》：脢，背肉也。王弼云：脢，在心之上，口之下。言所随从之人虽亡，犹必起而感之，及其脢矣，不感其心而咸其脢，有感而未应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志末也。言感之志无应也。《广雅》：末，无也。无悔者，虽不应不悔也。

上六：咸其辅颊舌。

《象》曰：咸其辅颊舌，滕口说也。

咸其辅颊舌者，马融云：辅，上颌也。辅颊舌者，言语之具。此说可用。言有感而以言语相应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滕口说也。段玉裁云：滕，段借为腾。

《咸》卦初爻，言步其足迹而行也。二爻，言及于脛几至于凶，暂止而吉也。三爻，言执意随从也。四爻，言所随从者而亡，憧憧未定也。五爻，言所感无应也。上爻，言以言语相应也。《咸》卦六爻、五爻皆言咸，其咸，即《诗经》毋感我帨兮之感。咸其拇，咸其腓，咸其股，咸其脢，咸其辅颊舌，可见古时人之朴拙，动作野蛮，不可以后世之情状揣度。卦辞言取女吉，《象》辞言止而说，男下女，此婚姻之礼制如是也。初爻至五爻，皆有感而无应。至上爻始以言语相应，皆是《大象》以虚受人时之事也。劫略及不正当之婚姻，同居皆不能久。《咸》是正式之夫妇，不可不久居其所，故继之以《恒》焉。

恒

《序卦》：夫妇之道，不可以不久也，故受之以《恒》。恒者，久也。

《说文》：恒，常也。从心，从舟，在二之间，上下一心，似舟恒旋也。夫妇同居，有同舟共济义。男女一心，应付生活，历久不变，故曰恒。《恒》，夫妇同居之卦也。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者，劫略或买卖以及其他不正当之婚姻，必不可久，不成为夫妇之道也。自《咸》取女以后，已成夫妇之道矣，不可以不久也。故受之以《恒》者，六五之恒其德贞，妇人吉是也。妇人吉，从一而终之谓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恒》，久也。言久于其道也。久于其道，非仅行之久，而为德之久。故《系辞传》曰：《恒》，德之固也。

《恒》：亨。无咎。利贞。利有攸往。

《彖》曰：《恒》，久也。刚上而柔下，雷风相与，巽而动，刚柔皆应，《恒》。《恒》亨，无咎，利贞，久于其道也。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。利有攸往，终则有始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。观其所恒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

《恒》，夫妇同居之卦。亨利贞，与《咸》同。亨下利上言无咎者，嘉会以后，无咎配为夫妇，始有义之和，事之干也。男女同居，男子当有事于外，故曰有攸往。男若从女于内，此六五之恒其德贞，夫子凶者也。

刚上而柔下者，《咸》之柔上刚下，男下女也。《恒》之刚上柔下，男正位也。雷风相与者，夫妇随从如雷动而风

随也。巽而动者，顺理以动，不躁妄也。刚柔皆应《恒》者，夫唱妇随为同居之恒矣。久于其道也者，道，即夫妇同居之道，恒之道也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者，天地之道，即人之道。天行健，地载物，恒久不已。男力田，妇持帚，亦恒久不已也。终则有始也者，男子有事于外，终始有恒，终之时如始之时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者，日往月来，月往日来，行乎天而不已，曰得天。能得天故能久照。寒往暑来，暑往寒来，行乎四时而不已，曰变化。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，圣人教民男力田，女持帚，久于恒之道，而天下之化成也。此儒家伦理的政治学所由起也。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，所恒，天之道与人之道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风，《恒》。君子以立不易方。

雷风，无恒之物，而雷风相与，无恒而有恒也。上古男女无恒久之同居，自《咸》、《恒》以后，有恒久之同居矣。立不易方者，男正位之谓也。

初六：浚恒。贞凶。无攸利。

《象》曰：浚恒之凶。始求深也。

浚恒者，虞翻云：浚，深也。言同居之道求之骤深。贞凶无攸利者，同居习惯未养成，求之骤深，其事则凶而无所利，故《象》曰：浚恒之凶，始求深也。

九二：悔亡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悔亡，能久中也。

悔亡者，自悔其求之骤深，而亡浚恒之事也。（亡，读无。）能悔则能久，能久则能得中道，故《象》曰：能久中也。

九三：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贞吝。

《象》曰：不恒其德，无所容也。

不恒其德者，德，职守也。妇人以主中馈为职守，言妇人不主中馈也。或承之羞贞吝者，《说文》：承，奉也。羞，进献也。言妇不主中馈而或奉承进献，如此则同居之事吝矣，故《象》曰：无所容也。容，庸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庸，用也。

九四：田无禽。

《象》曰：久非其位，安得禽也。

田无禽者，《诗·郑风》：女曰鸡鸣，士曰昧旦。子兴视夜，明星有烂。将翱将翔，弋鳬与雁。古代男子，以力田为职守，而弋鳬雁亦男子应有之事。观郑之夫妇，鸡鸣戒旦，当是古代相传之习惯。田无禽，非无禽也，旷田而无所获，故《象》曰：久非其位，安得禽也。

六五：恒其德。贞。妇人吉，夫子凶。

《象》曰：妇人贞吉，从一而终也。夫子制义，从妇凶也。

恒其德贞者，恒其所得之事也。女子所得在家，《孟子》所谓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是也。男子所得在室，《孟子》所谓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是也。妇人吉者，言女子恒其所得在家之事则吉，故《象》曰：从一而终也。可见家庭初组织之时，妇人不从一而终者多矣。夫子凶者，男子恒其所得在室之事则凶，故《象》曰：夫子制义，从妇凶也。义，事之宜也。男子宜在外，从妇则凶矣。

上六：振恒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振恒在上，大无功也。

振恒凶者，郑玄云：振，摇落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恒之道未巩固而摇落也。读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诗，必有《关

睢》、《麟趾》之德，而后有《鹊巢》、《驺虞》之应，在上有恒固之德，斯在下有恒固之俗。今在上摇落不定，岂能有所成乎？故《象》曰：振恒在上，大无功也。程颐曰：居上而不恒，其凶甚矣。此说亦可借用也。

《恒》卦初爻，言同居之道，求之骤深而无所利也。二爻，言自悔初爻之行为，而无浚恒之事也。三爻，言女子之失职也。四爻，言男子之失职也。五爻，言女子当有事于内，恒其洒扫中馈之事。男子当有事于外，不可从妇于室，废力田、弋鳧雁之事也。上爻，言在上者不能自恒，而恒之功无成也。改进社会极不容易，读卦辞、《彖》辞、《大象》，由《咸》而《恒》，家庭定矣。而爻辞仅二爻稍得《恒》之道，至上爻即在上者亦摇落，可谓难也。初则求之骤深，终则至于摇落。不进则退，故继之以《遯》焉。《遯》者，退也。

遯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久居其所，故受之以《遯》。《遯》者，退也。

遯，遁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遁，迁也。男女同居之后而迁徙也。《遯》，是迁徙之卦也。物不可以久居其所者，以环境之关系，不适宜于生活，感觉种种之困难，或以外部之故，或以内部之故，皆不宜久居其所。故受之以《遯》者，所以须迁徙也。太王避狄人之侵，去邠去岐山之下而居焉，此外部之故也。《遯》卦内部之故也。《大象》：君子以远小人，不恶而严。以小人不可与同处，迁徙而去，此《论语》之所谓里仁为美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遯》者，退也。

退而之他也。

《遯》：亨。小利贞。

《彖》曰：《遯》亨，遯而亨也。刚当位而应，与时行也。小利贞，浸而长也。《遯》之时义大矣哉！

《遯》亨者，迁徙而亨也。小利贞者，《咸》为取女吉之利贞，《恒》为男正位之利贞，永久之利贞，常道也。《遯》为迁徙之利贞，一时之利贞，时宜也，故曰小。《遯》之迁徙与《复》异，《复》以水灾剥卢而迁徙，团体避难之迁徙也；《遯》以远小人而迁徙，个人择邻之迁徙也。《复》言利有攸往，《遯》言小利贞。《复》不言贞者，《无妄》之贞，《大畜》之贞，《颐》之贞，皆《复》迁徙以后之事也。

遯而亨也者，不迁徙不亨，必迁徙而后亨也。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者，自恒正位以后，男子为一家之主，男当位而迁徙，而女应之，与男子偕行也。时，是也。指男子。浸而长也者，《说文》：浸，渐进也。《吕览》注：长，大也。择邻而处，义之和，事之干。现虽小，渐必大也。《遯》之时义大矣哉者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下有山，《遯》。君子以远小人，不恶而严。

天下有山《遯》者，古时洪水为灾，人皆择高土而居，至周初犹承此习惯，遯之地也。君子以远小人者，小人不可与同处，遯而远之也。不恶而严者，不与小人相嫉恶，遯而去之，自守之严也。

初六：遯尾，厉。勿用有攸往。

《象》曰：遯尾之厉，不往何灾也。

遯尾厉者，《广雅》：遯，避也。遯尾，犹俗语所谓藏头藏尾，暂时避其危也。（《左传》：畏首畏尾。当是古语之

遗留。)勿用有攸往者,不必迁徙他处也。《遯》之迁徙是远小人,不是避灾,故《象》曰:不往何灾也。

六二:执之用黄牛之革,莫之胜说。

《象》曰:执用黄牛,固志也。

执之用黄牛之革者,一切器具用黄牛之革束之。执,犹束也。莫之胜说者,莫能脱也。说,即脱。所以束之以黄牛之革者,志在牢固,故《象》曰:固志也。

九三:系遯,有疾厉。畜臣妾,吉。

《象》曰:系遯之厉,有疾惫也。畜臣妾吉,不可大事也。

系遯有疾厉者,《说文》:系,挈束也。束以黄牛之革而迁徙,忽然有疾,其事危也,故《象》曰:有疾惫也。畜臣妾吉者,臣,男仆也。妾,女仆也。已有疾,畜臣妾代劳而吉。然臣妾只能供奔走,故《象》曰:不可大事也。

九四:好遯,君子吉,小人否。

《象》曰:君子好遯,小人否也。

好遯者,君子以远小人迁徙,遯之好也。君子吉小人否者,于君子一方言,则吉;于小人一方言,则否。盖君子既迁徙,小人当亦蒙不利之影响,故《象》曰:君子好遯,小人否也。

九五:嘉遯。贞吉。

《象》曰:嘉遯贞吉,以正志也。

嘉遯贞吉者,达到迁徙之地,其事皆吉而嘉之也。已远小人,居宁而志正,故《象》曰:以正志也。

上九:肥遯。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:肥遯无不利,无所疑也。

肥遯者,《子夏传》:肥,饶益也。迁徙之后饶益也。

无不利者，非仅远小人，一切之事无不利也。安居新土不思旧居，毫无疑意，故《象》曰：无所疑也。

《遯》卦初爻，言暂避不迁徙也。二爻，言束器具以黄牛之革，为迁徙之豫备也。三爻，言迁徙时有疾，畜臣妾以代劳也。四爻，言君子以迁徙而吉也。五爻，言达到迁徙之地也。上爻，言居处迁徙之地而无不利也。迁徙既无不利，当止其所而休养生息，故继之以《大壮》焉。《大壮》，休养生息之卦也。

大 壮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终遯，故受之以《大壮》。

《说文》：壮，大也。《广雅》：壮，健也。《大壮》，迁徙其处，休养生息，努力于生活之卦也。项安世曰：《杂卦传》：《大壮》则止。盖以壮之义，似进非进，似止非止，蓄材待事，养锐积力。此说可借用。养锐积力是生活上之休养生息也。物不可以终遯者，言不可以既迁徙，已远小人而自安也。故受之以《大壮》者，言必休养生息，充裕其生活也。《遯》之上九：肥遯无不利。居迁徙之地，感其无所不利，必须努力为之。此《大壮》之义也。

《大壮》：利贞。

《彖》曰：《大壮》，大者壮也。刚以动，故壮。《大壮》利贞，大者正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。

《大壮》利贞者，《大壮》，努力于生活，于义则利，于事则贞也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，元亨利贞以外，不着一字者，惟《乾》卦。元亨以外，不着一字者，惟《大有》卦。利贞以

外,不着一字者,惟《大壮》卦。此《周易》纪事之例。《乾》、《坤》为绪论,故于《乾》卦明之。《大有》为国家组织之始,故曰元亨。《大壮》为个人奋斗之始,故曰利贞。此种纪事,极其简略,承画卦为符号之习惯,所以如是也。

大者壮也者,《说文》:壮,训大。大亦可训为壮。惟大然后能壮也。刚以动故壮者,男子动而在外,努力于生活也。大者正也者,以大壮之努力,为正当之生活也。《尚书·费誓》:无敢寇攘,逾垣墙,窃马牛。寇盗,是不正当之生活。自原始人以来,至周尚未尽革。《需》卦九三之致寇至,上六之入于穴,有不速之客三人来;《离》卦九四之突如其来如,焚如,死如,弃如,无论是少数人之暗窃,多数人之明夺,皆是不正当之生活。《遯》之迁徙,当是远逾垣墙、窃马牛之小人而迁徙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者,为正当之生活,大努其力,天之时,地之利,皆可因人力而见也。

《象》曰:雷在天上,《大壮》。君子以非礼弗履。

雷在天上,有威大之势,正大之声。《大壮》以威大之努力,为正大之生活,犹雷在天上也。君子以非礼弗履者,凡不正当之事皆弗为也。

初九:壮于趾。征凶。有孚。

《象》曰:壮于趾,其孚穷也。

壮于趾者,趾,即止。《说文》:止,下基也。《尔雅》:基,始也。开始为正当之生活也。征凶者,当时社会上为不正当之生活者尚多,持此而往,其行多凶。有孚者,努力不已而人信也,人虽信之而应付困难,故《象》曰:其孚穷也。

九二：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贞吉，以中也。

贞吉者，正当之生活，其孚虽穷，其事则吉。以其问之中心而无愧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中也。

九三：小人用壮，君子用罔。贞厉。羝羊触藩，羸其角。

《象》曰：小人用壮，君子罔也。

小人用壮者，君子正当之生活，小人则利用之，如逾其墙垣，窃其马牛是也。君子用罔者，罔，即网。《说文》：伏羲所结绳，以田以渔也。君子用罔以防备之也。贞厉者，其事危也。羝羊触藩者，《说文》：羝，牡羊也。藩，即柵。今俗谓之篱笆。用罔防备牡羊触其藩也。羸其角者，羸，累之借字。《姤》卦羸豕，宋衷注：大索所以系豕。《井》卦羸其瓶，虞翻注：钩罗也。此爻之羸，马融云：大索。此说皆可用。羝羊之角，钩罗罔之索也。小人欲窃牛羊，君子用罔以防备之，故《象》曰：小人用壮，君子罔也。

九四：贞吉，悔亡。藩决不羸，壮于大舆之輹。

《象》曰：藩决不羸，尚往也。

贞吉悔亡者，用罔之事虽吉，羊终逃亡而悔恨也。藩决不羸者，罔藩为羝羊所触而决，羊角不能羸也。壮于大舆之輹者，輹，即辐。以大舆之辐，防备其藩决之处也。藩决而羊逃亡，是羊自往，非人窃逃，故《象》曰：尚往也。

六五：丧羊于易。无悔。

《象》曰：丧羊于易，位不当也。

丧羊于易者，易，置易之易。《周礼·县师》注：郊内谓之易。《吕君碑》：慎守置易。藩决羊亡，追之及于易而丧

也。无悔者，羊虽丧而非盗窃，可以无悔。只因用罔不当其位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

上六：羝羊触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无攸利，艰则吉。

《象》曰：不能退，不能遂，不详也。艰则吉，咎不长也。

不羸之羊，已丧于易矣。其未丧之羊，仍触于藩，不能退，不能进。虽无所丧，而亦无所利，非防备之善，故曰不详也。详，善也。艰难以防备之，防备虽不善，其事则吉，而咎不长，故《象》曰：咎不长也。

《大壮》初爻，言开始为正当之生活，虽有信而不能行也。二爻，言自问无愧于心，其事终吉也。三爻，言小人侵夺君子正当之生活，而君子用罔以防备之也。四爻，言藩决不防其羊，而羊亡也。五爻，言追所亡之羊而丧于易也。上爻，言未亡之羊，须艰难辛苦以防备之也。《大壮》虽努力于生活，而生活不能发展，故继之以《晋》焉。《晋》者，进也。

晋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终壮，故受之以《晋》。《晋》者，进也。

《说文》：晋，进也。日出万物进。《大壮》，迁徙以后休养生息之卦。其三、四、五、上爻，虽不言休养生息，皆是休养生息之事。晋训日出万物进，言养锐积力如日之初出，可以上进也。《晋》，扩充国力之卦。相当于伐崇、伐邳、伐密须之时也。物不可以终壮者，养锐积力是大壮之事。锐已养成，力已积厚，不可终止于壮而不进。故受之以《晋》者，休养生息以后，必进而扩其国力也。《晋》者

进也者，于动作言谓之进，于动作所成之事业言，亦谓之进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晋》，昼也。日出为昼，凡事皆可上进也。

《晋》：康侯，用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。

《彖》曰：《晋》，进也。明出地上。顺而丽乎大明，柔进而上行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也。

《晋》康侯者，马融云：康，安也。郑玄云：康，尊也。程颐云：康侯，治安之侯也。朱熹云：康侯，安国之侯。诸说皆可借用。康侯，谓文王也。用锡马蕃庶者，锡，赐之借字。《尔雅》：锡，赐也。锡马，是释羑里之囚，赐之弓矢斧钺，得专征伐。言所赐之马，休养生息而蕃庶也。昼日三接者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礼下贤者，日中不暇食以待士。是其事也。言一日之中，三度接见贤者也。

明出地上者，休养生息以后，如日出地上而大明也。顺而丽乎大明者，文王和顺之德，依乎大明。《毛诗小序》：《大明》，文王有明德是也。柔进而上行者，如献洛西之地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之事皆是。是以能为治安之侯用所赐之马，休养生息而蕃庶，接见贤者，不遭纣之疑也。

《象》曰：明出地上，《晋》。君子以自昭明德。

明出地上，昼之象，《晋》之象也。君子法明出地上之象，自昭其明德也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遵后稷、公刘之业，则古公、公季之法。《诗·大明》：维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皆是自昭其明德之事也。

初六：晋如摧如，贞吉。罔孚。裕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晋如摧如，独行正也。裕无咎，未受命也。

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者,《说文》:摧,一曰折也。言上进而受摧折也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,崇侯谮西伯于殷纣,纣乃囚西伯于羑里,是其事也。罔,《说文》引作有。虽受摧折,其事则吉。而人信之,以其行为之正,故《象》曰:独行正也。裕无咎者,《说文》:裕,衣物饶。引申为宽裕之裕。言囚羑里,宽裕其德而无咎也。所以无咎者,文王尚未受命作周,纣不甚忌,故《象》曰:未受命也。

六二:晋如愁如,贞吉。受兹介福,于其王母。

《象》曰:受兹介福,以中正也。

晋如愁如贞吉者,上进摧折,至于忧愁,然其事则吉。此正囚于羑里之时也。受兹介福者,介,弃之借字。《尔雅》:介,大也。介福,即大福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,纣囚西伯于羑里,闾夭之徒,求美女、文马献之纣,乃赦西伯,赐之弓矢斧钺,使得征伐,是其事也。文王有宽裕之德,行中正之道,虽有羑里之囚,而有介福之赐,故《象》曰:以中正也。于其王母者,《尔雅》:父之妣,为王母;王父之妣,为曾祖王母;曾祖王父之妣,为高祖王母。王母,姜嫄也。姜嫄,是后稷之母,亦得称王。周之基业,起自后稷,文王于受兹介福之后,推原基业之始而归之王母也。《毛诗小序》:《生民》,尊祖也。后稷生于姜嫄,文、武之功起于后稷,故推以配天焉。是其事也。

六三:众允,悔亡。

《象》曰:众允之,志上行也。

众允悔亡者,国内外之众皆服从也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:西伯阴行善,诸侯皆来决平。于是虞、芮之人有狱不能决,乃如周。入界,耕者皆让畔,民俗皆让长。虞、

芮之人未见西伯，皆惭，相谓曰：吾所争，周人所耻，何往为，只取辱耳。遂还，俱让而去。诸侯闻之，曰：西伯盖受命之君。此众允之事也。众允，自然悔亡而志行，故《象》曰：志上行也。

九四：晋如鼫鼠，贞厉。

《象》曰：鼫鼠贞厉，位不当也。

晋如鼫鼠贞厉者，《毛诗小序》：《硕鼠》，刺重敛也。

言上进兀于贪谗之臣，如崇侯、恶来之类，其事危也。此贪谗之臣，皆不当位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

六五：悔亡，失得勿恤。往吉。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：失得勿恤，往有庆也。

悔亡失得勿恤者，《说文》：恤，忧也。既有六三之众允悔亡，又有九四之鼫鼠不当位，只有秉志而行，失得不忧恤也。往吉无不利者，伐崇、伐邶、伐密须之事，秉志而往，吉，无不利，故《象》曰：往有庆也。

上九：晋其角，维用伐邑。厉吉。无咎。贞吝。

《象》曰：维用伐邑，道未光也。

晋其角者，《广雅》：角，触也。进而以兵与他国相接触也。维用伐邑者，《说文》：邑，国也。即崇、邶、密须之国，晋其角以伐之也。厉吉无咎贞吝者，伐邑虽危，必吉无咎，但其事吝而未广，故《象》曰：道未光也。光，广也。

《晋》卦初爻，言上进受摧折而囚于羑里也。二爻，言因受摧折而受介福，得专征伐之事也。三爻，言国内外皆服从也。四爻，言紂左右之臣不当位也。五爻，言计议征伐之事也。上爻，正言征伐之事也。征伐而道未广，必继续征伐，因之蒙难，进而有所伤也。故继之以《明夷》焉。

夷者，伤也。

明 夷

《序卦》：进必有所伤，故受之以《明夷》。夷者，伤也。

夷，痍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痍，伤也。《公羊成十六年传》：王痍者何，伤乎矢也。《左成十六年传》：察夷伤。《左襄二十六年传》：王夷师燬。《明夷》之夷。皆此义也。《晋》卦之进，明出地上，言文王也。《明夷》之伤，明入地中，言殷纣也。明夷者，殷纣之乱，明入地中而明伤也。《诗·荡》第二章、八章皆言：文王曰咨，咨汝殷商。文王对于纣，固为纣伤，亦为己伤也。进必有所伤者，以服事之心，进而效忠于殷，而殷不用旧。于殷纣言，明入地中而伤也。于文王言，用晦而明而伤也。故受之以《明夷》者，《明夷》之记事，所以次于《晋》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明夷》，诛也。《白虎通》：诛，犹责也。《诗·荡》篇：曾是莫听，大命以倾。所以责纣也。《诗·文王》篇：宜鉴于殷，骏命不易。所以自责也。皆《明夷》诛也之类也。

《明夷》：利艰贞。

《彖》曰：明入地中，《明夷》。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，文王以之。利艰贞，晦其明也。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

《明夷》利艰贞者，处《明夷》之时，以义为利，艰难以任事也。《明夷》之利贞，视《大壮》之利贞，加一艰字，以见处《明夷》之时，最宜谨慎。《诗·大明》篇：维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是也。

明入地中《明夷》者，明，日也。日，譬君，谓纣也。言

明入地中而明伤也。内文明而外柔顺者，文明蕴于内，柔顺见于外，谓文王也。《论语》：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是其事也。以蒙大难者，郑玄云：蒙，犹遭也。言遭《明夷》之大难也。文王以之者，言文王以内文明外柔顺，处《明夷》之难也。利艰贞晦其明也者，内文明之明，自晦而不见也。《诗·酌》篇遵养时晦是也。内难而能正其志者，遭《明夷》之难，而能自正其志也。《诗·大明》篇厥德不回是也。此即利艰贞也。箕子以之者，箕，蜀才本作其，可从。其子，谓文王。前言文王，后言其子，用代名词也。

《象》曰：明入地中，《明夷》。君子以莅众，用晦而明。

明入地中，谓纣。《明夷》，纣之时明伤也。君子，谓文王。处《明夷》之时，受弓矢斧钺之赐，以此莅众，最易遭忌，须内文明而外柔顺，用以自晦，又须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用以自明也。

初九：明夷于飞，垂其翼。君子于行，三日不食。有攸往，主人有言。

《象》曰：君子于行，义不食也。

明夷于飞者，处《明夷》之时，有所作为也。垂其翼者，有所作为。即遭挫折，如鸟垂其翼也。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者，君子有所作为而行，一事必计议三日而谋画焉。谋画之时，宜不暇食，故《象》曰：义不食也。义，宜也。有攸往主人有言者，谋画之后而有所往，主人知之，必言责焉。主人，谓纣也。

六二：明夷，夷于左股，用拯马壮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吉，顺以则也。

明夷夷于左股者，处《明夷》之时伤于左股也。或是

释羑里之囚后，左股有伤，或因其他之事而伤，史无明文，无可证也。用拯马壮吉者，拯，拊之又一体。《说文》：拊，上举也。马融云：拯，举也。拯马，乘马也。因伤左股乘马而行，壮顺而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顺以则也。

九三：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大首。不可疾贞。

《象》曰：南狩之志，乃大得也。

明夷于南狩者，谋定而往，以田猎之事晦之也。得其大首者，首，禽兽之首也。田猎大有所获，知民众可用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南狩之志，乃大得也。不可疾贞者，民众虽可用，而不可亟其事也。

六四：入于左腹，获明夷之心，于出门庭。

《象》曰：入于左腹，获心意也。

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者，左，逆也。左腹，纣之心腹，贪谗之臣也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，以美女、文马，他奇怪物，因嬖臣费仲以献，纣乃赦西伯。此类之事必多，史仅记其一耳。因嬖臣以献，先入左腹，始可获明夷之心，故《象》曰：入于左腹，获心意也。于出门庭者，既获明夷之心，可以出门庭而征伐也。

六五：箕子之明夷。利贞。

《象》曰：箕子之贞，明不可息也。

箕子之明夷者，箕子，即其子，谓文王。言文王处《明夷》之时也。利贞者，伐崇、伐邶、伐密须之事也。卦辞之利贞，统全卦而言，故有艰字。爻辞之利贞，指一爻而言，故无艰字。内难而能正其志，至是始克行其志，此即《大象》之用晦而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箕子之贞，明不可息也。

上六：不明，晦。初登于天，后入于地。

《象》曰：初登于天，照四国也。后入于地，失则也。

不明晦者，虽有伐崇、伐邳、伐密须之功，不能自明，还以自晦也。初登于天者，伐崇、伐邳、伐密须之后，诸侯服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照四国也。后入于地者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：西伯积善累德，诸侯皆向之，将不利于帝。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。文王感羑里之事，不能不自晦而入于地也。处《明夷》之世，毫无法律可言，故《象》曰：失则也。

《明夷》卦初爻，言文王有所作为，而谗臣厄之；有所征伐，而纣疑之也。二爻，言文王伤于左股而乘马也。三爻，言文王有所征伐，而自以田猎晦之也。四爻，言因纣之嬖臣，以得纣之心也。五爻，言文王征伐之事也。上爻，言征伐得诸侯之服从，犹须晦明以自养也。处《明夷》之时，既不能以征伐行其志，反而为组织家庭之工作，故继之以《家人》焉。

家 人

《序卦》：伤于外者必反于家，故受之以《家人》。

家人，一家之人，合父子、兄弟、夫妇而言之也。文王组织家庭之工作，详见于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二诗。《周南》十一篇，《召南》十四篇，皆言组织家庭之事。（余有《从诗经上考见中国之家庭》一文，兹不引。）《家人》一卦，组织家庭之记载也。伤于外必反于家者，《明夷》上六，初登于天，后入于地，言文王得专征伐，来诸侯之服从，而不能不韬晦自养也。虽韬晦自养，卒遭忌而伤，此伤于外也。为

下层工作，从事于家庭之组织，此反于家也。故受之以《家人》者，因《明夷》之伤，而从事家庭组织之工作也。家庭，即家人，一家以内之人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家人》，内也。不在外为征伐之工作，而在内为组织家庭之工作也。

《家人》：利女贞。

《彖》曰：《家人》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而家道正。正家而天下定矣。

《家人》利女贞者，利，义之和也。一家之人，以和为贵也。家内之事，以女为主，女主中馈，故曰女贞。

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者，女子主家内之事，男子主家外之事。正位，正其职业也。《咸》刚上而柔下，正男女名分之位。《家人》女内男外，正男女职业之位。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者，男女职业既正，天之生，地之长，宜如是也。义，宜也。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者，君治理一国之事，父母治理一家之事。女正位乎内，非妇之位，母之位也。男正位乎外，非夫之位，父之位也。男女各有职业，督率一家之人，严守其职业，如一国之君，故曰严君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者，合父母、夫妇、兄弟、姊妹八口为一家。不言母者，包括于妇之中；不言姊妹者，包括于兄弟之中，始改男统，略言女也。父，努力于父之职业，曰父父。子，努力于子之职业，曰子子。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皆如是。各努力本位之职业，而家道以正也。道，路也。各有正路可行也。设不努力于本位，即《论语》之所谓父不父，子不子也。正家而天下定矣者，《礼记》《大学》之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儒家

之伦理学的政治学所由出也。

《象》曰：风自火出，《家人》。君子以言有物，而行有恒。

风自火出《家人》者，张子云：家道之始，始于饮食，故曰风自火出。此说可借用。饮食，家之始也。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者，君子，即严君。不仅以饮食烹饪为能尽其职业，必言有物，使一家之人信之；行有恒，使一家之人则之。此上九所以有反身之威如也。

初九：闲有家。悔亡。

《象》曰：闲有家，志未变也。

闲有家悔亡者，《说文》：闲，阑也。阑，门遮也。防闲门户，小心谨慎，终始不变，而悔自亡，故《象》曰：志未变也。言防闲之志不变也。

六二：无攸遂，在中馈。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吉，顺以巽也。

无攸遂者，《说文》：遂，亡也。亡、往音近义同，戒其无他往也。在中馈贞吉者，《仪礼》注：馈，朝夕食也。在家主中馈，烹饪是也。言女子毋他往，主饮食烹饪之事而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顺以巽也。《说文》：巽，具也。言顺以听命而事具也。

九三：家人嗃嗃，悔厉，吉。妇子嘻嘻，终吝。

《象》曰：家人嗃嗃，未失也。妇子嘻嘻，失家节也。

家人嗃嗃者，《说文》无嗃，当是爇。爇，火热也。郑玄云：嗃嗃，苦热之意。此说可用。家人在中馈，苦热而爇爇也。悔厉吉者，有恨于心，其事虽危而吉，以其未失妇道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失也。妇子嘻嘻终吝者，郑玄云：嘻嘻，骄佚喜笑之貌。此说可用。妇不妇，子不子，嘻嘻不

事职业，终至家败而吝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失家节也。节，即各守其职业之谓。

六四：富家。大吉。

《象》曰：富家大吉，顺在位也。

富家大吉者，不言家富，而言富家，各努力于职业以富之也。一家之人，顺听在位之命，则家必富，大吉之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顺在位也。在位，女正位乎内，家内之事，听母之命也。男正位乎外，家外之事，听父之命也。

九五：王假有家，勿恤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王假有家，交相爱也。

王假有家者，王，谓文王也。马融云：假，大也。言文王组织家庭之工作，告成而大有家也。人人皆有家，即王大有家也。勿恤吉者，人人皆有家，可勿忧而吉也。一家之家道立，一家之人交相爱；一国之家道立，一国之家交相爱；天下之家道立，天下之家交相爱，故《象》曰：交相爱也。

上九：有孚，威如。终吉。

《象》曰：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谓也。

有孚者，组织家庭之工作告成，而民信之也。威如终吉者，威，威仪也。治家之道，以身作则。《诗》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是也。一家之长，当以身作则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反身之谓也。

《家人》卦初爻，言家长能防闲其家也。二爻，言妇主中馈之事也。三爻，言处家不可失家节也。四爻，言各事其事而家富也。五爻，言家富而交相爱也。上爻，言家长当以身作则也。组织家庭之工作，于政治言，虽告成功，

于社会言，一时必不能成功。或爱于此家而乖于彼家，即一家之中，或爱于前而乖于后，故继之以《睽》焉。《睽》者，乖也。

睽

《序卦》：家道穷必乖，故受之以《睽》，《睽》者，乖也。

《说文》：睽，目不相视也。引申为乖睽之义。睽，一家之人，互相乖睽也。人之相乖睽也，先见于目，目不相视，乖睽之初步也。《彖》辞：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。一夫多妻之家庭乖睽也。（《诗·周南·樛木》，《召南·小星》、《江有汜》，一夫多妻是周制。）《大象》之同而异，同居而异趣，乖睽之象也。家道穷必乖者，物久必穷，穷而不变更必乖，事理之自然也。《家人》之道，行之既久，于家人言，交相爱者，或不相爱矣。于家长言，以身作则者，或不能作则矣。皆穷之事也。故受之以《睽》者，穷而不变更所以乖也。睽者乖也者，《说文》：乖，背吕也。引申为乖戾之义。睽，目不相视。乖，面不相向也。始于目不相视，继于面不相向。《睽》卦之事也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睽》，外也。一家之人，乖睽而心向外也。

《睽》：小事吉。

《彖》曰：《睽》，火动而上，泽动而下。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。说而丽乎明，柔进而上行，得中而应乎刚，是以小事吉。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万物睽而其事类也。《睽》之时用大矣哉！

《睽》，一夫多妻之家庭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之卦

也。小事吉者，乖睽之家庭，虽多小事之纠纷，大体尚吉。小事，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爻所记之事。吉，上九之遇雨则吉也。

火动而上者，家人纠纷，其叫嚣之形状，如火动而上也。泽动而下者，家长和解，其温润之态度，如泽动而下也，已失严君之义矣。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者，二女同居，各有其志而不同行也。说而丽乎明者，明，谓家长。二女皆以和说之言语容貌，依附于家长也。柔进而上行者，柔，谓二女。二女各进而上行也。得中而应乎刚者，中，谓家长之心。二女皆欲得家长之心而应乎家长也。是以小事吉者，二女之志虽不同行，而皆欲得家长之心，尚未破坏家庭之制度，是以虽有纠纷之小事，而大体尚吉也。天地睽而其事同也者，天尊地卑，形体睽而其事同一生育也。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者，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位虽睽，而其志同一合作也。万物睽而其事类也者，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状虽睽，而其事同一动作也，皆推广言之也。睽，事理之自然。睽而不睽，事理之当然也。《睽》之时用大矣哉者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上火下泽，《睽》。君子以同而异。

上火下泽《睽》者，即《彖》辞之火动而上，泽动而下，言家人纠纷，家长和解，是以睽也。君子以同而异者，君子，谓家长。同，谓二女同居。异，谓其志不同行。家人纠纷，家长不严厉让责之，而温润和解之，所以有二女同居之同，而又有其志之不同行之异。家长已失反身之威如也。

初九：悔亡。丧马，勿逐自复。见恶人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见恶人，以辟咎也。

悔亡者，家长因家睽，悔恨而逃亡也。其悔之事有二：一丧马，以见家之散乱；一见恶人，以见家之素杂。丧马勿逐自复者，马丧，无人追逐而自复也。见恶人无咎者，家人乖睽，恶人往来其家，家主避之可以无咎，故《象》曰：以辟咎也。辟，避也。

九二：遇主于巷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遇主于巷，未失道也。

遇主于巷无咎者，主，即家长。家长避恶人而亡，家人寻之，而遇于巷。其亡未远，寻未失道，所以无咎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失道也。

六三：见舆曳，其牛掣，其人天且劓。无初有终。

《象》曰：见舆曳，位不当也。无初有终，遇刚也。

见舆曳者，《说文》：曳，曳曳也。段玉裁云：犹牵引也。遇主于巷之时，有曳舆当于路者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其牛掣者，掣，髻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髻，一角仰也。《子夏传》作契，云：一角仰也。言曳舆之牛，其形状如是也。其人天且劓者，《说文》：天，颠也。刑鼻为劓，刑颠为劓。未制劓字，天即劓。《庄子》，刑天之民，即刑颠之民。项安世云：天，去发之刑。是其义也。言曳舆之人也。无初有终者，避恶人而亡，无初也。遇于巷而归，有终也。妇对于夫言刚，故《象》曰：遇刚也。

九四：睽孤，遇元夫。交孚，厉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交孚无咎，志行也。

睽孤者，二女乖睽，夫出亡而孤居也。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者，九二遇于巷，六三有终，遇元夫之后，互相孚信而

志平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志行也。元夫，元有之夫也。厉无咎，其始虽厉，其终无咎也。

六五：悔亡。厥宗噬肤，往何咎。

《象》曰：厥宗噬肤，往有庆也。

六五之悔亡与初九之悔亡，其亡同，其悔不同。初九之悔亡，丧马，见恶人二者而已；六五之悔亡，同宗之人群来訖扰也。厥宗噬肤者，《尔雅》：厥，其也。其宗，同宗之人也。噬肤，訖扰也。俗语所谓切肤之痛也。往何咎者，有所恨而亡往，既免目前之咎而得他日之庆，故《象》曰：往有庆也。

上九：睽孤，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，先张之弧，后说之弧。匪寇，婚媾。往遇雨，则吉。

《象》曰：遇雨之吉，群疑亡也。

九四之睽孤，遇元夫之时，追前言之也。上九之睽孤，在六五悔亡之后，据现言之也。见豕负涂载鬼一车者，家主悔亡，家人寻之，在路之所见，与六三之见舆曳，其牛掣，其人天而劓同。鬼一车，言一车之人，其形状如鬼也。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者，说，即脱，先疑噬肤之宗来追，以为寇仇，故张之弧，后知匪寇婚媾，故脱之弧也。往遇雨则吉者，天气雨而郁蕴消，人心释而疑惑解。往，已往之疑惑也。疑惑释则吉矣，故《象》曰：群疑亡也。

《睽》卦初爻，言以丧马、避恶人而逃亡也。二爻，言家人寻之遇于巷也。三爻，言归于家也。四爻，言归于家而交孚也。五爻，言以同宗噬肤又逃亡也。上爻，言群疑消释而吉也。家道既睽，群疑终不能尽释，不转瞬而难又

生，故继之以《蹇》焉。《蹇》者，难也。

蹇

《序卦》：乖必有难，故受之以《蹇》。《蹇》者，难也。

《说文》：蹇，𨾏也。字亦作蹇，行难为蹇，言难为蹇，古不分也。《蹇》，诸侯归向文王，就来决狱之卦也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西伯阴行善，诸侯皆来决平。是其事也。乖必有难者，家道穷必乖，乖而不已必有难。《睽》上九群疑虽亡，不转瞬其乖更甚，至此家与彼家之乖，而有讼狱焉。《史记》：虞、芮之人，有狱不决。此虞、芮人之家，乖而有讼狱之难也。故受之以《蹇》者，《蹇》，是诸侯皆来决平之卦，史弟记虞、芮一事耳。《蹇》者难也者，蹇，是行之难与言之难，因决平言之难，即谓之蹇。此《蹇》卦之义也，故《杂卦传》亦曰：《蹇》，难也。

《蹇》：利西南，不利东北。利见大人。贞吉。

《彖》曰：《蹇》，难也，险在前也。见险而能止，知矣哉。《蹇》，利西南，往得中也。不利东北，其道穷也。利见大人，往有功也。当位贞吉，以正邦也。《蹇》之时用大矣哉！

《蹇》，诸侯来决平之卦。利西南者，文王之国，在诸侯之西南，利往而诉之也。不利东北者，殷纣之都，在诸侯之东北，不利往而诉之也。利见大人贞吉者，大人，谓文王。利见文王，其事吉也。

《蹇》难也险在前也者，蹇之难，有险在前也。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者，有讼狱之险难，不能自决，止而不决，就决于文王，可谓知也。往得中也者，往决于文王，能得讼狱

之中也。其道穷也者，往决于殷纣，置之不理，其道穷也。往有功也者，往见文王而利，其往有功也。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者，当位，即得中，亦即六四《象》曰当位实也之当位。决狱得中，可以正一国之讼狱也。《蹇》之时用大矣者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水，《蹇》。君子以反身修德。

山上有水，险之象，《蹇》之象也。君子以反身修德者，君子，谓服从文王之诸侯，如虞、芮之君，见文王之善政，反身自修，俱让而去之也。

初六：往蹇，来誉。

《象》曰：往蹇来誉，宜待也。

往蹇者，就文王决平而往也。来誉者，就文王决平，必能各其情，归来有善誉也。诸侯有讼狱不能自决，宜待文王而决，故《象》曰：宜待也。

六二：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

《象》曰：王臣蹇蹇，终无尤也。

王臣蹇蹇者，王臣，谓诸侯。蹇蹇，上动词，下名词。诸侯往归文王，就决讼狱。文王决之，各得其平，故《象》曰：终无尤也。匪躬之故者，《广雅》：故，事也。诸侯归往文王，就决讼狱，非身之事，国之事也。

九三：往蹇，来反。

《象》曰：往蹇来反，内喜之也。

往蹇来反者，反，平反。往文王决讼狱，平反归来，心内自喜，故《象》曰：内喜之也。

六四：往蹇，来连。

《象》曰：往蹇来连，当位实也。

往蹇来连者，连，联音近义同。朱骏声云：凡联属、联合、牵联字经传皆以连为之。就文王决平而往，平反连袂归来，如实各当其位，故《象》曰：当位实也。

九五：大蹇，朋来。

《象》曰：大蹇朋来，以中节也。

大蹇朋来者，就文王决狱之人而朋来也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诸侯皆来决平，是其事也。《孟子》：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；不之益而之启。以讼狱为人心向背之表示，盖亦本文王之事推言之也。诸侯来决平，以其能得讼狱之中节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中节也。

上六：往蹇，来硕。吉。利见大人。

《象》曰：往蹇来硕，志在内也。利见大人，以从贵也。

往蹇来硕者，《尔雅》：硕，大也。往之时为讼狱，其态度褊急而小；来之时讼狱平反，其意志宽裕而大，因此内向之意愈坚，故《象》曰：志在内也。利见大人者，即卦辞之利见大人，言见文王而归从之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从贵也。

《蹇》卦初爻，言豫备往就文王决狱也。二爻，言正就文王决狱也。三爻，言决狱而得平反也。四爻，言就决狱而往者，连袂而归也。五爻，言就文王决狱者多也。上爻，言就文王决狱者，皆归向文王也。诸侯就决狱于文王，其事至急，而求所以缓之。故继之以《解》焉。《解》者，缓也。

解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终难，故受之以《解》。《解》者，缓也。

《说文》：解，判也。从刀，判牛角。解，本分析牛角之名，引申为分析一切之名。两造相争，分析为是为非，谓之情理和解；分析有罪无罪，谓之法理判解。《解》卦时代，和解与判解混而同之也。物不可以终难者，《蹇》，讼狱之难。就文王决平，文王不任其终难也。故受之以《解》者，解其讼狱之难，《解》之所以次《蹇》也。《蹇》，就诸侯言，《大象》：君子以反身修德。君子，谓诸侯也。《解》，就文王言，《大象》：君子以赦过宥罪。君子，谓文王也。《解》者缓也者，讼狱之事急，解以缓之。故《杂卦传》亦曰：《解》，缓也。缓非法律之判解，情理之和解也。

《解》：利西南。无所往，其来复，吉。有攸往，夙吉。

《彖》曰：《解》，险以动，动而免乎险，《解》。《解》利西南，往得众也。其来复吉，乃得中也。有攸往夙吉，往有功也。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。《解》之时大矣哉！

《解》，文王决平诸侯讼狱之卦也。利西南者，即《蹇》之利西南。无所往者，即《蹇》之不利东北，无所往也。其来复吉者，来，诸侯之来决平。复，诸侯之受决平而归。其来其复皆吉也。有攸往夙吉者，虞翻云：夙，早也。程颐云：尚有当解之事则早为之，乃吉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有所往而就决平，早则吉也。皆就诸侯言之也。

《解》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者，来决平谓之解，故曰：《解》，险以动。既决平谓之解，故曰动而免乎险解。往得众也者，往西南就决平，得民众之心也。乃得中也者，决平得讼狱之中也。往有功也者，早往则吉必有功也。已来决平之诸侯，为他诸侯言也。天地解而雷雨作者，郁蕴未解之时，必作雷雨也。雷雨作而百草木皆甲坼者，郁蕴

已解，百果草木皆甲坼而出也。推广言之也。《解》之时大矣哉者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雨作，《解》。君子以赦过宥罪。

雷雨作而郁蕴解，决平成而讼狱解也。君子以赦过宥罪者，文王决平，有过者赦之，有罪者宥之。赦过，情理之和解。宥罪，法律之判解也。

初六：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刚柔之际，义无咎也。

此爻只有无咎二字，未言何事。既是《解》之初爻，当是解讼狱之事。以《象》辞推测之，刚，强者。柔，弱者。强弱相争，故曰之际。二、三、四、上爻，皆言事因。五爻虽不言事因，言君子解之，小人信之。此爻不言事因，当是寻常强弱相争之事，故《象》曰：义无咎也。义，宜也。

九二：田获三狐，得黄矢。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贞吉，得中道也。

田获三狐者，田，田猎也。三狐，田猎之所获也。得黄矢者，黄矢，即《噬嗑》之金矢。《噬嗑》言夺乾肺而食，使纳金矢以罚之。此则争所获之三狐，使纳黄矢以罚之。《噬嗑》未广，所以艰贞吉。此得中道，所以贞吉，故《象》曰：得中道也。

六三：负且乘，致寇至。贞吝。

《象》曰：负且乘，亦可丑也。自我致戎，又谁咎也。

负且乘者，言贵重之物当捆载以行。如《遯》卦执之用黄牛之革是也。乃负而且乘且行，是可丑之事。故《象》曰：亦可丑也。致寇至者，因负且乘，致寇劫夺，可谓自召其殃，故《象》曰：又谁咎也。贞吝者，寇由自召，吝之

事也。

九四：解而拇，朋至斯孚。

《象》曰：解而拇，未当位也。

解而拇者，王肃云：拇，手大指也。孔颖达云：而，汝也。此说皆可用。言判解汝等相斗之事也。以手相斗曰拇。相斗之时，是非未明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当位也。朋至斯孚者，朋，众也。孚，信也。有众至而证明，始可信也。

六五：君子维有解，吉。有孚于小人。

《象》曰：君子有解，小人退也。

君子维有解者，言文王维有照讼狱之情而决平，其事吉也。有孚于小人者，有信于小人，得决平而退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君子有解，小人退也。

上六：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获之，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：公用射隼，以解悖也。

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者，公，两国相争之君。孔颖达云：隼，鸛鵒之属。马融云：墉，城也。此说皆可用。两国之君相争，就决平于文王。文王使两国之君，射隼于高墉之上以解决之，故《象》曰：以解悖也。解非法律之判解，情理之和解也。以射隼和解，当是古代和解所行之习惯。获之无不利者，射隼而获，相争和解，两方俱利也。

《解》卦初爻，言因强弱寻常之争而讼也。二爻，言因田猎之争而讼也。三爻，言因寇劫之事而讼也。四爻，言因争斗之事而讼也。五爻，言文王决平，民众信之也。上爻，言两国之君相争而讼，用射隼以和解之也。和解以后，诸侯服从，文王不自满假，而自损抑。故继之以《损》焉。

损

《序卦》：缓必有所失，故受之以《损》。

《说文》：损，减也。从手，员声。员，物数也。减其物数也。本减损物数之损，引申为减损行为之损。减损其物数者，卦辞之二簋可用享是也。减损其行为者，《大象》之惩忿窒欲是也。缓必有所失者，和解以后，诸侯服从，不自满假，如有所失而自损抑。《损》卦所记者，自损之事也。故受之以损者，自损其物数，二簋用享而节俭也。自损其行为，惩忿窒欲而谨饬也。《系辞传》：《损》，德之基也。言节俭与谨饬，为人德之基也。

《损》：有孚。元吉。无咎。可贞。利有攸往。曷之用，二簋可用享。

《彖》曰：《损》，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。损而有孚，元吉，无咎，可贞，利有攸往。曷之用，二簋可用享，二簋应有时。损刚益柔有时，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

《损》有孚者，能自损抑而民信也。元吉无咎者，损而民信，大吉无咎也。可贞利有攸往者，其事可行，利于有所往，如上九之爻也。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，王弼云：曷，辞也。曷之用，言何用丰为也。二簋，质薄之器也。行损以信，虽二簋可用享。此说可借用。享，非祭祀之享，乃自享之享。自享前或丰盛，今则减损其物数而节俭矣。损下益上其道上行者，凡言损者，只知损民益己，此言诸侯之一般行为也。卦辞所言，文王之行也。（损下益上，若非指诸侯之行为，不应又言损刚益柔，《彖》辞全举

卦辞而不分析，他卦皆无此例。)二簋应有时者，二簋之用须当其时，祭享不可用，自享则可用。即《论语》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是也。损刚益柔有时者，损君益民亦有时，日用可以损，法仪不可损。即《论语》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也。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者，或损或益，或盈或虚，皆当其时而行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泽，《损》。君子以惩忿窒欲。

山在上，泽在下，损泽之卑，益山之高，此损下益上之损也。山损而下夷，泽益而上平，损山之高，益泽之卑，此损刚益柔之损也。《损》卦之损，属后义。君子以惩忿窒欲者，君子，谓文王，以损之道，惩止忿怒，窒塞情欲也。

初九：已事遄往，无咎。酌损之。

《象》曰：已事遄往，尚合志也。

已事遄往无咎者，虞翻本：已作祀，云祭祀。遄，速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祭祀之事，当速往而无咎也。酌损之者，祭祀之事，斟酌损之也。行损之初，或有不当损而损者，故《象》曰：尚合志也。尚合者，不尽合也。

九二：利贞。征凶。弗损，益之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利贞，中以为志也。

利贞者，中以自守，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，利于行损之事，故《象》曰：九二利贞，中以为志也。征凶者，处损之时，不守中而往，必凶也。弗损益之者，对于民众，不仅弗损而又益之也。

六三：三人行则损一人，一人行则得其友。

《象》曰：一人行，三则疑也。

三人行则损一人者，与三人谋，一人之谋与二人不

同，则弃之不用，所谓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是也。一人行则得其友者，惟与一人谋，则惟一人之谋是用也。损一人，弃一人之谋不用也。得其友，用一人之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一人行，三则疑也。

六四：损其疾，使遄有喜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损其疾，亦可喜也。

损其疾者，疾，非疾病之疾，乃忿欲之疾，谓愆忿窒欲也。使遄有喜无咎者，使速行之，有喜而无咎，故《象》曰：亦可喜也。

六五：或益之十朋之龟，弗克违。元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元吉，自上祐也。

或益之十朋之龟者，朋，如《诗》锡我百朋之朋。言纣或赐之十朋之龟也。弗克违者，弗能违背益者之意而不可受也。元吉者，吕大临云：居损获益，故曰元吉。此说可用，故《象》曰：自上祐也。对于纣言上也。

上九：弗损，益之，无咎。贞吉。利有攸往，得臣无家。

《象》曰：弗损益之，大得志也。

弗损益之无咎者，九二之弗损益之，对于民众；此爻之弗损益之，对于群臣也。九二尚未得民心，故征凶，此爻已得民心，故无咎也。贞吉利有攸往者，九二仅利于损之事而已，此爻损之事吉，又利有攸往也。得臣无家者，得群臣之欢心，损刚益柔，不自以为家也，如是则志得而利有攸往矣，故《象》曰：大得志也。

《损》卦初爻，言对于祭祀之事而酌损之也。二爻，言对于民众弗损而益之也。三爻，言有所谋画，损群众之龙杂也。四爻，言对于己身之损也。五爻，言受纣之赐也。

上爻，言对于群臣弗损而益之也。损己以益人，益人即所以益己。故继之以《益》焉。

益

《序卦》：损而不已必益，故受之以《益》。

《说文》：益，饶益也。饶，饱也。文王饶益民众，生活宽裕，民众归之。于民众言，得生活之饶益，于文王言，得服从之增益。《益》，文王大得民心之卦也。《损》卦仅言利有攸往，《益》卦则言利涉大川矣。《损》卦至上九，始可以利有攸往，九二尚征凶。《益》卦初九，即利用为大作。盖《损》卦言损己，《益》卦言益民也。损而不已必益者，自损不已，终必获益。《损》上九之得臣无家，无家，自损也。得臣，获益也。《损》九二、上九两言弗损益之，不损民而益民，即自损不已也。故受之以《益》者，损己即所以益民也。《系辞传》曰：《益》，德之裕也。谓文王之德宽裕，故得民心而受命作周。《杂卦传》曰：《损》《益》，盛衰之始也。言周盛之始，殷衰之始也。

《益》：利有攸往。利涉大川。

《彖》曰：《益》，损上益下，民说无疆。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利有攸往，中正有庆。利涉大川，木道乃行。《益》动而巽，日进无疆。天施地生，其益无方。凡益之道，与时偕行。

《益》，文王得民心之卦。《损》，得群臣之心，可以利有攸往。《益》，得民众之心，利有攸往之后，又可以利涉大川矣。

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者，《损》卦言损刚益柔。刚，君

也。柔，臣也。《损》上九言得臣无家，故知得臣下之心。《益》卦言损上益下。上，君也。下，民也。《彖辞》言民说无疆，故知得民众之心也。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者，损君而下益民，益之道大而广也。光，广也。利有攸往中正有庆者，以中之德，居正之位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所以利有攸往也。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者，程颐云：益，误作木。其说是也。利有攸往，损之道，未大行；利涉大川，益之道，乃大行也。《益》动而巽日进无疆者，动，涉大川也。益之道，行动而顺，日进无穷也。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，益之道，如天施地生之无方而不遍也。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者，益之道乘时而行，无不宜也。

《象》曰：风雷，《益》。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。

风雷《益》者，以风之烈益雷之迅，以雷之迅益风之烈也。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者，君子，谓文王。迁善改过，如《论语》所谓迅雷风烈必变也。

初九：利用为大作。元吉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元吉无咎，下不厚事也。

利用为大作者，侯果曰：大作，谓耕植也。此说可用。处《益》之时，用耕植之事利民也。元吉无咎者，于事大吉，于理无咎也。所以无咎者，以其不厚劳于民，故《象》曰：下不厚事也。侯果曰：初九之利，利为大作。若能不厚劳于下民，不夺于农峻，则大吉无咎矣。此说可用也。

六二：或益之十朋之龟，弗克违。永贞吉。王用享于帝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或益之，自外来也。

《损》六五或益之，纣益之，故曰元吉。此爻或益之，诸侯益之，故永贞吉。何以知之？以其不自上祐，而自外

来,故《象》曰:自外来也。王用享于帝吉者,帝,上帝也。

受十朋之龟,用告于上帝,为受命之符也。

六三:益之用凶事。无咎。有孚中行,告公用圭。

《象》曰:益用凶事,固有之也。

益之用凶事无咎者,凶事,兵事也。《老子》:用兵则贵右。凶事尚右,战胜以丧礼处之,则凶事,兵事也。处《益》之时,诸侯有不服从者,用兵伐之。当用而用,所以无咎。故《象》曰:固有之也。固有之,当用而用也。有孚中行者,民众信之,依中道而行也。告公用圭者,《九家易》:天子以尺二寸元圭事天,以九寸事地。上公执桓圭九寸,诸侯执信圭七寸,诸伯执躬圭七寸,诸子执璧圭五寸,诸男执蒲圭五寸,五等诸侯各执之以朝天子也。此说可用。文王执桓圭九寸上公之圭也,告征伐之事于天子,受命征伐时期也。告公即公告。

六四:中行告公从,利用为依迁国。

《象》曰:告公从,以益志也。

中行告公从者,与六三之告公同,而所告之事不同。六三之告为用兵,此爻之告为迁国。从,告而后从事,以益其服事之志,故《象》曰:以益志也。利用为依迁国者,依其服事之心,告而后迁也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:伐邶、伐崇侯虎,而作丰邑,自岐下而徙都丰,是其事也。

九五:有孚惠心,勿问元吉。有孚惠我德。

《象》曰:有孚惠心,勿问之矣。惠我德,大得志也。

有孚惠心勿问元吉者,民众之孚,须有仁惠之心,可勿问而大吉也,故《象》曰:勿问之矣。有孚惠我德者,行有所谓之德,惠心谓心,惠德谓政。民众之孚,以仁惠

之心，行仁惠之政，政行而民从，故《象》曰：大得志也。

上九：莫益之，或击之。立心勿恒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莫益之，偏辞也。或击之，自外来也。

莫益之者，非不益之，受益而自以为不益，一偏之辞，故《象》曰：偏辞也。或击之者，以一偏之辞，私心来击，自外于仁惠之政，故《象》曰：自外来也。立心勿恒凶者，恒，即六三、六四之中行，当用兵而用兵，当迁国而迁国，《象》辞所谓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是也。若立心不本于中行之恒，则凶矣。

《益》卦初爻，言文王作耕植以益民也。二爻，言诸侯益文王十朋之龟，因告于上帝为受命之符也。三爻，言文王用兵征伐不服从之国也。四爻，言文王自岐迁于丰也。五爻，言文王施仁惠之政于民也。上爻，言犹有不服从之国也。以文王施仁政，犹有不服从者，则必有以分决之。故继之以《夬》焉。《夬》者，决也。

夬

《序卦》：益而不已必决，故受之以《夬》。《夬》者，决也。

《说文》：夬，分决也。从又，丰象决形。徐锴云：夬，物也。所决之器也。引申为一切分决之称。《夬》卦继《益》卦之后，分决一切之事也。益而不已必决者，《益》九五施行惠政，而犹有上九或击之者，此益而不已，必有所以分决也。故受之以《夬》者，所以分决之方法也。夬之分决，不以武力，所以不利即戎也，而以法律，所以呼号有厉也。《夬》者决也者，决，抉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抉，

挑也。言以器挑而抉之也。经典通用决。《杂卦传》：《夬》，决也。刚决柔也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忧也。言分决之后，君子之道日长，小人之道日消。周日盛，而殷日衰也。

《夬》：扬于王庭。孚号有厉。告自邑，不利即戎。利有攸往。
《彖》曰：《夬》，决也。刚决柔也。健而说，决而和。扬于王庭，柔乘五刚也。孚号有厉，其危乃光也。告自邑，不利即戎，所尚乃穷也。利有攸往，刚长乃终也。

《夬》扬于王庭者，孔颖达云：王庭，是百官所在之处。以君子决小人，故可以显然发扬决断其事于王者之庭，示公正而无私隐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文王分决一切之事于王庭也。孚号有厉者，石介云：当先明信其法，宣其号令。此说可借用。言文王明信其法，宣布号令，甚严厉也。告自邑不利即戎者，程颐云：邑，私邑。告自邑，先自治也。不利即戎，谓不宜尚武也。即，从也。从戎，尚武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文王以文治治自邑，不用征伐也。利有攸往者，以文治治自邑，逐渐推行至于他邑。如《周南》组织家庭之政治，推行及于《召南》也。

刚决柔也者，刚，文王。柔，民众。文王分决民众一切之事也。健而说决而和者，自治健而民众说，万事决而民众和也。柔乘五刚也者，五，即 \times ，交互义。文王断事于王庭，俾民众乘时与己相交互也。其危乃光也者，法信令严，虽甚危厉，而德威日广也。光，广也。所尚乃穷也者，自治其邑不必尚武，尚武乃穷也。刚长乃终也者，推行仁政而往，德威日长，事业终成。即《杂卦传》：君子道长，小人道忧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上于天，《夬》。君子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。

泽上于天《夬》者，陆绩云：水气上天，决降成雨，故曰夬。此说可借用。言泽上于天，降而为雨，天之夬也。君子以施禄及下者，君子，谓文王，文王法天之象，施仁政于民众也。居德则忌者，则忌，王弼作明忌，云：忌，禁也。法明断严，不可以慢，故居德以明禁也。此说可借用。分决民众之事，当居德以明禁忌也。一方面施禄，一方面明忌，恩威并行也。

初九：壮于前趾。往不胜，为咎。

《象》曰：不胜而往，咎也。

壮于前趾者，壮，戕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戕，伤也。民众争斗伤于前趾也。往不胜为咎者，不以恩威并行，往为分决，必不胜而为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不胜而往，咎也。

九二：惕号，莫夜有戎。勿恤。

《象》曰：有戎勿恤，得中道也。

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者，《说文》：惕，敬也。恤，忧也。谨于号令，莫夜有戎来击，可勿忧也。自恤号令，勿恤有戎，得处夬之中道，故《象》曰：得中道也。

九三：壮于頄，有凶。君子夬夬，独行遇雨，若濡有愠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君子夬夬，终无咎也。

壮于頄有凶者，頄，郑玄作颧，云：夹面也。翟升云：頄，面也。义略同，皆可用。伤于前趾，其伤浅。伤于面，其伤已深，故凶。君子夬夬者，文王使人为之分决也。上动词，下名词。独行遇雨，若濡有愠。无咎者，往为分决者，独行遇雨而濡，若有怨于心而于事则无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终无咎也。

九四：臀无肤，其行次且。牵羊悔亡，闻言不信。

《象》曰：其行次且，位不当也。闻言不信，聪不明也。

臀无肤者，臀，即尻字。《说文》：尻，髀也。肤，皮也。民众争斗，至于臀无皮也。其行次且者，王肃云：次且，行之碍也。此说可用。无肤，有碍于行，行不当位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牵羊悔亡者，因所牵之羊，恨其逃亡，致启争斗也。闻言不信者，分决者听之不明，而民不信也，故《象》曰：聪不明也。

九五：苋陆夬夬，中行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中行无咎，中未光也。

苋陆夬夬者，宋衷云：苋，苋菜也。苋陆，种苋菜之地。夬夬，即九三君子夬夬之夬夬。在种苋菜之地，为民众分决争斗之事也。中行无咎者，以温和之态度为之分决，仅无咎而已，其用未广，故《象》曰：中未光也。言中行之用未广也。光，广也。

上六：无号，终有凶。

《象》曰：无号之凶，终不可长也。

无号者，无分决之号令也。终有凶者，卦辞之孚号，九二之惕号，分决争斗，已有号矣。只以九五用温和之态以分决，几于无号而终凶也。信法严令，始可长治。若无信法严令，必不可长治，故《象》曰：终不可长也。

《夬》卦初爻，言无恩威并行，往为分决，将不胜也。二爻，言敬慎于号令，虽有戎而无忧也。三爻，言君子往为分决也。四爻，言分决者听之不明也。五爻，言以中行之分决，虽无咎而其用未广也。上爻，言分决无号，终必凶也。民众以分决而和好，故继之以《姤》焉。

姤

《序卦》：决必有所遇*，故受之以《姤》。《姤》者，遇也。

《说文》无姤，字作媾。女部媾，重婚也。朱骏声云：今俗谓重重姻眷也。又段为遘。《说文》：遘，遇也。《姤》卦兼二义。自《夬》卦分决以后，婚媾互相来往而遇也。以政治言，当如《咸》卦之取女；以社会言，相沿习惯，而有《姤》卦之勿用取女。取女，行亲迎之礼。《咸》《彖》辞所谓男下女是也。勿用取女，不行亲迎之礼。《姤》《彖》辞所谓柔遇刚是也。《姤》卦记社会婚媾之情状也。决必有所遇者，古时民众互相争斗，不顾婚媾之亲。清代闽、广尚多两姓械斗之事，古时必多。分决以后，互相来往而遇也。故受之以姤者，未分决以前为寇，今则匪寇婚媾矣。故继之以《姤》也。《姤》者遇也者，姤，遘之借字。《杂卦传》亦云：《姤》，遇也。

《姤》：女壮。勿用取女。

《彖》曰：《姤》，遇也。柔遇刚也。勿用取女，不可与长也。天地相遇，品物咸章也。刚遇中正，天下大行也。《姤》之时义大矣哉！

《姤》女壮者，《释名》：三十曰壮。言丁壮也。壮谓男，言女与男相遇也。勿用取女者，勿用亲迎之礼也。《咸》用亲迎之礼，言吉。《姤》不用不言吉。

《姤》遇也柔遇刚也者，柔，女。刚，男也。刚，即卦辞

* 按：“决必有所遇”句，它本多无“所”字。

之壮，言男女相遇而配合也。不可与长也者，勿用亲迎之礼，不可与长居也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者，天地之气相遇，万品之物皆章著发育也。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者，中正，亲迎之礼，男当亲迎，天下大行之礼也。《姤》之时义大矣哉者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下有风，《姤》。后以施命诰四方。

天下有风《姤》者，风行天下，物与相遇，故为姤也。后以施命诰四方者，《说文》：后，继体君。谓武王也。命，文王组织家庭之政，武王再施布此命，诰四方也。

初六：系于金柅。贞吉。有攸往，见凶。羸豕孚蹢躅。

《象》曰：系于金柅，柔道牵也。

系于金柅贞吉者，《说文》：屎，箕柄也。或作柅。竹部箕，所以收丝者也。箕柄裹以金类，曰金柅。女子捆系络丝之器，以归男家，其事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柔道牵也。言女子尽妇道，牵引女工之器以归也。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者，《说文》：卵，孚也。婚媾之后，男有所往，见羸瘦之豕，孚小豕蹢躅于涂泥之间，以为凶也。《诗·渐渐之石》：有豕白蹄，烝涉波矣。月离于毕，俾滂沱矣。武人东征，不遑他矣。当是殷纣之民，为纣征役，举所见而言，如诗人之所咏也。

九二：包有鱼。无咎。不利宾。

《象》曰：包有鱼，义不及宾也。

包有鱼者，包，庖之借字。言庖厨中有鱼也。无咎不利宾者，女子主烹饪之事，对于家庭甚善而无咎，惟不知款待宾客。殷纣粗鄙之俗，虽被文王之化，宜其不知款待宾客，故《象》曰：义不及宾也。义，宜也。

九三：臀无肤，其行次且。厉，无大咎。

《象》曰：其行次且，行未牵也。

臀无肤其行次且者，即《夬》九四之臀无肤，其行次且。《姤》之男女先为寇，今为婚媾，尚有其行次且之状。此等之女，未牵引络丝之器以行，故《象》曰：行未牵也。厉无大咎者，于家事言则厉，而无大咎也。

九四：包无鱼。起凶。

《象》曰：无鱼之凶，远民也。

包无鱼起凶者，庖厨无鱼，男女相争而起，其事凶也。

如此举动，是荒远野蛮人之行为，故《象》曰：远民也。

九五：以杞包瓜，含章，有陨自天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五含章，中正也。有陨自天，志不舍命也。

以杞包瓜含章者，杞，柳也。包瓜，即匏瓜。匏瓜系于杞柳之上，累累如含章。农业生活是中正生活，故《象》曰：中正也。有陨自天者，匏瓜自上而陨，志不欲折，自然陨落，故《象》曰：志不舍命也。志不舍，不欲折也。命，自然陨落也。

上九：姤其角。吝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姤其角，上穷吝也。

姤其角吝无咎者，《广雅》：角，触也。不亲迎，无婚姻之礼，其意志时相触也。虽无咎，然无礼同居，则吝矣，故《象》曰：上穷吝也。穷，窘之借字。窘、窶义同。《说文》：窶，无礼居也。《姤》卦初爻，言女子归男家，牵引络丝之器以行也。二爻，言女子主烹饪之事，不知款待宾客也。三爻，言前此相斗之人，今为婚媾也。四爻，言包无鱼，男女起而相争也。五爻，言以农作物为生活也。上爻，言不

行亲迎之礼而吝也。六爻所言,不是某一家庭之事,惟第六爻总言不行亲迎之礼,其趋势必至于是。所以必聚而为之整理,故继之以《萃》焉。《萃》者,聚也。

萃

《序卦》:物相遇而后聚,故受之以《萃》。《萃》者,聚也。

《说文》:萃,草貌。朱骏声云:草萃貌。萃,聚众多之家为一族,家族之始也。一族之众,立祖庙萃之,尊祖故敬宗,敬宗故收族,周代宗法制度以是缘起也。物相遇而后聚者,物不遇不能聚,《夬》卦时代物不相遇也,经《夬》卦分决而为《姤》,是物相遇也。故受之以《萃》者,物相遇而不聚者有之,聚必有聚之道焉。《萃》卦是聚之道也。《姤》上九姤其角,是相遇而不相聚也。萃,立祖庙以聚之也。《萃》者聚也者,萃,即聚之道也。《杂卦传》亦曰:《萃》,聚也。

《萃》:亨,王假有庙。利见大人。亨、利、贞。用大牲吉。利有攸往。

《彖》曰:《萃》,聚也。顺以说,刚中而应,故聚也。王假有庙,致孝享也。利见大人亨,聚以正也。用大牲吉,利有攸往,顺天命也。观其所聚,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

《萃》亨者,聚一族之众为嘉会也。王假有庙者,王,王祖。假,大也。王祖为一族之尊大而立庙也。利见大人亨利贞者,大人,宗子。利见宗子而嘉会,义之和,事之干也。用大牲吉者,大牲,牛也。用牛祭祖,祭毕聚族同宴而吉也。利有攸往者,庙立族聚,无所往而不利也。

《萃》聚也顺以说者，萃之为聚，众心顺而说也。刚中而应故聚也者，立适子为宗，族人应之，故聚也。致孝享也者，为王祖立庙，所以致其孝享之诚也。聚以正也者，聚会于祖庙之中，以正宗子之位也。顺天命也者，顺天自然之命也。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，族聚而众和，众和而事举，观萃之事，天地之化育，万物之生长，其情皆可见也。推广而赞叹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上于地，《萃》。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

泽上于地《萃》者，水积于地上，《萃》之象也。言一族之人相聚，如水聚于地上也。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者，君子，谓宗子。《礼·曲礼》注：除，治也。戎器，兵器。言宗子命族人修治兵器，戒备不虞之事也。同一宗子，《彖》辞言大人，以位言也。《象》辞言君子，以职言也。

初六：有孚不终，乃乱乃萃。若号，一握为笑，勿恤。往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乃乱乃萃，其志乱也。

有孚不终者，萃之初，众虽孚而不终也。乃乱乃萃者，初萃之时，不终而乱，即乱之时，又为萃之也。若号一握为笑者，萃之时，或互相呼号，或握手而笑，是乃乱乃萃之形状也。勿恤往无咎者，号笑之状可勿忧，往为萃之，必无咎，以萃之志，本以治乱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其志乱也。《说文》：乱，治也。

六二：引吉。无咎。孚乃利用禴。

《象》曰：引吉无咎，中未变也。

引吉无咎者，乃乱乃萃之时，彼此牵引来聚，而无咎也。其所以无咎者，彼此牵引而来，而我萃之之志，始终未变，故《象》曰：中未变也。孚乃利用禴者，马融云：禴，

殷春祭名。郑玄云：禴，夏祭名。春祭夏祭，可不必论，言牵引而来之族众，欲其信从，乃利用禴以萃之也。

六三：萃如嗟如，无攸利。往无咎，小吝。

《象》曰：往无咎，上巽也。

萃如嗟如者，方萃之时，族众咨嗟，多所议论也。无攸利往无咎者，或言萃之事无所利，或言萃之事往无咎，未经训练之众，会聚时确有此等形状。其言往无咎者，心顺于上，故《象》曰：上巽也。小吝者，如此杂乱，则小吝矣。

九四：大吉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大吉无咎，位不当也。

大吉者，六三言无攸利之族众，至是亦受萃之整理，故大吉也。无咎者，虽受整理，组织不健全，虽大吉，仅无咎也。《萃》为宗法之始，组织皆不当位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

九五：萃有位，无咎。匪孚。元永贞。悔亡。

《象》曰：萃有位，志未光也。

萃有位无咎匪孚者，宗法制度，宗子对于国，为一族之代表，对于族，为一族之主体。有位，非宗子之位，宗子以下各守其职而有位也。虽有位可免于咎，而不信于众也。揆诸组织之志，其用未广，故《象》曰：志未光也。光，广也。元永贞悔亡者，元，长也。宗子以下之长者，宗子命令治戎器，戒不虞，为之长者负此责任，永治其事。匪孚之众，悔恨而逃亡也。

上六：赍咨涕洟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赍咨涕洟，未安上也。

賁咨涕洟者，其未逃亡之众，皆賁咨涕洟矣，不信其长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安上也。无咎者，虽不安上，于萃之大体言，亦无咎也。

《萃》卦初爻，言萃之初号笑不守规则也。二爻，言族众牵引而来，用禴以萃之也。三爻，言萃之时议论杂乱也。四爻，言萃之事勉强告成也。五爻，言萃之后众有不信而逃亡也。上爻，言其未逃者则賁咨涕洟也。宗法虽立，而族众未信，必须以国威镇之。故继之以《升》焉。

升

《序卦》：聚而上者谓之升，故受之以《升》。

升，登之借字。亦作昇，作陞。马融云：昇，高也。郑玄云：昇，上也。《广雅》：陞，上也。又陞，进也。义皆同。《升》卦，以家族之组织，上进而用之于国也。家之组织逐渐健全，家既健全，国亦强固，《大象》所谓积小以高大是也。家族健全，民力可用，卦辞之南征吉是也。《升》卦是《萃》卦组织家族以后，为国尽力也。聚而上者谓之升者，《萃》卦是组织家族之卦，但九五之悔亡，上六之賁咨涕洟，宗子之力量尚不能使之整齐严肃，以国力镇慑之，始可以用，此所以聚而上升也。聚而上升有两义：于组织言，上升，谓以国力镇慑也；于民众言，上升，为国尽力也。故受之以《升》者，《升》卦本义属第二义，但必经第一义之镇慑，然后可能有第二义之尽力，卦特未言耳。《杂卦传》：《萃》聚而《升》不来也。言萃聚之民众，用以南征，而南国之民众犹有不明大义不来，上六之冥升是也。可见

得民众之心,实非易事。《升》卦之后,所以有《困》卦也。

《升》:元亨。用见大人,勿恤。南征吉。

《彖》曰:柔以时升,巽而顺,刚中而应,是以大亨。用见大人,勿恤,有庆也。南征吉,志行也。

《升》元亨者,《萃》功告成以后,武王大会民众也。元,谓武王。用见大人勿恤者,大人,亦谓武王,民众上见大人,可勿忧恤也。南征吉者,征伐南方之诸侯,以验民力是否可用。吉,事前之吉言也。

柔以时升者,柔,谓民众。民众乘时而上升也。巽而顺者,巽,具也。组织具备,而顺服也。刚中而应者,刚,谓武王,武王居中正之位,而民众应之也。是以大亨者,是以为此大会也。有庆也者,民众见大人而有喜也,就民众言也。志行也者,武王征伐之志,用民众之力以行也,就武王言也。

《象》曰:地中生木,《升》。君子以顺德,积小以高大。

地中生木《升》者,木生地中,由下而上,升之象也。由家力扩充为国力,如木由下而上也。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者,君子,谓武王,顺德,谓组织家庭之政治,顺民情也。言武王用文王组织家庭之政治,由《萃》至于《升》,积小以高大也。卦辞言元,言大人,以德言也。《彖》辞言刚,《大象》言君子,以事言也。

初六:允升。大吉。

《象》曰:允升大吉,上合志也。

允升大吉者,《说文》引《易》:允,作𠄎,进也。言由家进于国而大吉也。武王之志,原欲民众进升为国用,故《象》曰:上合志也。

九二：孚乃利用禴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之孚，有喜也。

孚乃利用禴无咎者，《萃》六二之孚利用禴，于萃聚时用禴以信之；此爻之孚乃利用禴，于《升》进时用禴以信之也。《萃》不言无咎，此爻言无咎者，以《升》进而民众喜说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有喜也。

九三：升虚邑。

《象》曰：升虚邑，无所疑也。

升虚邑者，《说文》：虚，大丘也。虚邑，邑之大丘也。言进升时，登大丘训示出发，使民众明了进升之意义而无疑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无所疑也。

六四：王用亨于岐山，吉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王用亨于岐山，顺事也。

王用亨于岐山者，亨，朱熹读享，王弼读亨，当从王弼读。亨者，言武王大会于岐山也。武王都镐，言岐山者，推本太王之都言之，或实是会合民众于岐，惜史无可证。然此会上顺天心，下顺民心，故《象》曰：顺事也。吉无咎者，于事言，则吉；于理言，则无咎也。

六五：贞吉。升阶。

《象》曰：贞吉升阶，大得志也。

贞吉者，会于岐山之后，其事吉也。升阶者，用民众前进，如历阶上升也。其事既吉，必可得志，故《象》曰：大得志也。此言南征之事。

上六：冥升，利于不息之贞。

《象》曰：冥升在上，消不富也。

冥升者，所征伐之国，其民众不明大义，而武王征伐

之。冥升，谓进升于冥顽之国也。利于不息之贞者，一时难以征服，利不息征之。若非不息征之，而欲消灭，必不能实得民心，故《象》曰：消不富也。富，实也。

《升》卦初爻，言民众预备进升之时也。二爻，言用禴聚会民众，实行进升之事也。三爻，言聚会民众于邑之大丘，进升出发之时也。四爻，言武王大会民众于岐山也。五爻，言武王率领民众以南征也。上爻，言所征之国，民众冥顽不服从，必不息以征之也。《升》本用民众征伐之卦，而有上六消不富之事，是升而遇困也，故继之以《困》焉。

困

《序卦》：升而不已必困，故受之以《困》。

《说文》：困，故庐也。引申为困穷之困。困，《升》之南征而困也。卦辞之有言不信，南方之国不信其言，征而不服，率萃之民众，致困于株木，困于酒食，困于石，困于金车也。《困》卦纪南征之民众受困而归，而治其罪也。升而不已必困者，《升》卦上六冥升不能实得民心，利于不息之贞，升而不已，不以文教息之，而以武力消之，必至于困也。《困》卦所记，种种困穷之事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困》，相遇也。困而有以自处，不相遇可以相遇。《彖》辞所谓困而不失其所亨是也。《系辞传》：《困》，德之辨也。言处困犹奋斗，虽穷而通也。

《困》：亨。贞大人吉。无咎。有言不信。

《彖》曰：《困》，刚揜也。险以说，困而不失其所亨，其唯君子

乎？贞大人吉，以刚中也。有言不信，尚口乃穷也。

《困》亨者，处困之时，内审于己，外审于人，虽困犹奋斗也。贞大人吉无咎者，大人，谓武王，贞，大人之事也。大人处困之时，有以自处，于事则吉，于理则无咎也。有言不信者，有仁义之宣言，所征国之民众不信也。

刚揜也者，进升之民众，训练未驯，主帅为其所揜蔽也。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者，进升遇危险而心气和平，虽困不失其所亨，会合民众，治不用命者以应得之罪也。其唯君子乎者，唯君子始可处此困穷之时也。以刚中也者，以刚之德，行处困之事，所以吉也。尚口乃穷也者，所征之国不信其言，若不修文德以来之，愈尚口乃愈穷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无水，《困》。君子以致命遂志。

泽无水《困》者，水喻民众，所征国之民众不服从，犹泽无水之象也。君子以致命遂志者，君子，谓率领民众之主帅，所征国之民众不服从，惟有归师致命，以遂初志也。

初六：臀困于株木，入于幽谷，三岁不覿。

《象》曰：入于幽谷，幽不明也。

臀困于株木者，《九家易》谓株木为枯木。此说可用。南征受困，臀坐于枯木之上也。入于幽谷者，困坐既久，入于幽谷之中，树木深密，日明不照，故《象》曰：幽不明也。三岁不覿者，民众分散不覿面，至于三岁之久也。

九二：困于酒食，朱紱方来。利用享祀。征凶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困于酒食，中有庆也。

困于酒食者，困于幽谷之中，无酒食也。虽在困穷之中，而喜能归来，故《象》曰：中有庆也。朱紱方来者，朱紱方，南方也，南征而归来也。利用享祀者，归来而祭祀也。

征凶无咎者，南征之事虽凶，其理则无咎也。

六三：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据于蒺藜，乘刚也。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不祥也。

困于石者，困于山石之间也。据于蒺藜者，归途履于蒺藜之上，乘刚而行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乘刚也。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者，既归之后，入宫不见妻，或死或亡，不祥之凶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不祥也。

九四：来徐徐，困于金车。吝，有终。

《象》曰：来徐徐，志在下也。虽不当位，有与也。

来徐徐困于金车者，南征主帅徐徐归来，困于金车之中。其所以徐徐者，既率民众而征，必率民众归来，不独先归，所以来徐徐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来徐徐，志在下也。虽不当位，有与也。言来徐徐，以其志在下之故，虽不当主帅之位，不独先归，而与民众偕归也。吝有终者，虽吝而于事有终也。

九五：劓刖，困于赤绂，乃徐有说。利用祭祀。

《象》曰：劓刖，志未得也。乃徐有说，以中直也。利用祭祀，受福也。

劓刖者，南征不用命之人，治以劓刖之罪也。以南征之志未得，故《象》曰：志未得也。困于赤绂乃徐有说者，赤绂，赭衣；说，即脱字。其罪次者执之，久之乃脱其罪，因其情可原也。故《象》曰：以中直也。中直，并非诡诈不用命也。利用祭祀者，南征既用禴以示信，不服而返，当用祭祀以振民气。民气既振，后福可祈，故《象》曰：受福也。

上六：困于葛藟，于臲臲。曰动悔有悔。征吉。

《象》曰：困于葛藟，未当也。动悔有悔，吉行也。

困于葛藟于艱危者，艱危，不安之状。主帅虽免剗刑赤绂之罪，贬谪田野，困于葛藟之间，艱危不安也。因其不当位，致遭贬谪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当也。未当，即不当位。曰动悔有悔征吉者，曰，困于葛藟之言；有，又也。言以前之行为，悔而又悔，再从事以征伐必吉矣，故《象》曰：吉行也。

《困》卦初爻，言南征之人，困于株木而入于幽谷也。二爻，言南征之人，困无酒食也。三爻，言南征之人归来，其妻死亡也。四爻，言南征之主帅，其归独后也，以上皆言南征之人，困于南征也。五爻，言治南征之人不用命者，以剗刑赤绂之刑也。上爻，言贬谪南征之主帅也。南征既受困，则必反于根本之工作，故继之于《井》焉。《井》，以井田而寄军事也。

井

《序卦》：困乎上者必反下，故受之以《井》。

《说文》：井，八家一井，象构斡形。甕，瓮之象也。按井田之制，九百亩为一井，一家百亩，中百亩为公田，是八家一井也。八家住宅，同在一处，共一井汲水而饮之，亦八家一井也。《井》卦之井含有两义：卦辞之改邑不改井，往来井井，井田之井也。爻辞所纪之井，汲水而饮之井也。虽有两义实是一事。《井》卦是行井田之制，而谋民众之生活也。困乎上必反下者，《萃》卦组织家族之后，进《升》而南征，卒有有言不信之《困》。盖只知组织民众而用

之，而未注意民众生活之重要，虽有组织而不能用，此困乎上也。以困于酒食之经验，知足食重于足兵，反而从事于井田之经营，此反下也。故受之以《井》者，《井》卦所言，经营井田之事也。爻辞皆言汲水之井者，饮犹急于食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井》通而《困》相遇也。由困之后相遇，共居一井而相通也。民众离不开生活，《萃》虽立祖庙以聚之，而无井田以固之，犹不能聚也。《系辞传》：《井》，德之地也。又井居其所而迁，言有固定之地居其所，而始能迁也。

《井》：改邑不改井，无丧无得。往来井井，汔至亦未繙井，羸其瓶。凶。

《彖》曰：巽乎水而上水，《井》。井养而不穷也。改邑不改井，乃以刚中也。汔至亦未繙井，未有功也。羸其瓶，是以凶也。

《井》改邑不改井者，井田分配于民众，都邑有兴衰之改，井田无分配之改也。无丧无得者，于政治言，兴衰相乘，有丧有得。于社会言，居处不改，无丧无得也。往来井井者，九百亩井井相次，民众往来，皆守井田之旧业也。汔至亦未繙井者，虞翻云：汔，几也。荀爽云：繙者，辘汲之具也。此说皆可用。改邑之时。民众流散，事后归来。井田未改，而汲水之井废坏，几至于不能汲也。羸其瓶凶者，朱熹云：羸，败也。此说可用。瓶，即九二之瓮；井，篆作井。甕，瓮之象也。瓮败不可汲水而凶也，所以六爻皆言治井汲水事。

巽乎水而上水《井》者，具备乎水，汲而上之，谓之井也。井养而不穷也者，井田以食养，汲水之井以饮养，其养皆无穷也。以刚中也者，邑虽改而井不改，以有刚健之君，居中正之位也。未有功也者，汲水之井废坏，尚未加

以修治之功也。是以凶也者，瓮败，虽废坏之井，亦不能汲而饮之，是以凶也。

《象》曰：木上有水，《井》。君子以劳民劝相。

木上有水《井》者，古者井以木为栏，汲水而上之，故曰木上有水也。君子以劳民劝相者，君子，谓治民之官。相，《孟子》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之相。君子劳民以耕种，而劝其相友，相助，相扶持也。

初六：井泥不食。旧井无禽。

《象》曰：井泥不食，下也。旧井无禽，时舍也。

井泥不食者，井底多泥，其水污浊不能食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下也。下，底也。旧井无禽者，程颐云：旧废之井，人既不食，水不复上，则禽鸟亦不复往矣。此说可用。言废坏之井，舍置不用，而亦无禽往而食水，故《象》曰：时舍也。时，是也。

九二：井谷射鲋。瓮敝漏。

《象》曰：井谷射鲋。无与也。

井谷射鲋者，谷，深也。射，致之借字，仄也。《子夏传》：鲋，井中虾蟆，呼为鲋鱼，言井深而有无数之虾蟆也。井虽深，虾蟆满其中，于人无与，故《象》曰：无与也。瓮敝漏者，即卦辞之羸其瓶也。

九三：井渫不食，为我心恻，可用汲。王明，并受其福。

《象》曰：井渫不食，行恻也。求王明，受福也。

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者，荀爽云：渫，去秽清洁之意也。向秀云：渫者，浚治去沈浊也。此说皆可用。《说文》：恻，痛也。《广雅》：恻，悲也。井渫，去污秽可食，而不食者，以改邑之时，流散在外，今虽归来，心悲痛不能

食，非井不可汲也，故《象》曰：行恻也。王明并受其福者，改邑之初，民心未定，故心恻不食，求新王明圣，并受其福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求王明，受福也。《象》辞增一求字，可见民情。

六四：井甃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井甃无咎，修井也。

井甃无咎者，马融云：甃，为瓦裹下达上也。虞翻云：以瓦甃累井称甃。干宝云：以砖累井曰甃。陆希声云：井败则水浑，甃而修之。此说皆可用。九三之渫，只是浚而深之。此爻之甃，乃是修而完之，所以无咎，故《象》曰：修井也。

九五：井冽，寒泉，食。

《象》曰：寒泉之食，中正也。

井冽者，王弼云：冽，洁也。此说可用。井甃而水洁也。寒泉食者，井洁而泉寒，可以食也。此皆受王明中正之福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寒泉之食，中正也。

上六：井收勿幕。有孚。元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元吉在上，大成也。

井收勿幕者，陆绩云：收，干也。虞翻云：幕，盖也。此说可用。井干不盖，汲水之人多也。有孚元吉者，王明信于众而大吉也，至是井之功成矣，故《象》曰：元吉在上，大成也。

《井》卦初爻，言废井多泥也。二爻，言井多虾蟆，而汲井之瓮又蔽也。三爻，言民心尚未甚定，井虽渫而心恻不能食也。四爻，言修井也。五爻，言井已修，洁而可食也。上爻，言汲井之人多而井勿幕也。饮食既已解决，民

心大定,进而为政治之改革,故继之以《革》焉。

革

《序卦》:井道不可不革,故受之以《革》。

《说文》:兽皮治去其毛曰革。革,更也。本皮革之革,引申为改革之革。《释名》:革,改也。《革》卦所言,克殷后改革之事也。《大象》之治历明时,改正朔也。九五之大人虎变,上六之君子豹变,易服色也,此革之大者也。井道不可不革者,井,是饮食之道,饮食问题解决,于政治言,当改革示新王之象;于社会言,当改革去旧染之污。故受之以《革》者,饮食已足之后,易以去恶而为善也。《杂卦传》:《革》,去故也。言去其故有之恶也。

《革》:巳日乃孚。元、亨、利、贞。悔亡。

《彖》曰:《革》,水火相息,二女同居,其志不相得曰《革》。巳日乃孚,革而信之。文明以说,大亨以正。革而当,其悔乃亡。天地革而四时成。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。《革》之时大矣哉!

《革》巳日乃孚者,《革》为周革殷命之卦,《尚书·武成》:惟一月壬辰,旁死魄,越翼日癸巳,王朝步自周,于征伐商。巳日,武王伐商之日,而布大信于天下也。元亨利贞者,元,善之长;亨,嘉之会;利,义之和;贞,事之干,四德具备也。除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外,四德具备之卦,一《屯》卦,草昧初开,建侯为酋长,人类有团体之始也。二《随》卦,《豫》卦建侯行师之后,民众随之,统一之始也。三《临》卦,君主登位之始也。四《无妄》卦,《剥》卦大水,

《复》卦迁居之后，奠定民居之始也。五《革》卦，周受命维新之始也。此外无有具备四德者矣。此《周易》纪事之例也。悔亡者，四德具备而悔亡也。

水火相息者，民非水火不生活，言以水火相息养也。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《革》者，周行一夫多妻之制，一家之中每多二女同居者，此与《睽》卦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相同。惟《睽》卦虽不破坏家庭之制，终不免于睽。《革》卦必改革其不相得之志，此革之去其旧染之污也。《礼记·礼运》：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所以水火相息之后，而必改革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之事也。革而信之者，癸巳日革殷命而民信也。文明以说大亨以正者，以文明之师伐殷而民心说，大会以正不正者也。革而当其悔乃亡者，如《尚书》《泰誓》、《武成》之所记，毫无惭德也。天地革而四时成者，天有寒暑之变更，地有草木之变更，天地变更而成四时也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。汤革夏命，武革殷命，上顺天心，下应民心。并言汤武者，推武以及汤也。《革》之时大矣哉者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中有火，《革》。君子以治历明时。

泽中有火《革》者，武王伐殷，大会于孟津之泽。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纣、彭、濮人咸来与会，军帐比连，烽烟衔接，泽中有火之象也。君子以治历明时者，君子，谓武王。言武成之后，改正朔，以十一月为岁首也。

初九：巩用黄牛之革。

《象》曰：巩用黄牛，不可以有为也。

巩用黄牛之革者，马融云：巩，固也。此说可用。武成以后，偃武修文，归马于华山之阳，放牛于桃林之野，固

包干戈以黄牛之革，示天下不复用兵，故《象》曰：不可以有为也。言不复以武力有所为也。

六二：巳日乃革之。征吉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巳日革之，行有嘉也。

巳日乃革之者，癸巳之日伐殷也。征吉无咎者，此行吉而无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行有嘉也。

九三：征凶。贞厉。革言三就，有孚。

《象》曰：革言三就，又何之矣。

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者，崔憬云：受命之君，虽诛元恶，未改其命者，以其即行改命，习俗不安，故曰征凶。犹以自危，故曰贞厉。是以武王克殷，不即行周命而反商政，一就也。释箕子囚，封比干墓，式商容闾，二就也。散鹿台之财，发钜桥之粟，大赉于四海，三就也，故曰革言三就。此说可用。三就有孚于民众，不必作为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又何之矣。言民众别无所之也。

九四：悔亡。有孚，改命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改命之吉，信志也。

悔亡有孚者，革言三就之后，民众皆服从，悔亡而有孚矣。此爻之有孚，即九三之有孚也。改命吉者，《尚书·武成》：庶邦冢君，暨百工，受命于周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命宗祝享祠于军。乃罢兵。西归。行狩，记政事，作《武成》。封诸侯，班赐宗彝，作《分殷之器物》。皆改命之事也。吉者，改命而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改命之吉，信志也。言民众皆信其伐殷之志也。

九五：大人虎变，未占有孚。

《象》曰：大人虎变，其文炳也。

大人虎变者，言封同姓异姓之诸侯也。《尚书·武成》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是也。云虎变者，诸侯之服色，一革殷旧，炳然灿著，如虎之文，曰虎变，故《象》曰：其文炳也。未占有孚者，言不待占决而天下信也。

上六：君子豹变，小人革面。征凶。居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君子豹变，其文蔚也。小人革面，顺以从君也。

君子豹变者，言任用官吏也。《尚书·武成》建官惟贤，位事惟能是也。云豹变者，官吏之服色，一革殷旧，蔚然繁缛如豹之文，曰豹变。故《象》曰：其文蔚也。盖殷尚质，周尚文也。小人革面者，言民众之服色亦变。云革面者，服色见于表面也。民众顺君之命而变，故《象》曰：顺以从君也。征凶者，若武成之后犹不罢兵，则凶也。居贞吉者，即《尚书·武成》之垂拱而天下治也。

《革》卦初爻，言包干戈以黄牛之革也。二爻，言癸巳日伐殷，是武成后追言之也。三爻，言克殷不即改命，而有三就之事也。四爻，言改命而民众信也。五爻，言封同姓异姓之诸侯也。上爻，言任用官吏，治化民众也。革故，是一时之政；鼎新，是永久之治。故继之以《鼎》焉。

鼎

《序卦》：革物者莫若鼎，故受之以《鼎》。

《说文》：鼎，三足两耳，和五味之宝器也。鼎，为饮食亨饪之器。火化发明以后，鼎是生活不可须臾离之物，视之甚重。为君者，除饮食之外，享上帝，养圣贤，皆赖于鼎，因此为国之重器。《大象》所谓正位凝命是也。《鼎》

卦所记，除《大象》外，皆言饮食烹饪之事。《管子》：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生活是治国大事。周革殷命，汲汲于是也。革物者莫若鼎者，茹毛饮血时代，未知火化，无需用鼎。发明火化，改变生硬之物，使之柔和，必用鼎也。故受之以《鼎》者，教民烹饪之事，生活改进，使其渐知礼节荣辱也。享上帝，教民知礼节也；养贤圣，教民知荣辱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鼎》，取新也。于饮食言，取其烹饪之新滋味也；于动作言，取其知礼节、知荣辱之新行为也。

《鼎》：元吉。亨。

《彖》曰：《鼎》，象也。以木巽火，烹饪也。圣人亨以享上帝，而大亨以养圣贤。巽而耳目聪明，柔进而上行，得中而应乎刚，是以元亨。

《鼎》元吉者，《鼎》，是《革》卦后周革殷命，为诸侯长而吉也。亨者，《左传》：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洛邑。《史记》载武王言：我南望三涂，北望岳鄙，顾瞻有河，粤瞻雒、伊，毋远天室。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。当是此时大会之事也。

《鼎》象也者，鼎为国之重器，正位凝命之象也。（《彖》辞解卦辞只此，以下皆言烹饪之事。）以木巽火烹饪也者，国宝之鼎只取其象，烹饪之鼎以木顺火而烹饪之，便于民生之实用也。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者，《尚书·武成》：重民五教，惟食丧祭，惇信明义，崇德报功。是享上帝养圣贤之事也。巽而耳目聪明者，以木顺火，须耳目聪明也，不聪明，则鼎折足覆公餗矣。柔进而上行者，柔，谓火，有光无质，故曰柔。言火进而上行也。

得中而应乎刚者，刚，谓所亨饪之物。火上行得中，与亨饪之物相应也。是以元亨者，元，大也。亨，通也。鼎能为饮食亨饪之用，而大亨通也。（此非释卦辞之元亨。）

《象》曰：木上有火，《鼎》。君子以正位凝命。

木上有火《鼎》者，荀爽云：木火相因，金在其间，调和五味，所以养人。此说可用。析木以炊，鼎之用也。君子以正位凝命者，王弼云：正位者，明尊卑之序。凝命者，成教命之严。此说可用。君子其位端正，如鼎之固立其所，其命凝定，如鼎调之和五味，取其象与用也。

初六：鼎颠趾，利出否。得妾以其子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鼎颠趾，未悖也。利出否，以从贵也。

鼎颠趾者，郑玄云：颠，踣也。趾，足也。鼎颠，其足向上也。利出否者，王弼云：否，不善之物也。此说可借用。利用鼎颠，出其不善之物也。鼎非自颠，颠鼎以出否。故《象》曰：未悖也。不善之物出，在鼎者皆是善物，而可贵矣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从贵也。得妾以其子无咎者，《革》之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。自改革以后，相得而生子，故无咎也。如《诗江有汜》嫡能悔过之类。

九二：鼎有实，我仇有疾，不我能即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鼎有实，慎所之也。我仇有疾，终无尤也。

鼎有实者，鼎中有亨饪之物也。鼎中有实，不可离鼎别有所之，使亨饪失调，故《象》曰：慎所之也。我仇有疾不我能即者，仇，匹也。即《诗·关雎》君子好仇之仇。即，就也。亨饪时我仇有疾，我因鼎有实，不能就而视之。不我能即，即我不能即也。吉者，虽不能就视，而和谐有加，故《象》曰：终无尤也。

九三：鼎耳革，其行塞。雉膏不食，方雨，亏悔。终吉。

《象》曰：鼎耳革，失其义也。

鼎耳革其行塞者，《说文》：鼎，三足两耳。王弼云：耳宜空以待铉，而反全其实塞。此说可用。言鼎耳之空处，变更而实塞也。其行，鼎耳之空处也。亨饪而鼎耳塞，为不宜之事，故《象》曰：失其义也。义，宜也。雉膏不食者，郑玄云：雉膏，食之美者。此说可用。以鼎亨饪雉膏，因鼎耳塞不能贯铉自火上移之，不能食也。方雨亏悔终吉者，方雨，亨饪时有雨也。亏，雨灭火也。悔，恨也。恨雉膏为雨所浸也。终吉，犹可食也。

九四：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覆公餗，信如何也。

鼎折足覆公餗者，马融云：餗，谓糜也。此说可用。公餗，公众所食之糜也。鼎足折，公众所食之糜覆也。初六利用其颠以出否，此爻不料其折足而覆餗，真无可如何之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信如何也。其形渥凶者，形，苟爽作刑。渥，郑玄作劓。皆可从。《广雅》：劓，刑也。覆公众所食之餗者，治之以劓刑也。

六五：鼎黄耳金铉。利贞。

《象》曰：鼎黄耳，中以为实也。

鼎黄耳金铉利贞者，《说文》：铉，举鼎具也。黄耳金铉，公卿之鼎也。言亨饪之人以鼎中有实，谨慎其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中以为实也。

上九：鼎玉铉。大吉。无不利。

《象》曰：玉铉在上，刚柔节也。


鼎玉铉者，以玉为铉，帝王之鼎也。言亨饪之人调和

五味，刚柔有节，故《象》曰：刚柔节也。大吉无不利者，言胜任而大吉，以此亨饪，无不利矣。

《鼎》卦初爻，言颠鼎以出物之不善也。二爻，言亨饪时其仇匹有疾，不能就视也。三爻，言鼎耳塞，不能以铉举鼎，致所亨饪之雉膏不能食也。以上皆言民众家庭之亨饪也。四爻，言鼎折足覆公餗，治以劓刑也。此公众团体之亨饪也。五爻，言黄耳金铉，亨饪之人谨慎其事也。此公卿家庭之亨饪也。上爻，言以玉为铉，亨饪之人调和五味，刚柔有节也。此帝王家庭之亨饪也。鼎之为物，言其用，本为家之用器。言其象，乃为国之重器。周之宗法，以长子主重器，故继之以《震》焉。《说卦传》：震为长子。

震

《序卦》：主器者莫若长子，故受之以《震》。《震》者，动也。

《说文》：震，辟历振物者。从雨，辰声。籀文作，从雨，从云，从二爻，从鬲，从二火。从雨，从云者，雷电之震，天之震也。从鬲，从火者，亨饪之震，人之震也。从二爻者，交互相动，《震》之象也。《震》卦皆是言人之震，卦辞之震惊百里，所以动民也。不丧匕鬯，所以自动也。革故鼎新之后，自治以治民之卦也。主器者莫若长子者，宗法既立，于政治言，主一国之重器，当以长子；于社会言，主一家之用器，亦当以长子。故受之以《震》者，长子主器，无论在国在家，皆当恐惧修省，自治以治人也。《震》者动也者，以雷之震动，引起心之震动。《杂卦传》：《震》，起也。言震动而起也。

《震》：亨，震来虩虩，笑言哑哑，震惊百里，不丧匕鬯。

《彖》曰：《震》亨，震来虩虩，恐致福也。笑言哑哑，后有则也。震惊百里，惊远而惧迩也。不丧匕鬯，（四字照郭京补，程《传》、朱《本义》皆从之。）出可以守宗庙社稷，以为祭主也。

《震》亨者，孔颖达云：震既感动，莫不惊惧，惊惧以威，则物整齐。由惧而获通，所以震有亨德，故曰：《震》，亨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长子主器，恐惧修省，自治以治人，是以亨也。震来虩虩者，马融、郑玄皆云：虩虩，恐惧貌。此说可用。震动有恐惧之貌也。笑言哑哑者，马融云：哑哑，笑声。言临民之道，既须严肃，使民畏其威；又须和蔼，使民怀其德，故震来虩虩之后，继之以笑言哑哑也。震惊百里者，百里，公侯之国，严肃临民，震动公侯之国也。不丧匕鬯者，匕鬯，祭祀之器，震动自治，守器而不失也。恐致福也者，所以须震动者，恐惧修省，可以获福也。后有则也者，严肃于前，和蔼于后，使民易从，有法可则也。惊远而惧迩也者，震动公侯之国，远者惊而迩者惧也。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者，守器不失，可为祭主，而君临天下也。

《象》曰：洊雷，《震》。君子以恐惧修省。

洊雷《震》者，洊，荐之借字。荐，重也，再也。震动如雷重再不已也。君子以恐惧修省者，恐由外人，惧自内出，修属于身，省属于心。君子，谓主器之长子。言君子恐惧以先之，修省以继之也。

初九：震来虩虩，后笑言哑哑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震来虩虩，恐致福也。笑言哑哑。后有则也。

初九之辞与卦辞同，《小象》与《彖辞》同。主器长子，

温而厉之态度也。爻辞特再言之，著其重也。多一后字、吉字。后，震后而笑言。吉，震后笑言而吉也。

六二：震来厉，亿丧贝，跻于九陵。勿逐，七日得。

《象》曰：震来厉，乘刚也。

震来厉者，震来，人人引以自危也。奢侈淫佚之民，加以严肃之治，如履荆棘而行，故《象》曰：乘刚也。亿丧贝者，虞翻云：亿，惜辞也。干宝云：亿，叹辞。此说皆可用。贝，货也。民众习惯殷纣奢侈淫佚之俗，骤以严肃临之，自叹丧其货贝也。丧贝，谓不敢奢侈也。跻于九陵者，跻，升也。九陵，陵之高者。震惊恐惧，避于九陵也。勿逐，七日得者，避于九陵之民众，不必追寻，七日自来也。七日，古言日期之恒语。《复》卦之七日来复是也。

六三：震苏苏。震行无眚。

《象》曰：震苏苏，位不当也。

震苏苏者，苏苏，苏散之貌。六二之震来厉，民众避于九陵，则是对于奢侈淫佚之俗，不能不稍宽舒矣。但治乱国用重典，宽舒则不当于位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震行无眚者，《左传》注：眚，过也。苏苏，虽不当于位，而于震之行无过也。

九四：震遂泥。

《象》曰：震遂泥，未光也。

震遂泥者，程颐云：泥，滞溺也。此说可用。六三之苏苏，虽于震行无眚，然泥滞不能行矣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光也。光，广也。言震之行未广也。

六五：震往来，厉。亿无丧有事。

《象》曰：震往来厉，危行也。其事在中，大无丧也。

震往来厉者，君以严肃之政往教，民以危惧之心来应也。顽民不用命，往教殊危。故《象》曰：危行也。亿无丧有事者，顽民不用命可叹，然无丧于所有之事也。事，迁顽民之事，故《象》曰：其事在中，大无丧也。言其事定于中也。

上六：震索索，视矍矍。征凶。震不于其躬，于其邻。无咎。婚媾有言。

《象》曰：震索索，中未得也。虽凶无咎，畏邻戒也。

震索索视矍矍者，马融云：索索，内不安貌。矍矍，中未得貌。郑玄云：索索，犹缩缩，足不正也，矍矍，目不正。此说皆可用。顽民于迁徙之时，中心不自得，而有索索矍矍之状，故《象》曰：中未得也。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者，躬，君自谓。邻，谓顽民。顽民不用命，往而迁徙，凶之事也。但此之震动，不在自身有过，而在顽民不用命，理无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畏邻戒也。言畏顽民而有戒心也。婚媾有言者，迁徙之时，其婚媾之中有违言也。

《震》卦初爻，言处震之时，当严肃于前，和蔼于后也，此总言之也。二爻，言奢侈淫佚之民众，骤以严肃临之，引以自危也。三爻，言因民众自危而震行稍苏也。四爻，言震行稍苏而遂泥滞不行也。五爻，言顽民不用命，决定迁徙也。上爻，言迁徙顽民之事也。迁徙顽民为不得已之事，民宜止不宜动，故继之以《艮》焉。《艮》者，止也。

艮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终动，止之，故受之以《艮》。《艮》者，止也。

《说文》：艮，很也。从匕目。犹目相匕，不相下也。匕部，很，不听从也。艮，目之匕。很，行之匕也。目相匕不相下，行相匕不听从，皆有止意，引申为一切止之训。《艮》卦所言，止之事也。《尚书·多士》：尔乃尚有尔土，尔乃尚宁于止。是诰迁徙之顽民，使之各安其土也。《彖》辞：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。行，震之时当迁徙也。止，艮之时当安土也。物不可以终动止之者，《震》卦迁徙顽民以后，顽民震动不定，使之止其所，以宁其心也。故受之以《艮》者，止其所以厚其生，初爻艮其趾，二爻艮其腓，三爻艮其限，四爻艮其身，五爻艮其辅，止其所也。上爻敦艮，厚生也。《尚书·多士》：尔克敬，天惟畀矜尔。尔不克敬，尔不啻不有尔土，予亦致天之罚尔躬。是其事也。艮者止也者，止其所而有尔土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震》，起也。《艮》，止也。言震之起，当有艮以止之也。

艮其背，不获其身。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。无咎。

《彖》曰：《艮》，止也。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。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。艮其止，止其所也。上下敌应，不相与也。是以不获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，无咎也。

艮其背不获其身者，背，背也。身，向也。言迁徙顽民，使之止居其所，而顽民背而不向也。行其庭不见其人者，言迁徙之初，民心惶惑，不安居于家也。无咎者，言前之动与今之止，皆合乎时也。

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者，顽民不用命，应迁徙，时当行则行；既迁徙，应安定，时当止则止也。先言止者，行文叶韵也。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者，或动而行，或静而止，不失时宜，其道广而明也。光，广也。艮其止止其所也

者，艮其止之艮，是本义，强很以止之也。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者，上为迁徙使止其所，下不欲迁徙而惶惑，上下如敌相应而不相与，此所以不获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兼山，《艮》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

兼山《艮》者，孔颖达云：两山兼重，谓之兼山。直置一山，已能镇定，今两山重叠，止义弥大。此说可借用。言如两山并置，镇压而止之也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，位，谓迁徙之处。思，念也。君子告顽民，当思念所迁徙之处也。

初六：艮其趾，无咎。利永贞。

《象》曰：艮其趾，未失正也。

艮其趾无咎者，趾，足也。止其足，安居其所，而无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失正也。言未失其所居之正也。利永贞者，永居其所，而事其事乃有利也。

六二：艮其腓，不拯其随，其心不快。

《象》曰：不拯其随，未退听也。

艮其腓不拯其随者，《说文》：腓，胫腓也。在足之上。马融云：拯，举也。王弼云：随，谓趾也。此说皆可用。言止其腓，不使随足以动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退听也。听，从也。言虽未退而听从命也。其心不快者，言虽听从，其心终不快也。

九三：艮其限，列其夤，厉，薰心。

《象》曰：艮其限，危薰心也。

艮其限者，郑玄云：限，要也。虞翻云：限，要带处也。此说皆可用。言止其要，不使动也。列其夤者，列，裂之借字。马融云：夤，夹脊肉也。此说可用。言止其要，致

手裂夹脊肉也。厉薰心者，孔颖达云：薰，烧灼也。此说可用。言因止要裂脊之故，其心忧危如烧灼也，故《象》曰：艮其限，危薰心也。

六四：艮其身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艮其身，止诸躬也。

艮其身无咎者，身，全体也。初言趾，二言腓，三言限，皆是一体。此则全体，身止，则全体皆止矣，故《象》曰：止诸躬也。无咎者，身止其所，故无咎也。

六五：艮其辅，言有序。悔亡。

《象》曰：艮其辅，以中正也。

艮其辅者，辅，车也。前四爻皆言人，此爻言物。止其车不使行也。言有序者，前止其人，继止其物，言之有次序也。悔亡者，既止其人，又止其物，居正得中而悔亡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中正也。以韵读之，中正，当作正中。

上九：敦艮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敦艮之吉，以厚终也。

敦艮吉者，敦，厚也。止居其所，厚其生也。《尚书·多士》：今尔惟时宅尔邑，继尔居，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。尔小子乃兴从尔迁。此敦艮之事也。不仅厚其身，且厚其子孙。故《象》曰：以厚终也。

《艮》卦初爻，言止其足，使安其所而事其事也。二爻，言止其腓，不使随足以行也。三爻，言止其限，致裂其脊也。四爻，言止其身，全体皆止也。五爻，言止其辅，是止其物也。上爻，言人物皆止，止居其所，生活敦厚也。动而不止，止而不动，人之恒情。止其所不可终于其所，故继之以《渐》焉。《渐》者，进也。

渐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终止，故受之以《渐》。《渐》者，进也。

渐，赳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赳，进也。经典皆以渐为之。《公羊隐元年传》：渐，进也。注：渐者，事物之端，先见之辞。是渐为徐进之意。《渐》卦所记，顽民定居以后，教之以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组织家庭之事，卦辞之女归吉是也。谓之渐者，殷俗不可骤改，渐以革之，《大象》之善俗是也。物不可以终止者，人是天地之动物，不进则退，无终止其所之事。《艮》之止因《震》之动，不能不暂止。暂止可，终止不可也。故受之以《渐》者，《艮》上九虽有敦艮之吉，而必渐进，始可厚终。盖必革去殷淫佚之俗，渐进于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治也。《渐》者进也者，渐之进，不以急而以徐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渐》，女归待男也。言不能遽进于《咸》之取女，然女必归于男家，待男而行，即卦辞女归吉之义也。

《渐》：女归吉。利贞。

《彖》曰：《渐》之进也，女归吉也，进得位，往有功也。进以正，可以正邦也。其位，刚得中也。止而巽，动不穷也。

《渐》女归吉者，女归于男家而吉也。《咸》言取女，《渐》不言取女，言女归，盖殷俗强有力之女子，不归男家。《何彼裵矣》之诗，《毛序》云：虽则王姬，亦下嫁于诸侯。可见以前王姬不下嫁也。贵俗如此，平民可知。女不归男家，当是殷俗。殷之顽民，在《渐》卦之前，女必不归男家也。不曰取女，曰女归者，改革以渐也。利贞者，艮止之后，利于女归男家之事也。

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者，进不以骤而以渐；不必遽行取女之礼，先行女归男家，完成家庭之组织而吉也。进得位往有功也，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者，位，男女之位。正，正男女之位。《家人》卦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，即此进得位，进以正之谓。进得位，女归男家，有组织家庭之功。进以正，组织家庭。可以正邦国之家庭也。其位刚得中也者，男女之位正，必以男为一家之主，故曰刚得中也。止而巽动不穷也者，巽，具也。安止其居，组织具备，有所动作，而不困穷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木，《渐》。君子以居贤德善俗。

木生于山，由下而上，《渐》之义也。君子以居贤德善俗者，王肃作善风俗，可从。殷风俗。女不归于男家，此不善之风俗也。自居贤德，改革不善之风俗，使归于善，故曰善风俗也。

初六：鸿渐于干。小子厉，有言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小子之厉，义无咎也。

鸿渐于干者，虞翻云：鸿，大雁也。王肃云：干，山间水也。此说可用。婚礼用雁，是古俗之遗，行婚礼弋雁，渐进于涧水之中也。小子厉有言无咎者，小子弋鸿之人。弋鸿于涧水之中，遇危而有言也。虽危无咎，以其弋鸿行婚礼，宜其无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义无咎也。义，宜也。

六二：鸿渐于磐。饮食衎衎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饮食衎衎，不素饱也。

鸿渐于磐者，磐，盘之借字。马融云：山中石盘纡，故称磐石。此说可用。渐干之鸿，渐进集于磐矣。饮食衎衎者，朱熹云：衎衎，和乐之意。此说可用。行婚礼之时，

饮食之人皆和乐，意不在饱，故《象》曰：不素饱也。素，即《中庸》素隐行怪之素，索之借字。索，求也。不求饱也。吉，以行婚礼而吉也。

九三：鸿渐于陆。夫征不复，妇孕不育。凶。利御寇。

《象》曰：夫征不复，离群丑也。妇孕不育，失其道也。利用御寇，顺相保也。

鸿渐于陆者，马融云：山下高平曰陆。此说可用。陆高于磐，进集于陆，已移时矣，女已归男家也。夫征不复者，王弼云：乐于邪配。此说可借用。家庭组织不巩固，女虽归男家，夫则他往，丽其邪配，不复反家，故《象》曰：离群丑也。离，丽也。群丑，邪配也。妇孕不育凶者，妇孕不肯育养，《诗·采芣》毛序：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。可见室家不和平，妇人孕而不育者必多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失其道也。言失夫妇之道而凶也。利御寇者，组织家庭之利，其显见者，同心御外来之寇，保持安宁，故《象》曰：顺以相保也。

六四：鸿渐于木，或得其桷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或得其桷，顺以巽也。

鸿渐于木者，木，陆之木，高于陆，鸿进集于木，其时久矣。或得其桷者，马融、陆绩皆云：桷，椽也。虞翻云：桷，椽也。此说皆可用。女归男家同居，而修缮屋舍也。《诗·七月》：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綯，极其乘屋。是其事也。桷，乘茅之用。得其桷，修缮之材料具备。故《象》曰：顺以巽也。巽，具也。

九五：鸿渐于陵。妇三岁不孕，终莫之胜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终莫之胜吉，得所愿也。

鸿渐于陵者，陵高于陆，鸿进集于陵，其时又久矣。妇三岁不孕者，女归男家至三岁之久不孕也。终莫之胜吉者，妇虽三岁不孕，终莫能胜组织家庭之政治，以组织家庭为男女之所同愿，故《象》曰：得所愿也。九三家庭组织未巩固，妇虽孕而凶。此爻家庭组织已巩固，妇虽三岁不孕而吉也。

上九：鸿渐于陆，其羽可用为仪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其羽可用为仪吉，不可乱也。

鸿渐于陆者，江永《群经补义》云：陆当作阿，大陵曰阿。九五言陵，上九宜为阿。此说可从。鸿进集于大陵，为时更久矣。其羽可用为仪吉者，鸿羽可用为仪式，此夫妇相谓之言也。吉，家庭和好而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不可乱也。不可乱，言收藏鸿羽为仪式之事。六爻皆言鸿，惟初爻是弋鸿之事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爻不过借鸿渐表时之久常耳，其意不在鸿也。

《渐》卦初爻，言弋鸿以行婚礼也。二爻，言行婚礼而和乐，组织家庭之开始也。三爻，言组织之初，家庭不巩固也。四爻，言修缮屋舍，以见家庭巩固之象也。五爻，言组织已巩固，妇虽三岁不孕而亦吉也。上爻，言家庭和好，藏鸿羽以为仪饰之用也。《渐》卦言殷之平民妇女，殷之贵族亦当革殷之风俗，故继之以《归妹》焉。《归妹》，贵族之女归男家也。

归 妹

《序卦》：进必有所归，故受之以《归妹》。

《说文》：归，嫁女也。妹，女弟也。少女亦言妹。王弼云：妹者，少女之通称也。归妹，嫁女也。《渐》卦是殷平民之女归，《归妹》卦是殷贵族之女归也。何以知其为殷贵族之女？以五爻帝乙归妹知之。帝乙，汤也。称帝乙，举族望也。顽民迁徙以后，无论平民贵族，皆须从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政治，女归男家也。进必有所归者，《渐》上九用鸿羽为仪，殷平民之家庭组织告成矣。殷贵族之家庭，其女亦须归男家也。故受之以《归妹》者，《归妹》，殷贵族女子归男家之事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归妹》，女之终也。女归男家，女之终也。

《归妹》：征凶。无攸利。

《彖》曰：《归妹》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天地不交，而万物不兴。《归妹》，人之终始也。说以动，所归妹也。征凶，位不当也。无攸利，柔乘刚也。

《归妹》征凶者，女归本吉事，其凶者，贵族之女子，骄奢淫佚之习惯未改，故往而凶也。无攸利者，所归之家无所利，如上六之言也。

《归妹》天地之大义也者，组织家庭，女归男家是天地之大义也。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也者，言男女相交而人类育，犹天地相交而万物兴也。《归妹》人之终始也者，女归男家，女之终，妇之始也。说以动所归妹也者，说，和说也。动，女子往归男家也。归妹，是和说而动之事也。位不当也者，殷室已亡，女子所归，无适当之男家，而女子骄奢淫佚之习惯不改，是以往而凶也。柔乘刚也者，柔，女也。刚，男也。女陵男，是以无攸利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上有雷，《归妹》。君子以永终知敝。

泽上有雷《归妹》者，泽上车马之声，殷殷隆隆如雷，贵族女归时之形状也。君子以永终知敝者，崔氏曰：始则凶，终则无攸利，故君子以永终知敝为戒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君子于殷贵族之女，知其有不永终之敝也。

初九：归妹以娣，跛能履。征吉。

《象》曰：归妹以娣，以恒也。跛能履，吉，相承也。

归妹以娣者，娣，媵也。贵族女子归男家，借媵以行也。此周时一夫多妻之恒事，故《象》曰：以恒也。跛能履吉者，跛，媵之足跛也。媵足虽跛犹能履，承乘随妹以往而吉，故《象》曰：相承也。

九二：眇能视。利幽人之贞。

《象》曰：利幽人之贞，未变常也。

眇能视者，眇，媵之目眇也。媵目虽眇犹能视，供给职事也。利幽人之贞者，女初归时无言如幽人，媵有利于幽人之事，一如常情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变常也。

六三：归妹以须，反归以娣。

《象》曰：归妹以须，未当也。

归妹以须者，须，铉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铉，待也。言女归时迟迟吾行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当也。言迟迟吾行之不当也。反归以娣者，反归，即归宁父母之事。归宁父母，以媵偕行也。

九四：归妹愆期，迟归有时。

《象》曰：愆期之志，有待而行也。

归妹愆期者，马融、虞翻皆云：愆，过也。此说可用。过期而不归也。迟归有时者，时，王念孙读待，可从。迟迟之故，志有所待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有待而行也。待，当是待

媵。因初九、九二之媵跛眇，此爻待不跛眇者。

六五：帝乙归妹，其君之袂，不如其娣之袂良。月几望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帝乙归妹，不如其娣之袂良也。其位在中，以贵行也。

帝乙归妹者，帝乙、天乙，成汤也。《泰》卦五爻之帝乙，是甲乙丙丁之帝号，不能确指何帝。此爻之帝乙，确是成汤。殷贵族女归而言成汤者，以周之宗法言之，表明尤贵于一般也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，程颐云：六五尊贵之女，尚礼不尚饰，故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。良，美好也。此说可借用。其君，所归之妹，言妹之衣饰，不如其娣之衣饰美好，以妹居中位，不尚衣饰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帝乙归妹，不如其娣之袂良也。其位在中以贵行也。月几望吉者，月几望之日，归妹吉也。

上六：女承筐，无实。士刲羊，无血。无攸利。

《象》曰：上六无实，承虚筐也。

女承筐无实者，郑玄云：宗庙之礼，主妇奉筐米。此说可借用。言祭祀之时，女承筐无米也。实，米也。故《象》曰：承虚筐也。士刲羊无血者，《说文》：刲，刺也。程颐云：夫妇共承宗庙，妇不能奉祭祀，乃夫不能承祭祀也，故刲羊而无血，亦无以祭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诸侯之祭，亲割牲，卿大夫亦然，今刲羊无血，不行割牲之礼也。无攸利者，言如此之家庭无所利也。

《归妹》卦初、二爻，言归妹偕跛眇之媵而行也。三爻，言归宁父母以媵偕行也。四爻，言归妹待媵愆期也。皆言普通贵族之归妹也。五爻，言特别贵族之归妹也。上爻，言归妹不能奉承祭祀也。顽民与贵族之女皆归男家，家庭之组织日以丰大，故继之以《丰》焉。

丰

《序卦》：得其所归者必大，故受之以《丰》。《丰》者，大也。

《说文》：豐，豆之豐满者也。从豆，象形。豆，祭器。𡗗，象豐满之形。《丰》，以祭礼扩充家族之卦也。《渐》之女归，殷平民之家庭组织矣。《归妹》之女归，殷贵族之家庭组织矣。家庭之组织。扩充为家族之组织，《丰》卦是也。《萃》卦立祖庙以聚之，周之宗法以是完成。惟是殷顽未用其制度，故《丰》卦以祭礼教导之也。得其所归者必大者，女归男家，归得其所，家庭巩固，其家族必盛大也。故受之以《丰》者，《丰》卦，以祭礼大其家族之组织也。《丰》者大也者，丰满祭礼，尊祖之意悠然而生，尊祖故敬宗，敬宗故收族，宗族自然随丰满之祭礼而大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丰》，多故也。言宗族大而故旧多也。

《丰》：亨，王假之。勿忧，宜日中。

《彖》曰：《丰》，大也。明以动，故《丰》。王假之，尚大也。勿忧，宜日中，宜照天下也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而况于人乎，况于鬼神乎？

《丰》亨者，以祭礼组织宗族，聚同宗为大会也。王假之者，王，谓成王。假，大也。言成王以祭礼而大之也。勿忧者，经《渐》与《归妹》，家庭之组织，至《丰》扩为家族之组织，可勿忧也。宜日中者，君临民，宜如之中，遍照也。

《丰》大也明以动故《丰》者，以祭礼组织家族，明以动之事也。尚大也者，家族之组织所尚在大也。宜照天下

也者，以日中之明，照临天下，勿忧顽民不用命也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者，日过午必昃，月过望必亏，天地不能常盈而不虚，必与时为消息，天地自然之道也。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天地尚有盈虚消息之事，而况人事之兴废，鬼神之祸福乎？此因丰行祭礼组织家族，有感于殷、周之废兴，而推言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电皆至，《丰》。君子以折狱致刑。

雷电皆至《丰》者，祭之日，雷电皆至也。六二日中见斗，九三日中见沫，九四日中见斗，皆是日食。祭之日，日食与雷电皆至，悉是天变。古人对于天变极重视也。君子以折狱致刑者，君子以祭礼教导殷民组织家族之时，适雷电皆至，故恐惧修省，谨慎于狱之折、刑之致也。

初九：遇其配主，虽旬无咎。往有尚。

《象》曰：虽旬无咎，过旬灾也。

遇其配主者，遇，偶之借字。配主，配祀之主。丰之祭，偶其配祀之主也。虽旬无咎者，祭宜当时，旬日尚可无咎，不可过旬也，故《象》曰：过旬灾也。往有尚者，尚，庶几也，持此以往，庶几可也。

六二：丰其蔀，日中见斗。往得疑疾，有孚发若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有孚发若，信以发志也。

丰其蔀者，刘牧云：蔀，蔽也。此说可用。言祭之时，日食而蔽也。日中见斗者，斗，北斗星也。日方午而食，斗星见也。斗星大，初食即见。往得疑疾者，往祭之人，惊疑不定，如得疑疾也。有孚发若吉者，但能有孚于众，发展尊祖敬宗收族之志，则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信以发志也。

九三：丰其沛，日中见沫。折其右肱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丰其沛，不可大事也。折其右肱，终不可用也。

丰其沛者，沛，芾之借字。芾，亦蔽也，而甚于蔽。祭之时，日食尽而蔽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不可大事也。大事，祭祀之事。日中见沫者，马融云：沫，星之小者。此说可用。日午而食尽，小星见也。折其右肱者，与祭之众有紊乱而折其右肱者，顽民之动作，终不可用矣，故《象》曰：终不可用也。无咎者，于事无咎也。

九四：丰其蔀，日中见斗。遇其夷主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丰其蔀，位不当也。日中见斗。幽不明也。遇其夷主，吉行也。

丰其蔀者，祭之时，日初复，如六二初食时，发见与祭之众，位次紊乱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日中见斗者，小星不见，犹见斗星，此时尚黑暗不明，故《象》曰：幽不明也。遇其夷主者，孔颖达云：夷，平也。此说可用。夷主，左右位次昭、穆也。日食初复偶其左昭右穆之位次，可以行祭礼，故《象》曰：吉行也。

六五：来章，有庆誉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吉，有庆也。

来章者，章，明也。日食尽复，来自天上而大明也。有庆誉吉者，行丰之祭，有庆誉而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六五之吉，有庆也。

上六：丰其屋，蔀其家，窥其户，阒其无人，三岁不覿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丰其屋，天际翔也。窥其户，阒其无人，自藏也。

丰其屋者，祭散空其屋，其屋高大，鸟革翬飞，如翔天际，故《象》曰：天际翔也。蔀其家者，与祭之众归家自蔽匿也。窥其户阒其无人者，不能收族，窥其户，阒然不见

一人，匿家自藏，故《象》曰：自藏也。三岁不覲凶者，祭之后三岁不复祭，同宗之人，皆不覲面，凶之事也。

《丰》卦初爻，言祭之始，偶其配主也。二爻，言将祭日食，见斗星也。三爻，言日食尽见小星，与祭之众紊乱折右肱也。四爻，言日食初复，平昭、穆位次也。五爻，言日食大复，行祭礼而吉也。上爻，言祭后众散也。众散之后，致三岁不祭，不能有收族之效，故继之以《旅》焉。《旅》者，旅于外也。

旅

《序卦》：穷大者必失其居，故受之以《旅》。

《说文》：军之五百人为旅，引申为众之称。《尔雅》：旅，众也。又为庐之借字。段玉裁云：凡言羁旅义，取乎庐。庐，寄也。《旅》卦之旅，是羁旅义。《丰》上六，三岁不覲，不能收族可知矣。不能收族，散而羁旅于外。《旅》卦六爻，皆是殷顽羁旅于外之事也。穷大者必失其居者，穷，极也。穷大，即《丰》上六丰其屋也。失其居，即窥其户，阒无人也。故受之以《旅》者，失其居旅于外也。如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爻之所言也。《杂卦传》：亲寡，《旅》也。言旅于外而亲寡也。

《旅》：小亨。旅贞吉。

《彖》曰：《旅》，小亨，柔得中乎外，而顺乎刚，止而丽乎明，是以小亨，旅贞吉也。《旅》之时义大矣哉！

《旅》小亨旅贞吉者，孔颖达云：旅者，客寄之名，羁旅之称。失其本居而寄他方，谓之旅。既为羁旅，苟求仅

存，虽得自通，非甚光大。故旅之为义，小亨而已。羁旅而获小亨，是旅之正吉。此说可借用。惟亨、贞二字在卦辞，亨，多作会训；贞，多作事训。言羁旅于外之众，小为聚会，而谋尽羁旅于外之所有事而吉也。

《旅》小亨者，羁旅中之小会也。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者，柔，羁旅中之众人；刚，羁旅中之首领。众人在羁旅之中，而得中心之首领，一切之事皆顺首领而行也。止而丽乎明者，止于羁旅之次，附丽乎明正之首领也。是以小亨旅贞吉者，在羁旅之中，能事其事是以吉也。《旅》之时义大矣哉，赞叹之辞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火，《旅》。君子以明慎用刑，而不留狱。

山上有火《旅》者，言羁旅之人止于山上，故山上有火也。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者，君子对于羁旅之人若有刑事，必明慎以用之，不留狱也。

初六：旅琐琐，斯其所，取灾。

《象》曰：旅琐琐，志穷灾也。

旅琐琐者，马融云：琐琐，疲弊貌。此说可用。初羁旅于外，各自分散，而有疲弊之貌也。斯其所取灾者，斯，厮之借字。王弼云：寄旅不得所安，而为厮贱之役，所取致灾，志穷且困。此说可借用。羁旅于外，疲弊不堪，穷而为厮养，是其所取之灾，故《象》曰：志穷灾也。

六二：旅即次，怀其资，得童仆。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得童仆贞，终无尤也。

旅即次者，《九家易》云：即，就次舍。王弼云：次者可以安行，旅之地也。此说皆可用。言羁旅而得所居之地也。怀其资者，《九家易》云：资，财也。此说可用。言怀

其资财，羁于其处也。得童仆贞吉者，怀资而处，且得童仆，使之事其事，可以羁旅而无尤矣，故《象》曰：终无尤也。

九三：旅焚其次，丧其童仆。贞厉。

《象》曰：旅焚其次，亦以伤矣。以旅与下，其义丧也。

旅焚其次者，所居之舍，被火而焚，可伤之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亦以伤矣。丧其童仆者，丧，逃亡也。舍焚而童仆逃亡，其事危厉。旅羁之中使用童仆，宜其逃亡，故《象》曰：以旅与下，其义丧也。义，宜也。

九四：旅于处，得其资斧，我心不快。

《象》曰：旅于处，未得位也。得其资斧，心未快也。

旅于处者，舍焚而无所往，仍旅于其处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得位也。言无固定居处之位也。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者，资，《子夏传》及汉《易》诸家皆作齐，可从。应劭云：齐，利也。此说可用。斧，斧斤。资斧，利斧也。九三焚其次，丧其童仆，至是得利斧以谋生活，而心终不快，故《象》曰：得其资斧，心未快也。

六五：射雉，一矢亡。终以誉命。

《象》曰：终以誉命，上逮也。

射雉一矢亡者，射雉为生活，一矢加之，不中而亡也。终以誉命者，《广雅》：命，名也。终上射及于雉而中，有荣誉之名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上逮也。逮，及也。

上九：鸟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后号咷，丧牛于易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以旅其上，其义焚也。丧牛于易，终莫之闻也。

鸟焚其巢者，鸟巢在旅舍之上而被焚也。巢在舍上，宜其可焚，故《象》曰：其义焚也。义，宜也。旅人先笑后

号咷者，六五誉命而笑，此爻丧牛而号咷也。丧牛于易者，易，蜚易也。《大壮》丧羊于易，用罔不当位而丧，此爻丧牛于易，因焚巢牛惊而丧也。《象》曰：终莫之闻也者，言牛丧莫知所之也。

《旅》卦初爻，言旅之初，穷而为厮养也。二爻，言旅其处，怀资而得童仆也。三爻，言舍焚而童仆逃亡也。四爻，言仍旅于其处，得利斧以谋生活也。五爻，言以射雉为生活也。上爻，言焚鸟巢因而丧牛也。羁旅中所畜之牛，以焚巢而丧，惟有反其旧居，故继之以《巽》焉。《巽》，人也。人反旧居也。

巽

《序卦》：旅而无所容，故受之以《巽》。《巽》者，入也。

《说文》：巽，具也。假借为逊。心部：逊，顺也。《巽》卦所记，武、成以后，大而诸侯入朝于周，小而《殷》顽羁旅于外者，亦顺时而入也。诸侯入朝于周，是武王时代事，《尚书·武成》所记是也。顽民顺时而入，是成王时代事，《巽》卦所记是也。（自来无有言成王者，但是以事实证之，必为成王也。）旅而无所容者，《旅》上九丧牛于易，旅而无所容矣。故受之以《巽》者，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爻所记，羁旅之顽民而入是也。《巽》者入也者，久旅于外无所容身，故顺时而入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巽》，伏也。冥顽不灵之民，或不欲入而伏，九二之《巽》在床下是也。或已入而伏，上九之《巽》在床下是也。《系辞传》：《巽》，德之制也。顽民既入，以德制之，《大象》君子以申命行事是也。

《巽》：小亨。利有攸往。利见大人。

《彖》曰：重巽以申命。刚巽乎中正而志行，柔皆顺乎刚，是以小亨。利有攸往。利见大人。

《巽》小亨者，巽，入也。会而入也。小，羁旅之众其会当然小也。利有攸往者，羁旅无所容身，顺时而入，故利有攸往也。利见大人者，大人，谓成王。言顺时而入周，为周之民也。

重巽以申命者，当会时，或谓入，或谓不入，重复辩论，申命决定入也。刚巽乎中正而志行者，刚，首领。谓入合乎中正之道，申命而志行也。柔皆顺乎刚者，柔，众人。言众人皆顺首领之志而入也。是以会后而入周，利见大人也。

《象》曰：随风，《巽》。君子以申命行事。

随风《巽》者，顽民归周，如随风而入也。君子以申命行事者，君子于此时，将迁徙顽民之命重申之，以行其治民之事也。

初六：进退，利武人之贞。

《象》曰：进退，志疑也。利武人之贞，志治也。

进退者，当会时，有主张入而言进者，有主张不入而言退者，迟疑不决，故《象》曰：志疑也。利武人之贞者，武人，谓首领。决定入之事，不迟疑也。《象》曰志治也者，言决定而有条理也。治，理也。

九二：巽在床下，用史巫纷若。吉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纷若之吉，得中也。

巽在床下者，迟疑不愿入之人，伏在床下也。用史巫纷若者，或用史卜筮，或用巫问鬼，纷纷议论入不入之事，

虽武人之贞，犹不能决其疑也。吉无咎者，史巫皆言入得中道而无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得中也。

九三：频巽。吝。

《象》曰：频巽之吝，志穷也。

频巽吝者，王弼云：频，频蹙不乐，穷不得已之谓。此说可借用。虽史巫言入吉，而犹有频蹙不愿入，不得已而入者，其事吝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志穷也。

六四：悔亡。田获三品。

《象》曰：田获三品，有功也。

悔亡者，频蹙不愿入之人，至是亦悔亡也。田获三品者，会猎聚众而入。三品，田猎所得禽之数，故《象》曰：有功也。言有获三品之功也。

九五：贞吉。悔亡。无不利。无初有终。先庚三日，后庚三日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五之吉，位正中也。

贞吉悔亡无不利者，入之事吉，以前之悔已亡，以后则无不利也。无初有终者，旅之出。是无初也，巽之入。是有终也。先庚三日，后庚三日吉者，追言诸侯入周之日而吉也。先庚三日丁，后庚三日癸。《尚书·武成》：丁未，祀于周庙。邦甸侯卫，骏奔走，执豆笾。越三日庚戌，柴，望，大告武成。既生魄，庶邦冢君，暨百工，受命于周。先庚三日，即祀周庙之日，丁未也。后庚三日，即受命于周之日，既生魄也。不言癸丑，言既生魄者，记事文变例也。先庚后庚，所行悉是正中之事，故《象》曰：位正中也。此追言诸侯之入，吾辈亦当入也。

上九：巽在床下，丧其资斧。贞凶。

《象》曰：巽在床下，上穷也。丧其资斧，正乎凶也。

巽在床下者，九二之在床下，不欲入而伏在床下也。此爻之在床下，既入而伏在床下也。入而犹伏，以穷不得已，迫于上命而入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上穷也。丧其资斧者，资斧，即《旅》九四所得之资斧，挟利斧伏床下，其心叵测，夺而丧之，其事凶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正乎凶也。正，夺其资斧之事也。

《巽》卦初爻，言会议人不入之事也。二爻，言史卜筮，巫问鬼，皆言入吉也。三爻，言犹有频蹙不愿入之人也。四爻，言田猎会众而入也。五爻，追言诸侯之入吉，我辈亦当入也。上爻，言夺冥顽不灵之资斧而正其罪也。顽民不可威而畏之，只可说而化之，故继之以《兑》焉。《兑》者，说也。

兑

《序卦》：入而后说之，故受之以《兑》。《兑》者，说也。

《说文》：兑，说也。言部：说，释也。兑，解释之而心悦也。解释以言谓之说，解释于心谓之悦。《兑》卦所记，顽民归来，说以劝之，民忘其劳、忘其死，心悦而诚服也。入而后说之者，羁旅于外，顽不用命，说无裨于事，《巽》入以后始可说之也。故受之以《兑》者，说以先民，民忘其劳；说以犯难，民忘其死之事也。《兑》者说也者，解释以言，使解释于心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兑》见而《巽》伏也。《巽》在床下曰伏，《兑》顺天应人曰见。《巽》之伏，《兑》以说之，所以见也。

《兑》：亨、利、贞。

《彖》曰：《兑》，说也。刚中而柔外，说以利贞，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。说以先民，民忘其劳。说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说之大，民劝矣哉。

《兑》亨利贞者，《兑》，是解释之使民心悦诚服之卦。嘉会民众，解释以义之和，事之干也。六十四卦，惟《乾》卦卦辞元、亨、利、贞外无一字。《乾》是全易绪论，以元、亨、利、贞四字发其端。亨、利、贞外无一字者，惟一《兑》卦。《兑》，是民众心悦诚服之卦，言周得民心也。元、亨外无一字者，惟一《大有》卦。《大有》，是国家组织之事。利、贞外无一字者，惟一《大壮》卦。《大壮》，是个人奋斗之事。此外无有如此之卦辞。《随》之元、亨、利、贞，无咎，多无咎二字。《遯》之亨、小利、贞，多一小字。《明夷》之利艰贞，多一艰字。《家人》之利女贞，多一女字。《鼎》之元吉亨，多一吉字。此《周易》记事之例，阅各卦之解说自明也。

《兑》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者，对民众解说，刚健于中，和柔于外，解释义之和，事之干也。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者，说以劝民，上应天心，下应人心也。说以先民民忘其劳得，与民所说之事，先民而行，民虽劳而忘其劳也。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者，与民说犯难奋斗之事，民临难而忘死也。说之大民劝矣哉，说之影响于民甚大而民劝也。至是顽民服而天下太平矣。

《象》曰：丽泽，《兑》。君子以朋友讲习。

丽泽《兑》者，程颐云：丽，二泽相附丽也。两泽相丽，交相浸润，互有滋益之象。此说可借用。《兑》之解释，刚

中柔外,对于民众,如两泽相丽相浸润也。君子以朋友讲习者,不曰君民,而曰朋友;不曰政教,而曰讲习,此正《象》辞刚中柔外,说以利贞之事,所以民忘其劳、忘其死也。

初九:和兑。吉。

《象》曰:和兑之吉,行未疑也。

和兑吉者,程颐云:有求而和,则涉于邪谄。初随时处顺,心无所系,无所为也,以和而已,是以吉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随时之和而解释之,毫无所疑,故《象》曰:行未疑也。

九二:孚兑。吉。悔亡。

《象》曰:孚兑之吉,信志也。

孚兑吉悔亡者,解释民信而孚,其事吉,其悔亡,自信其志而民信也,故《象》曰:信志也。

六三:来兑。凶。

《象》曰:来兑之凶,位不当也。

来兑凶者,王弼云:阴柔之质,履非其位,来求说者也。非正而求说,邪佞者也。此说可借用。无刚健于中,徒和柔于外,民众未来而往说之,谓之来兑。凶者,不当位也,故《象》曰:位不当也。

九四:商兑未宁。介疾有喜。

《象》曰:九四之喜,有庆也。

商兑未宁者,王弼云:商,商量裁判之谓也。此说可用。与民解释,商量其未宁之处也。介疾有喜者,王弼云:介,隔也。此说可用。商之时,初则介隔有疾,继则和悦有喜,故《象》曰:有庆也。

九五：孚于剥。有厉。

《象》曰：孚于剥，位正当也。

孚于剥者，即《彖》辞之所谓犯难也。有厉者，即《彖》辞之所谓民忘其死也。犯难忘死，正当其位，故《象》曰：位正当也。

上六：引兑。

《象》曰：上六引兑，未光也。

引兑者，王弼云：见引而后乃说。此说可借用。说以先民，说以犯难，谓之引兑。但是虽先民而行，而实无难，上引之而民未必即兴起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未光也。光，广也。《兑》卦初爻，言说之顺乎天也。二爻，言说之应乎人也。三爻，言说之不顺乎天，不应乎人也。四爻，言说以先民也。五爻，言说以犯难也。上爻，言先民犯难说之，其用未广也。民安其常不肯奋起，故继之以《涣》焉。《涣》者，立庙以礼教之也。

涣

《序卦》：说而后散之，故受之以《涣》。《涣》者，离也。

《说文》：涣，流散也。言水流散而成文章也。字亦作焕。《论语》：焕乎其有文章。从水，从火，其义一也。《涣》卦所记，立庙行礼，文章涣然可观也。殷顽感化，心归于周，天下太平，万姓上同，此王假有庙，焕乎其有文章也。说而后散之者，《兑》，上顺天，下应民，民忘劳忘死，不仅《巽》初六进退之疑尽释，即《巽》上九在床下之顽亦化，其冥顽不用命之心，经《兑》之解释而尽散也。故受之

以《涣》者，因《兑》上六引兑未广，故享于帝立庙，教之以礼也。《涣》者离也者，《杂卦传》亦曰：《涣》，离也。离，丽之借字。言文章焕丽也。

《涣》：亨。王假有庙，利涉大川。利贞。

《彖》曰：《涣》亨，刚来而不穷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。王假有庙，王乃在中也。利涉大川，乘木有功也。

《涣》亨者，《涣》是立庙行礼，涣乎其有文章之卦。亨是嘉会各国之宗子，诰以立祖庙之礼也。王假有庙者，《萃》王假有庙，周立宗庙；《涣》王假有庙，殷之宗，及其他诸国之宗，皆立庙也。利涉大川者，与《萃》之利有攸往义同。《萃》是周之宗立庙，故言利有攸往；《涣》是天下之宗皆立庙，故言利涉大川。利贞者，立庙以后，义之和，事之干，无不宜也。《涣》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，刚，殷与其他诸国之宗子。柔，殷与其他诸国之族人。位，职业。外，各国所在之地。上，成王。宗子皆来受教，族人各得职业于所在地，上同于成王也。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者，王，各宗之祖。言为祖立庙，奉祖于庙中也。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者，立祖庙以收族，始可涉大川，乘木以行，而有功也。乘木，即乘舟。《中孚彖》辞乘木舟虚也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风行水上，《涣》。先王以享于帝立庙。

风行水上《涣》者，风行水上，涣散成文章也。先王以享于帝立庙者，先王取法风行水上之涣，享于帝立庙也。称先王，以文、武之命行之也。

初六：用拯，马壮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初六之吉，顺也。

用拯者，《说文》无拯，作拏，亦作撻。撻，从登声。登，上车也。成王登车，与各国之宗子会也。马壮吉者，引车之马壮大，顺而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初六之吉，顺也。

九二：涣奔其机。悔亡。

《象》曰：涣奔其机，得愿也。

涣奔其机者，易顺豫云：奔当为贲。涣贲连语，犹文饰之。王弼云：机承物者也。此说皆可用。文饰其几以行礼，各得所愿，故《象》曰：得愿也。悔亡者，各得所愿而悔亡也。

六三：涣其躬，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涣其躬，志在外也。

涣其躬无咎者，躬，宗子之躬。修整其躬，涣乎有文章，志不忘在外之族人，所以无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志在外也。诸侯之国对于京畿，故言外。

六四：涣其群。元吉。涣有丘，匪夷所思。

《象》曰：涣其群元吉，光大也。

涣其群元吉者，群，各宗之族。礼教以后，各国宗子归而文饰其群，涣乎皆有文章，礼教之效广大而元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光大也。光，广也。涣有丘者，丘，山丘。山丘之众，亦涣乎皆有文章也。匪夷所思者，言立祖庙以礼教化民，其感应之效，神速不可思议也。

九五：涣汗其大号，涣王居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王居无咎，正位也。

涣汗其大号者，易顺豫云：涣汗连语，亦文饰之辞。此说可用。言宗子发号于族众也。号，即立祖庙之号，故曰大号。涣王居无咎者，王居谓祖庙，文饰祖庙，正位而

无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正位也。

上九：涣其血，去，逖出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涣其血，远害也。

涣其血者，古时执牲刺血以祭，言刺血祭祖庙也。野蛮民族争祭余而食，时或有之，今则文饰其刺血之礼，争祭余之害远矣，故《象》曰：远害也。去逖出无咎者，去，祭罢彻祭品而去也。逖出，与祭之众远出祖庙也。无咎，涣功告成而无咎也。

《涣》卦初爻，言成王乘车来会各国宗子，诰以立祖庙之礼也。二爻，言文饰其几而行礼也。三爻，言各国宗子皆修整其躬，涣乎有文章也。四爻，言各国宗子皆能文饰其族，与其山丘之众也。五爻，言各国宗子皆能发大号立祖庙也。上爻，言各国宗子在祖庙行礼之事也。礼者，所以文饰民也。礼过则文，文过则史，故继之以《节》焉。

节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以终离，故受之以《节》。

《说文》：节，竹约也。假借为𦵿。《说文》：𦵿，事之制也。凡节制、节省，皆当用𦵿。经传悉以节为之。《节》卦之节，言无过不及，凡事皆有节制也。六三之不节不可，上六之苦节亦不可，必如六四之安节，九五之甘节，此《彖》辞之所谓当位以节，中正以通也，《节》，是《涣》立祖庙教以礼文之后，更教以礼文当有节制也。物不可以终离者，言礼文不可以太过，近于丽也。故受之以《节》者，教以安节，甘节之事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节》，止也。涣之丽，

以节止之也。

《节》：亨。苦节，不可贞。

《彖》曰：《节》亨，刚柔分而刚得中，苦节不可贞，其道穷也。说以行险，当位以节，中正以通，天地节而四时成。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

《节》，是《涣》立祖庙以后，教以礼文当有节制也。亨者，嘉会而教之也。苦节不可贞者，孔颖达云：节须得中，为节过苦，伤于刻薄，物所不堪，不可复正。此说可借用。礼节民性，礼之用，和为贵。涣过于丽，须以节止之。然而苦节亦不可之事也。

《节》亨刚柔分而刚得中也者，刚，礼之质。柔，礼之文。节之道，质文如其分，与其胜于文，不如胜于质，稍近乎中也。其道穷也者，礼虽与奢也宁俭，而不可太苦，太苦物不能堪，其道穷也。说以行险当位以节者，说，即说以先民，说以犯难之说。险，犯难之事也。言民虽忘劳忘死，用之不可太过，当位临民，须以节也。中正以通者，六四安节，九五甘节，中正也。中正始可通，安节所以亨，甘节所以吉也。天地节而四时成者，日往月来，寒往暑来，有一定之节，成四时也。节以制度者，当法天地之节，皆有一定之制度也。不伤财者，不可太奢而伤财，《序卦》之所谓物不可以终离是也。不害民者，不可太俭而害民，卦辞之所谓苦节不可贞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上有水，《节》。君子以制数度，议德行。

泽上有水《节》者，侯果云：泽上有水，以防堤为节。兰廷瑞云：泽上有水，不虚不溢，当其分，故谓之节。此说皆可用。泽上有水，以堤防之，国内有民，以礼防之也。

水不可虚，亦不可溢。民不可奢，亦不可苦也。此节之义也。先王以制数度议德行者，以不奢不苦之节，制礼之数度，议守礼者之德行也。

初九：不出户庭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不出户庭，知通塞也。

不出户庭者，半门曰户。户庭，室内也。在室计画，或通或塞，知之甚审，故《象》曰：知通塞也。此时所行之事，或节或不节无所表见，故无咎。

九二：不出门庭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不出门庭凶，失时极也。

不出门庭凶者，在室曰户，在宅曰门。门庭，室外之庭，已出户矣。其行事有所表见，或不节而嗟，或苦节而穷，皆不得节之时而凶，故《象》曰：失时极也。极，即《书·洪范》六极之极，言凶极也。

六三：不节若，则嗟若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不节之嗟，又谁咎也。

不节若者，行为不节也。则嗟若者，以不节之故致祸而嗟也。两若字语辞。无咎者，孔颖达云：违节之道祸将及己，以致哀嗟。祸自己致，无所怨咎，故曰无咎。此说可借用。不节之嗟，由己自致，无咎于人，故《象》曰：又谁咎也。

六四：安节，亨。

《象》曰：安节之亨，承上道也。

安节亨者，承中正以通之道，行所无事而安于节，是以亨也。制数度之后，在上者必有节之标准，承上而行，自然亨通，故《象》曰：承上道也。

九五：甘节，吉。往有尚。

《象》曰：甘节之吉，居位中也。

甘节者，不仅承君子之数度而安于节，并成自己之德行而甘于节也。吉者，合于中正之道而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甘节之吉，居位中也。往有尚者，尚，庶几也。甘节以往，庶几近乎节之道也。

上六：苦节，贞凶。悔亡。

《象》曰：苦节贞凶，其道穷也。

苦节贞凶者，过节之中，苦节者也。苦节之事则凶矣。以苦节施于人，人不能堪，故《象》曰：其道穷也。不施于人行于己，亦可无悔，故曰悔亡。

《节》卦初爻，言不出户庭，节与不节，无所表见也。二爻，言不出门庭，已出户庭，节与不节，有所表见也。三爻，言不节致嗟也。四爻，言承君子之数度而安于节也。五爻，言成自己之德行，而甘于节也。上爻，言苦节人不能堪，其道穷也。君子于节之道，制数度，议德行，民众安之甘之，节道成而民信，故继之以《中孚》焉。《中孚》，田猎以示信也。

中 孚

《序卦》：节而信之，故受之以《中孚》。

《说文》：孚，一曰信也。孚，本鸟菹卵之孚，言君养民，如鸟菹卵，诚于其中也；民信君，如雏依母，亦诚于其中也，故曰中孚。《中孚》，田猎示信，犹《诗·召南》之《驺虞》也。《驺虞》毛序云：天下纯被文王之化，则庶类蕃殖，

搜田以时,仁如驺虞,则王道成也。自《巽》卦殷顽入周以后,《兑》以说之,《涣》以文之,《节》以制之,至于《中孚》,不仅信及民众,且及豚鱼矣。节而信之者,不奢不俭,中正以通,安而甘之,甘而信之也。故受之以《中孚》者,田猎示信也。卦辞、《彖》辞虽未明言田猎,六爻所记,皆田猎事也。《杂卦传》:《中孚》,信也。言中孚示民众之信也。

《中孚》:豚鱼吉。利涉大川。利贞。

《彖》曰:《中孚》,柔在内而刚得中。说而巽,孚,乃化邦也。豚鱼吉,信及豚鱼也。利涉大川,乘木舟虚也。中孚以利贞,乃应乎天也。

《中孚》豚鱼吉者,《中孚》是田猎示信之卦。王弼云:鱼者,虫之幽隐也。豚者,兽之微贱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豚鱼之微,不必田猎而蓄于家,以见庶类蕃殖而吉也。利涉大川者,涉大川田猎示信也,卦辞言利涉大川七:一《需》卦,以饮食之道教民而利也;二《同人》卦,以民众群聚谋覆共主而利也;三《蛊》卦,以孝教民而利也;四《大畜》卦,以田猎裕民食而利也;五《益》卦,文王得民心而利也;六《涣》卦,立祖庙教礼而利也;七《中孚》卦,田猎示信而利也。凡言利涉大川者,除记实涉大川外,皆有利之意义也。利贞者,田猎以示信,义之和,事之干也。

柔在内而刚得中也者,柔,谓民。刚,谓君。民皆内向,而君居中正之位也。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者,说,即《兑》卦之说。巽,即《论语》巽与之言之巽。温和教民而民信之,化成于邦也。信及豚鱼也者,二母豕,山人足乎鱼,庶类繁殖,民和乐而信于上,以见豚鱼之多也。乘木

舟虚也者，民众乘舟相往来也。乃应乎天也者，《中孚》卦义之和，事之干，乃上应乎天也。

《象》曰：泽上有风，《中孚》。君子以议狱缓死。

泽上有风《中孚》者，会猎于大泽，风行泽上，习习而和也。君子以议狱缓死者，君子临民，以感化为本，田猎示信。民有犯罪者，议其狱而缓其死，以感化之。缓死，犹今缓刑之类。

初九：虞吉。有他不燕。

《象》曰：初九虞吉，志未变也。

虞吉者，虞，即《诗·召南·驺虞》之虞，亦即虞人之虞。田猎召虞人而吉，民志定而不变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志未变也。有他不燕者，他，即它。燕，即宴。在大泽之中，有它不能宴处也。

九二：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

《象》曰：其子和之，中心愿也。

鹤鸣在阴其子和之者，有鹤在山阴而鸣，鹤之子与之相和也。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者，爵，雀也。孟喜云：靡，共也。此说可用。言我好雀，吾与子共也。此同猎者相谓之语，故《象》曰：中心愿也。

六三：得敌，或鼓，或罢，或泣，或歌。

《象》曰：或鼓或罢，位不当也。

得敌者，《尔雅》：敌，当也。言与禽兽相当也。或鼓或罢者，或鼓而进之，或罢而退之，进退不整齐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或泣或歌者，不得而泣，得而歌也。

六四：月几望，马匹亡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马匹亡，绝类上也。

月几望者，与《小畜》上九之月几望同，猎之日也。有所养而无所教，进退不甚整齐也。马匹亡者，进退不甚整齐，至于马匹亡也。马匹所以亡者，以同群之马，绝类而驰，故《象》曰：绝类上也。上，驰驱不相下之意。无咎者，田猎示信，马匹虽亡，亦无咎也。

九五：有孚挛如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有孚挛如，位正当也。

有孚挛如无咎者，与《小畜》九五之有孚挛如同，言各挛系所获之禽而归，皆当其事，所以无咎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位正当也。

上九：翰音登于天。贞凶。

《象》曰：翰音登于天，何可长也。

翰音登于天贞凶者，苏氏曰：翰音，飞且鸣者也。此说可借用。猎罢而归，所获之禽飞去，其音上至于天，其事凶也。有飞去之禽，须谨慎以防之，不可长有此事，故《象》曰：何可长也。

《中孚》卦初爻，言田猎示信，如《诗·召南》之《驺虞》也。二爻，言同猎之人相谓也。三爻，言田猎者进退不甚整齐也。四爻，言因不甚整齐之故，至马匹亡也。五爻，言猎罢挛系所获之禽以归也。上爻，言所获之禽飞去也。田猎示信，民众信其上，而亦互相信，故继之以《小过》焉。《小过》，民众自猎也。

小 过

《序卦》：有其信者必行之，故受之以《小过》。

《小过》之过，与《大过》之过同。《大过》，易穴居为交覆深屋，其变更大，故曰大。《小过》，易会猎为自猎，其变更小，故曰小。六十四卦，对言大小者，只《小畜》与《大畜》，《大过》与《小过》四卦。《小畜》，是原始时期之田猎，其田猎之规模小，故曰小。《大畜》，是进化时期之田猎，其田猎之规模大，故曰大。所以《小畜》在前，《大畜》在后。《大过》，是变更自然之起居。《小过》，是追随君主之指导。故《大过》在前，《小过》在后。皆是随社会之发展而记之也。有其信者必行之者，《中孚》田猎示信于民，民必追随而行之也。故受之以《小过》者，六爻所记，未猎以前，及正猎时与已猎以后之事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小过》，过也。言《小过》之田猎，视《中孚》之田猎，过于小也。

《小过》：亨。利贞。可小事，不可大事。飞鸟遗之音，不宜上，宜下。大吉。

《彖》曰：《小过》，小者过而亨也。过以利贞，与时行也，柔得中，是以小事吉也。刚失位而不中，是以不可大事也。有飞鸟之象焉，飞鸟遗之音，不宜上宜下，大吉，上逆而下顺也。

《小过》亨利贞者，《小过》是民众自猎之卦。民众聚会，和衷共同，以事其事也。可小事不可大事者，只可小规模自猎之事，不可大规模会猎之事也。飞鸟遗之音者，音，即《中孚》翰音登于天之音。言所获之鸟飞去，其遗音犹在也。不宜上宜下者，不可大事，故不宜上也；可小事，故宜下也。大吉者，田猎之规模虽小，其事则大吉也。

小者过而亨也者，田猎规模虽小，亦必聚会而后行也。过以利贞与时行也者，和衷共同其事，与时行也。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者，柔，谓民。民众自猎而得中心，所

以小事吉也。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者，刚，谓君。民众自猎，非君之事，曰失位，不可为中心，所以不可大事也。有飞鸟之象焉者，《中孚》上九之鸟飞去，尚在民众想象之间也。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者，飞鸟在想象之间只遗其音，不宜由上会猎，仅宜由下自猎也。大吉上逆而下顺也者，由上会猎其辞逆，由下自猎其辞顺也。不会猎而自猎，是以大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雷，《小过》。君子以行过乎恭，丧过乎哀，用过乎俭。

山上有雷《小过》者，雷在平地其声大，雷在山上其声小，以其分散而普遍也。言王者之化布散于民，如山上之雷虽小而普遍也。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者，三者，皆是民众遵王者之化所应行者。而行之太过，虽不合于节，然《中孚》示信之后，而有如此之小过，君子亦可不深究也。民众自猎，纵然有过，小过而已。推之行丧用，亦犹是也。《大象》由过字推言之，与卦辞、爻辞皆不应，犹后世史评之类。

初六：飞鸟以凶。

《象》曰：飞鸟以凶，不可如何也。

飞鸟以凶者，飞鸟，即《中孚》上九飞去之鸟。获鸟以归，飞戾于天，是以凶也。此真无可如何之事，故《象》曰：不可如何也。此猎前民众相谓之语。

六二：过其祖，遇其妣；不及其君，遇其臣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不及其君，臣不可过也。

过其祖遇其妣者，民众互相邀约自猎，过其祖之居，不遇其祖而遇其妣也。不及其君遇其臣者，君，一家之

主。臣，一家之从。不遇其主而遇其从，其从不允自猎，故《象》曰：臣不可过也。无咎者，臣虽不从，亦无咎也。

九三：弗过防之，从或戕之。凶。

《象》曰：从或戕之，凶如何也。

弗过防之者，所过之家，不允自猎，归而防其《中孚》九五牵如之禽也。从或戕之者，防不胜防，或从而戕之，真无可如何之凶事，故《象》曰：凶如何也。

九四：无咎，弗过遇之。往厉必戒，勿用永贞。

《象》曰：弗过遇之，位不当也。往厉必戒，终不可长也。

无咎者，言从或戕之而于自猎之事无咎也。弗过遇之者，所过之家，不遇其主，其从不允自猎，今虽遇之，已非其时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往厉必戒者，允与同猎，往必多危，故《象》曰：终不可长也。不可长与同猎也。勿用永贞者，不足用永久之事也。

六五：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。公弋取彼在穴。

《象》曰：密云不雨，已上也。

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者，与《小畜》卦辞同义，上言时，下言地也。公弋取彼在穴者，公，众也。弋，矰缴也。穴，居也。（《大过》虽造屋，穴居尚多，今河南、陕西犹有之。）大众取弋于穴中，乘密云不雨之时，猎于西郊也。《象》曰已上也者，言仰而射鸟，鸟飞上已翔也。

上六：弗遇过之，飞鸟离之，凶，是谓灾眚。

《象》曰：弗遇过之，已亢也。

弗遇过之者，六二之邀约弗遇，今则同猎也。以有九四之戒心，意志骄亢，故《象》曰：已亢也。飞鸟离之者，飞鸟离于网而获也。凶是谓灾眚者，彼此意志皆亢，争所获

之鸟，所以凶，是以谓之灾眚也。

《小过》卦初爻，言《中孚》上九所获之鸟飞去，民众相谓之语也。二爻，言邀约同猎，弗遇其主也。三爻，言自防《中孚》九五牵如之禽，而为人所戕也。四爻，言六二邀约弗遇之人，今遇之与同猎而有戒心也。五爻，言猎之时与其地也。上爻，言争所获之禽而凶也。《中孚》会猎以后，民众自猎，虽有上六之凶，于《小过》之全体无碍，而必可以共济，故继之以《既济》焉。

既济 既济未济两卦是易之余论

《序卦》：有过物者必济，故受之以《既济》。

《尔雅》：济，成也。既济，既成也。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，是全《易》之绪论。《屯》卦至《小过》卦，是记原始时期至周成王时期之史。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二卦，是全《易》之余论，多理论，非记事，如其他六十卦也。《既济》，言治平已成，社会已定，卦辞之所谓初吉是也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卦辞之所谓终乱是也。已成已定，而欲保其不昃不亏，则必小心谨慎以自守持，《大象》之所谓思患而豫防之是也。有过物者必济者，言《小过》之行过乎恭，丧过乎哀，用过乎俭，虽小有过，而于事必能济也。故受之以《既济》者，思患豫防以处之也。《杂卦传》：《既济》，定也。言治平已成，社会已定也。

《既济》：亨小。利贞，初吉，终乱。

《彖》曰：《既济》，亨小者，亨也。利贞，刚柔正而位当也。初吉，柔得中也。终止则乱，其道穷也。

《既济》，治平已成，社会已定之卦。亨小者，小会庆成功也。利贞者，持盈保泰以守义之和，事之干也。初吉者，治平已成，社会已定，而吉也。终乱者，不思患而豫防之，将终至于乱也。

《既济》亨小者亨也者，《既济》小会民众而通泰也。刚柔正而位当也者，刚，谓君。柔，谓臣。君臣各正职守而当位也。柔得中也者，臣皆信仰君，故吉也。其道穷也者，止而不动，其道必穷也。

《象》曰：水在火上，《既济》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

水在火上《既济》者，孔颖达云：水在火上，炊爨之象，饮食以之而成。此说可借用。言饮食已成，人民已定也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者，存不忘亡，治不忘乱，言君子在已成已定之时，当思其患而豫防之也。

初九：曳其轮，濡其尾。无咎。

《象》曰：曳其轮，义无咎也。

济之初，借济水以况之也。曳其轮者，以轮济水，而不可济，曳其轮以济之也。濡其尾者，《广雅》：濡，渍也。曳轮以济，而濡其后也。尾，后也。无咎者，其尾虽濡，而终可济，所以无咎，故《象》曰：义无咎也。义，宜也。

六二：妇丧其茀，勿逐，七日得。

《象》曰：七日得，以中道也。

正济之时，借迁徙以况之也。妇丧其茀者，马融云：茀，首饰也。此说可用。迁徙之时，妇丧其首饰也。勿逐者，茀丧不追逐也。七日得者，仓卒之间不知茀置何所，中心自定，七日后自得，故《象》曰：以中道也。中道，中心定也。

九三：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。小人勿用。

《象》曰：三年克之，惫也。

《既济》之后，当引古鉴今也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者，言殷高伐鬼方，用兵三年，力惫始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三年克之，惫也。小人勿用者，以高宗伐鬼方之事观之，可见成功甚难。既成之后，小人必不可用也。

六四：繻有衣袽，终日戒。

《象》曰：终日戒，有所疑也。

《既济》之后，当小心谨慎也。繻有衣袽者，繻，襦之借字。《说文》：繻，短衣也。虞翻云：袽，敝衣也。此说可用。短衣而敝也。终日戒者，终日衣此短敝之衣，以戒不虞也，故《象》曰：有所疑也。疑，即疑有不虞之事。

九五：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，实受其福。

《象》曰：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时也。实受其福，吉大来也。

《既济》之后，当去奢崇俭也。东邻杀牛者，东面之邻，杀牛以祭，其用奢也。不如西邻之禴祭者，王弼云：牛，祭之盛者也。禴，祭之薄者也。此说可用。东邻之盛祭，不如西邻之薄祭，以时行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不如西邻之时也。实受其福者，薄祭以时，实受祭之福而吉来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吉大来也。

上六：濡其首，厉。

《象》曰：濡其首，何可久也。

济之时，仍借水以况之也。濡其首厉者，初濡其尾虽无咎，若不小心谨慎，濡其首则危矣。濡尾尚可暂持，濡首不可久持，故《象》曰：何可久也。《既济》以濡尾始，以濡首终，始终借济水言之，关合卦名，亦思患豫防义也。

《既济》卦初爻，言始济之时宜努力也。二爻，言当济之时宜镇定也。三爻，言《既济》之后小人勿用也。四爻，言《既济》之后宜防患也。五爻，言《既济》之后宜节俭也。上爻，言不小心谨慎，濡首而危也。以《既济》之心自安，必危；以《未济》之心自惧，必吉，故继之以《未济》焉。

未 济

《序卦》：物不可穷也，故受之以《未济》。终焉。

未济，所以用之处既济者也。既济，定也。定而自佚，则治者必乱，存者必亡。以未济处之，有治不忘乱，存不忘亡之心，可以长治长存也。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二卦，皆借济水况之。《未济》一卦，时时有未济之惧，不敢稍有既济之安，此《尚书》《周书》无逸之心也。物不可穷也者，《既济》，盛之极，穷之始也。《乾》上九亢龙所以有悔也。故受之以《未济》终焉者，穷则必变也。以循环之理言之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久则又穷而又变也。政治与社会，时时在变之中。故以《未济》终焉。《杂卦传》：《未济》，男之穷也。是男子处穷之道也。

《未济》：亨。小狐汔济，濡其尾。无攸利。

《彖》曰：《未济》亨，柔得中也。小狐汔济，未出中也。濡其尾，无攸利，不续终也。虽不当位，刚柔应也。

《未济》，是《既济》之后，当存《未济》之惧也。亨者，会议以《未济》处《既济》之道也。小狐汔济濡其尾者，郑玄云：汔，几也。此说可用。借小狐为喻，言小狐力弱，几济而濡其尾也。无攸利者，以《未济》之道处《既济》，穷则

必变，并非有利于《未济》也。

柔得中也者，《未济》之亨，即是《既济》之亨。柔，民众。中，《未济》之道。言民众皆得以《未济》之道处《既济》也。未出中也者，小狐力弱，虽几济而未出于水中也。不续终也者，小狐几济而濡其尾，当然无所利，但以《未济》之道处《既济》，不可终穷，变其终，而非续其终也。虽不当位刚柔应也者，以《未济》之道处《既济》，虽不当位，上下之心相应也。

《象》曰：火在水上，《未济》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。

火在水上《未济》者，侯果曰：火性炎上，水性润下，虽复同体，功不相成，所以未济也。此说可借用。言水火不交相济为用也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者，君子时时存水火不交相济为用之惧，慎辨万物，使各居其方也。此即以《未济》处《既济》之道也。

初六：濡其尾。吝。

《象》曰：濡其尾，亦不知极也。

濡其尾者，与《既济》初九之濡其尾同义，《既济》之濡其尾，在曳其轮之后，是《既济》之时，故无咎。此爻之濡其尾，在曳其轮之前，是《未济》之时，故吝，故《象》曰：亦不知极也。言不知其所终极也。

九二：曳其轮。贞吉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贞吉，中以行正也。

曳其轮者，与《既济》初九之曳其轮同义。《既济》之曳其轮，在濡其尾之前，是《既济》而追言曳轮也。此爻之曳其轮，在濡其尾之后，是《未济》而正曳轮也。《未济》曳轮，行正而吉，故《象》曰：中以正行也。

六三：未济。征凶。利涉大川。

《象》曰：未济征凶，位不当也。

未济征凶者，以《未济》之道处《既济》，久则必穷，穷不当位，往必有凶，故《象》曰：位不当也。利涉大川者，穷则变，变则通。处之得道，利涉大川也。

九四：贞吉。悔亡。震用伐鬼方，三年有赏于大国。

《象》曰：贞吉悔亡，志行也。

贞吉悔亡者，贞吉，即九二之贞吉，亦即六三之利涉大川。以《未济》之道处《既济》，所以志行而悔亡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志行也。震用伐鬼方者，即《既济》九三之高宗伐鬼方。变言震者，一怒而鬼方定，故曰震。三年有赏于大国者，安于济，往往至于不济，故《既济》九三言三年克之，惧其不济，而始可济。故此爻言三年有赏于大国，亦引古鉴今也。

六五：贞吉，无悔。君子之光，有孚。吉。

《象》曰：君子之光，其晖吉也。

贞吉无悔者，即九四之贞吉悔亡也，重言以《未济》之道处《既济》而吉也。君子之光者，言贞吉无悔，君子之德光辉也，故《象》曰：其晖吉也。有孚吉者，言光辉孚于民众而吉也。

上九：有孚于饮酒，无咎。濡其首，有孚失是。

《象》曰：饮酒濡首，亦不知节也。

有孚于饮酒者，君子之光辉，孚于民众，而饮酒自乐也。无咎濡其首者，饮酒虽无咎，然稍以自逸，未能慎终于始，而濡其首也。与《既济》上六濡其首同义，仍借济水言之也，故《象》曰：亦不知节也。有孚失是者，言不能慎

终于始，有孚以是而失也。

《既济》卦初爻，言《未济》即濡其尾也。二爻，言濡其尾而犹曳其轮，以求济也。三爻，言以《未济》之道处《既济》，初则征凶，继则利涉大川也。四爻，言以《未济》之道处《既济》而悔亡也。五爻，言以《未济》之道处《既济》，君子之光孚于民众也。上爻，言不能慎终于始，失民众之孚也。于此寓警戒之意终焉。

附 录

《易经学》绪论

此是我民国十一年所编《易经学》之绪论。当时已以《易经》为学术史,但是仍束缚于历代易学家之说,不过本此立场,以整理历代之《易经》而已。兹录于后,以见我对于《易经》思想变迁之迹。

易经学一名词,在学术上不能成立。易者,简易也,变易也,不易也。合简易、变易、不易三义以为名,用以表示易之广大无所不包,神妙而不可测。然以为学术上之名词,则殊为不当。《易经》一书,溯原其始,只是太古之文字,为一切思想事物符号之用。《系辞》云: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通神之德者,记录思想者也;类万物之情者,记录事物者也。故《乾凿度》以三为古天字,𠄎为古地字,𠄎为古风字,𠄎为古雷字,𠄎为古水字,𠄎为古火字,𠄎为古山字,𠄎为古泽字。其实八卦不仅为天、地、风、雷、水、火、山、泽之符号,推而广之,更为一

切之符号。观《说卦》所记可知也。据方氏申所辑逸象,其为符号为一千四百七十一之多,可知太古以八卦为符号之用,而有文字之价值,有文字而后典章制度约略可备。许叔重所谓始画八卦,以垂象宪是也。行于一时者谓之象宪;传于后世者,谓之简册,有简册而后有历史。八卦记录思想与事物,虽无简册之形式,已约有历史之精神焉。有历史而后有过去之观念,有过去之观念,而后有未来之思想,而学术即于是萌芽焉。又太古之所谓象宪者,与后世之政治不同。制器用一也,卜吉凶二也。罔罟取诸《离》,耒耜取诸《益》,交易取诸《噬嗑》,衣裳取诸《乾》《坤》,舟楫取诸《涣》,服牛乘马取诸《随》,重门击柝取诸《豫》,杵臼取诸《小过》,弧矢取诸《睽》,宫室取诸《大壮》,棺槨取诸《大过》,书籍取诸《夬》。所谓以制器者,尚其象是也。古者事必有卜。国家大事,悉以卜决之。设卦观象,系辞明凶吉,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,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所谓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也。制器用,卜吉凶,皆古时政治之大者,而皆原始于《易》。由是论之,《易》为上古学术之总。不过单简而粗浅耳。自文王、孔子以后,更经历代学者之研究,单简者日以繁赜,粗浅者日以精深。于是《易经》一书,遂成为广大无所不包,神妙而不可测也。吾人今日研究《易经》,宜以分析之方法研究之,当视《易经》为学术之史,不当视《易经》为神秘之书。以分析言之,八卦为文字之祖,固为文字学之范围,即《易经》之用字用韵释义,亦当丽于文字学焉。以言者尚其辞,固为文章学之范围,即《易经》之参伍错综以成文,亦当丽于文章学焉。《易》为上古思想之缘起,固为哲学之范围。即《易经》之所谓玄隐微潜幾深等,亦当丽于哲学焉。孔子言学《易》无大过,固为礼教学之范围,即程子以《易》为修

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，亦当丽于礼教学焉。《易》为上古之历史，固为历史学之范围。即一切制器尚象，亦当丽于历史学焉。《易》为上古卜筮之书，固为艺术学之范围。即周、邵之图，亦当丽于艺术学焉。以分析之方法而研究《易经》，则《易经》一书，与历代研究《易经》之书，皆为吾人参考之资料，所谓学术史而非神秘书也。知此则知易经学一名词，实嫌笼统而无成立之价值。然则兹编仍名易经学，何也？不得已而名之也。中国学术分类，为编者所创。当兹学术改革之际，新者未立，旧者不能遽废，故仍以易经学名之。一方面为旧者之结束，一方面为新者之引导也。

何谓易经学？易经学者，关于《易经》之本身，及历代研究《易经》之派别，并据各家之著作，研究其分类而成一有统系之学也。

何谓《易经》？《易经》者，卦、彖、爻，而又附之孔子之“十翼”也。业资四圣，时历三古，是《易经》非一人之所造，亦非一时之所造。然卦以示象，爻以示变，辞以明吉凶，皆有彼此关系之故。由《乾》《坤》而生六子，由八卦而为六十四卦，皆为交互错综之故。非如《书经》之分《虞》、《夏》、《商》、《周》、《诗经》之分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、《春秋》之分十二公，前后不相涉也。《乾》、《坤》，天地之道，阴阳之本，故为上篇之首。《坎》、《离》，阴阳之成质，故为上篇之终。《咸》、《恒》，夫妇之道，生育之本，故为下篇之首。《未济》、《坎》《离》之合，《既济》，《坎》《离》之交，故为下篇之终。匪仅此也。观《序卦》一篇，六十四卦之次序，皆有确然不可易者。是故非统读全经而不能明《易》也。卦以示象，爻以示变，卦与爻合之为一，分之为二。卦之取象，旁通相错。《乾》与《坤》为旁通，而《否》、《泰》则为《乾》、《坤》

相错之卦；《坎》与《离》为旁通，而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则为《坎》、《离》相错之卦。凡相错者，卦义每彼此互证。爻之变动，在于位。当位则吉，失道则凶。何谓当位？二、五先行，初、四、三、上应之。如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，二之五，《乾》为《同人》，《坤》为《比》；四之初，《乾》为《家人》，《坤》为《屯》；上之三，《乾》为《革》，《坤》为《蹇》；此之谓当位也。何谓失道？不俟二、五，而初、四、三、上先行。如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，二、五不行。四之初，《乾》为《小畜》，《坤》为《复》；上之三，《乾》为《需》，《坤》为《明夷》。所谓失道也。是故不通六十四卦，不能明一卦；不通三百八十四爻，不能明一爻也。所以研究《易经》本身，当合全书而研究之，虽其结果，以分析之方法，求一有统系之学术。当其初，宜总观其全体，不可支支节节以说之也。

1986 年版前言

1946 年自春至秋，我从胡朴安师学《易》。他教我的就是这部《周易古史观》。

我之所以在为生活到处奔波的情况下，下决心从朴安师学《易》，是因为我在自学中感到这部赫赫有名的儒家经典实在神秘莫测，闭门读书，越读越糊涂，求知胜过了求饱的缘故。后来我知道，朴安师之所以断断续续地用数十年之功治《易》，其初始动机也和我差不多。

朴安师逝世已三十七年了。今天想起他教我学《易》时的情景，犹历历在目。当时，我每星期日上午一早就去安居听老师讲课，风雨无阻。老师已经半身不遂了，自号半边翁，但他精神矍铄，一讲就是半天，真是“诲人不倦”。每次讲课，他都先把当天课程的有关参考书放在书几上备用，由此我知道他为备课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。他曾告诉我，他有关《周易》的藏书有四百余种，涉猎的有三百余种，细读过的有五十余种，我每有提问，他总是详细解答，而且边说边翻书，查出根据给我看，使我信服。

这部《周易古史观》是朴安师的得意之作。1942 年 4 月，他在写完这部著作后曾作诗一首，诗曰：

吾年未老半身枯，纵使身枯意自如。
静里著书神倍健，羲经说史古今无。

他又在《自序》中说：

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是绪论。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两卦是余论。自《屯》卦至《离》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。自《咸》卦至《小过》卦为周初文、武、成时代之史。（《自序一》）

六经皆史，章实斋尚是一句空言，必如是实实在在证佐出来，与人共见，始得与人共信也。（《自序二》）

这是他自己这部根据文字学“无一字不解，无一句不说”的著作的概括，以古史说《易》，把文字学和易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，确是研究《周易》的一个重要突破。

这部书最初是朴安师自己刊印的。当时只印了二百部。我曾得到朴安师送我的经他亲自修改过的一部，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劫去了。

去年，胡道静兄建议重印这部书，并要我主其事。我觉得这个建议如能实现，是有助于对易学的深入研究的，因向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商借原本，请徐小蛮同志进行整理，最后由我作了校订工作。我想这也是后学对前辈的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包敬第

1984年3月

重印《周易古史观》跋

实斋章氏主“六经皆史”说，此以经之为用申之也。若经之为体：《尚书》载言，《春秋》纪事，刘子玄论诸史之作，已榷其流；《甫田》之什，《商颂》之篇，其为史诗，曾无疑义；《周礼》以叙政制，《仪礼》以伦习尚，盖社会历史之简册。独《周易》之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从来视为象数之学，解作哲理之言，靡有目为《左》、《史》之别撰，典林之奇构，所以反映我先民自原始社会以迄周革殷命之全部史事者。先伯父朴安先生，覃精文字训诂之学，深探六经之原，于《诗》与《易》，尤所究心。晚年病废，闭户读《易》，博稽群言，冀得通解，然凿枘冰炭，辄多神秘可怪之论，曾无胜理愜心之谈。为其不安，破中求立，久之乃悟《易》之为书，亦一古史撰作，仅奇正之背异而已。解《易》之钥，在于《序卦》。本《序卦》之说，顺衍而下，前后绝无凌越；逐卦爻辞，亦皆秩然有序。于是破千古之惑，为一家之言，在 1942 年撰成《周易古史观》一书，时当晦明之际，贞元之会也。小子韶龄侍立，从先伯习训诂、校讎之业，勉为汉学家言。暨入中岁，国家多难，大敌压境，乃背乡弃井，生命已置度外，学业遂荒，是以先伯易学之精微，未及侍闻，但捧成书习览而已。移时，包君敬第英年好学，问学于先伯，遂亲得《周易古

史观》之传。传先伯字学、考订之学者众，传易学者，包君其硕果矣。久而逢四凶之厄，历秦火之劫，包君藏书，既散不可问，余陷重狱，家徒四壁。劫后相逢，每言及先伯之治学，辄以《周易古史观》一书难获再睹，与共咨嗟。包君乃奋然借本校订，付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刊，以广厥传，此甚盛事也。当年先伯自印之本，才二百部，几经刀火之灾，存者今有几何？真知灼见，何以广行？自有此新刊之册，先伯绪论，乃可昭于世也。余伯兄道彦，今在台北，亦以先人鸿著，乃成鸿秘为虑，因以原本影印，分赠台岛以及海外图书机构。而海峡有阻，此间诚难得本。今以包君之力，遂克泛传，又经标点整理，益便籀习。余伯兄闻之，亦必德包君不置也。

1984年暮春之月，小子胡道静稽首书后

[General Information]

书名=周易古史观

作者=胡朴安撰

页数=224

SS号=12060037

出版日期=2005.8